

历史摘要

96

13v

編者略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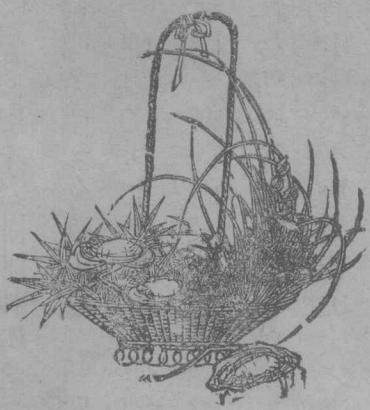
本書編者楊梯青先生原名榮年字惠齋號雲樵晚號爛柯閩縣人也家貧勤學弱冠補弟子員戊子舉於鄉當先生髫齡時沈文肅公創船政招學生以直在其中矣命題面試畢深加獎許教以讀金陳文並以會試硃卷贈之於是先生雖習西學而於中學仍不稍輟學業將卒有放洋之議其封翁子珍公以獨子不令遠行先生亦以諸堂弟失學恐墜書香迺改習舉業專心研究經史古學時已二十有一歲矣因從周秀庚先生遊名冠同門自是與考鰲峯鳳池致用正誼各書院疊列前矛文名大噪鄭雲友鄭虞臣郭遠堂邱鏡泉諸山長咸以遠大期之唯先生淡於仕進戊子以後歷管船政各廠並充海軍學校健丁營藝術學校飛潛學校監督教員凡四十餘年雖屢獲獎叙而無意出山七上公車五薦一備旁觀爲之惋惜不已而先生泰然自若也戊辰夏其長公子穉雲長厦门市公安局間以辦事棘手家書中以進退辭先生示先生曰亂世一官無足輕重既不能本所學以爲用何

如潔身而引退細譯其言而益信 先生之恬退矣 先生於讀書之暇兼習岐黃之術多有領悟積數十年之久而詣益精清季洪梓青軍門奉命提督福建水陸軍由京來閩途中得病諸醫束手延先生診愈乃邀赴廈聘爲提署醫官自是醫名大著登門求診者踵相接然 先生活人雖多雅不欲懸壺問世嘗曰醫學至奧若偶不慎則功不補過矣晚年家居不間時事恆致力於編述著有雜體詩文尺牘經解論議各若干卷蒙養必讀二卷醫學正鵠八卷醫案述畧二卷醫餘談屑二卷此次印行之歷史摘要二冊亦其一也辛未三月卒春秋七十有九

叙

史之難治以其浩如煙海乎不但已也浩如煙海健忘者絀矣強記者無餘事乎古人言修史貴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讀史何莫不然強記者學焉而已知去取爲識能驅使爲才不知去取不能驅使史不過陳陳相因之朽粟耳余早識雲樵先生未及與上下議論奔走衣食四方四十年晚乃稔哲嗣稊雲廳長于鷺門出其

尊人所輯歷史擷要屬爲敘翻閱之則上下數千年僅約以二十萬言而國家治亂民族積強弱之故舉舉大者固不賅括而又非肌爲刪改悉變舊史之本來面目也斯以難矣夫以今日學子驚於新學曾未有心得已舉吾中國之國家治亂民族積強弱之故懵無所知尙可稱中國人乎於是苦史書之浩如煙海乃乞靈於日本人之東洋史輯要等編論其有系統有眼光未嘗非善本但患在太簡又舉吾舊史本是編既不屑如鑑撮之注意小典而貫串之善同於杜氏之讀史論畧其豐富遠過之豈僅備參攷已哉愚弟陳衍拜叙



—

序

太史公之言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韓昌黎之言曰。紀事者必提其要。信平。讀書之當知要。讀史之尤貴得其要也。同年楊君雲樵。好學深思。著書滿家。歷充馬江船政各學校監督。並迭主講席有年。苦諸生讀史無善本。爰采諸史中。有關於國家治亂風俗醇疵。就時代之先後。語摘其要。文仍其舊。成歷史摘要若干卷。舉以示余。余受而讀之。見其去取謹嚴。蒐集締當。上下數千年。一氣貫注。有條不紊。其間辨是與非。勸善懲惡。凜然秉春秋筆削之嚴。而爲原史存真面目。洵可謂馬班范陳之功臣。凜水紫陽之畏友矣。夫以今日舉國尙新學。馳騖於九萬里之遙。憧擾於百二國之疎。摩醯十誠。希臘七賢。盧梭民約之論。拿翁戰勝之書。幾於家置一編。風行九譯。問以三皇五帝之名號。堯舜禹湯之禪繼。漢唐宋明之統緒。大都數典忘祖。茲編其中流之砥柱乎。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於世道人心。豈小補哉。君矜慎此書。不輕問世。余深喜其有合於孔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義。特慤鬼之以惠後學。是爲序。

民國辛酉孟秋年愚弟高向瀛書於榕垣知古軒

自序

昔房元齡褚遂良采一十八家言。作晉書。而劉彭城譏爲解頤撫掌之談。歐陽修宋祁改劉昫舊唐書爲新唐書。而劉元城病其晦。吳縝糾其繆。何哉。詳簡弊均。作史所以難也。今學堂徧天下。趨時學多。考古日少。不特十七史。二十四史。以及涑水通鑑。紫陽綱目。苦其繁冗。卽顧瑞屏史約。吳楚材易知錄。亦豈能全讀無已。如裴子野刪宋書爲宋略。始可與言乎。雖然。無子野才識。而自我作古。顛倒是非。其毒中於人心。其禍及於世道。愚竊憂之。因參考諸書。刪繁補漏。裒集茲編。遊珠林。但擷夜光。觀玉海。惟取太璞。如挈重裘之領。不裁闊幅之衣。上下數千年。逐節接卸。例取遷史。國號年號。因文附入。例取班史。閒注地名音訓。以免北霍南衡。魯魚帝虎之訛。閱四寒暑。成二十萬言。繁非謝艾。未必無可芟。略非王濟。未必無可益。又豈敢詡三長。談二體乎。所冀學者從此問津。而進求之全史。則上溯結繩。下窮倚杵。庶無望洋之嘆云爾。

民國戊午仲春閩侯楊梯青雲樵書於馬江寓次

舉年之中
吾國數千
衰治亂存
由去華善本
堪稱善本

程時煃題



春秋列國興亡表

魯

姬姓侯爵周公子伯禽始受封都今山東曲阜
縣傳三十四君八百七十四年楚考烈王滅之

衛

姬姓侯爵文王子康叔始受封都今河南淇
縣傳四十一君九百零五年秦二世滅之

晉

姬姓侯爵武王子唐叔虞始受封都今山西絳
州傳三十八君七百三十二年韓魏趙分篡之

吳

姬姓侯爵太伯與弟仲雍相繼君吳雍曾孫周章始受武王封因其地
今江蘇蘇州府至壽夢僭稱王共二十一君六百五十年越勾踐滅之

虞

姬姓公爵周章弟虞仲始受封都今河南虞
城縣傳十二君四百四十九年晉獻公滅之

虢

姬姓公爵王季子虢仲始受封都今河南陝
州傳至虢公醜四百四十九年晉獻公滅之

曹

姬姓伯爵文王子曹叔振鐸始受封都今山東曹
州府傳二十五君六百三十四年宋景公滅之

滕

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始受封都今山東滕
縣傳三十一年八百三十七年宋亡偃滅之

燕

姬姓伯爵周支族召公奭始受封都今直隸薊州至
易王僭稱王傳四十二君九百零一年秦王政滅之

蔡

姬姓伯爵文王子叔度始受封都今河南新蔡
縣傳二十五君六百七十六年楚惠王滅之

鄭

姬姓伯爵厲王子桓公友始受封都今河南新
鄭縣傳二十三君四百三十二年韓哀侯滅之

陳

姬姓侯爵舜後胡公滿始受封都今河南陳州
府傳二十四君六百四十五年楚惠王滅之

杞

姒姓子爵禹後東樓公始受封都今河縣杞
縣傳二十四君六百七十八年楚惠王滅之

宋

子姓公爵紂庶兄微子啓始受封都今河南商
邱縣傳三十四君八百二十八年齊楚魏分之
姜姓侯爵四嶽後太公望始受封都今山東
臨淄縣傳三十君七百四十四年田和篡之

齊

姜姓侯爵都今山東
壽光縣齊襄公滅之

許

姜姓男爵太嶽後文叔始受封
都今河南許州鄭莊公滅之

薛

任姓侯爵黃帝後奚仲始受封都今山
東滕縣齊宣王滅之以上三國多未詳

邾

曹姓子爵陸終後曹挾始受封都今山東鄆縣至
穆公改爲鄆漢書地理志二十九世爲楚所滅

小邾

曹姓子爵曹挾後魯附庸左傳魯莊公五年書鄖黎來來朝名
未王命也後數從齊桓公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亦楚滅之

越

姒姓子爵夏少康子無餘始受封都今浙江紹興
府至勾踐僭稱王再傳七世至無疆楚威王滅之

楚

芊姓子爵鬻熊後熊繹始受封都今湖北江陵縣至熊渠封其諸
子爲王此僭王之始傳四十一君八百九十三年秦王政滅之

莒

己姓子爵少昊後茲與始受封都今山東莒
州傳二十三君六百九十二年楚簡王滅之

秦
嬴姓伯爵伯翳後非子以畜馬蕃息周孝王封之秦今甘肅秦州及犬戎之難襄公將兵送平王東遷王舉故都界之至惠文王僭稱王又至始皇一統共三十五君六百四十二年漢高祖滅之

七國興亡表

齊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仕齊改陳爲田周安王十一年田和篡齊求爲諸侯王許之都舊都至威王僭稱王傳七君一百五十八年秦王政滅之

韓
晉莊伯後韓虔始受封都今河南新鄭縣至宣威王僭稱王傳十一君一百七十四年秦王政滅之

魏
畢萬後魏斯始受封都今河南開封府至惠王僭稱王傳八君一百七十九年秦王政滅之

趙
費廉後趙籍始受封都今直隸邯鄲縣至武靈王僭稱王傳十一君一百七十六年秦王政滅之

燕楚秦同前

五胡十七國興亡表

前趙
先號漢匈奴人劉淵據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至曜徙長安傳五主後趙滅之

後趙
羯人石勒據襄國今直隸順德府至虎徒

前燕
鮮卑人慕容廆據龍城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至儻徙鄭傳四主前秦滅之

後燕
鮮卑人慕容垂據中山今直隸定州傳四主爲高雲所篡魏滅之

西燕

鮮卑人慕容冲據平陽至永徙長子今山西長子縣傳三主後燕滅之

南燕

鮮卑人慕容德據廣固今山東青州府益都縣傳二主晉劉裕滅之

北燕

信都人馮跋據龍城傳二主魏滅之

前秦

氐人蒲洪據長安今陝西安府長安縣傳五主後秦滅之

後秦

羌人姚萇據長安傳三主晉劉裕滅之

西秦

鮮卑人乞伏國仁據金城今甘肅蘭州府傳四主夏滅之

前涼

烏氏人張軌據姑臧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傳九主前秦滅之

後涼

氐人呂光據姑臧傳四主後秦滅之

南涼

鮮卑人禿髮烏孤據廣武今甘肅蘭州府傳三主西秦滅之

北涼

京兆人段業據建康今肅州高台縣匈奴人沮渠蒙遜篡之遷姑臧共三主魏滅之

西涼

隴西人李暠據敦煌今甘肅安州敦煌縣傳二主北涼滅之

成

後改漢氏人李特據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傳七主晉桓溫滅之

夏

匈奴人赫連勃勃據統萬今陝西延安府傳二主吐谷渾滅之

五季列國興亡表

梁

朱全忠篡唐據大梁
傳二世後唐滅之

岐

李茂貞據鳳翔二
十四年地入後唐

後唐

李克用據河東子存勗
遷洛共五主石晉篡之

晉

石敬瑭篡後唐據大
梁傳二世遼滅之

漢

劉知遠據大梁
傳二世周篡之

周

郭威篡漢據大梁
傳三世宋篡之

南漢

劉隱據嶺南傳
四世宋滅之

北漢

劉崇據河東傳
四世宋滅之

前蜀

王建據成都傳
二世後唐滅之

後蜀

孟知祥據成都
傳二世宋滅之

燕

劉守光據幽州
五年後唐滅之

吳

楊行密據江淮傳
四世南唐篡之

吳越

錢鏐據兩浙傳
五世宋滅之

閩

王審知據福州傳
六世南唐滅之

南唐

徐知誥本姓李篡吳
江淮傳三世宋滅之

楚

馬殷據湖南傳
六世南唐滅之

南平

高季興據荊州
傳五世宋滅之

歷史摘要目錄

上冊

三皇五帝紀	一至四
夏商周紀	四至一三
秦紀	一四至一八
西漢紀	一八至四一
新莽	四二至四六
東漢紀	四六至六四
三國紀	六五至七八
西晉紀	七八至九四
東晉紀	九五至一三八
劉宋紀	一三九至一四六

齊紀

梁紀

陳紀

隋紀

一四七至一五〇

一五一至一六六

一六九至一七七

一七八至一八五

下册

唐紀

五代紀

北宋紀附遼夏金

南宋紀附夏金

元紀

明紀

清紀

一至五一

五二至六七

六八至一〇〇

一〇〇至一三〇

一三一至一四二

一四三至一九三

一九三至二二五

歷史摘要 上冊

閩侯雲樵楊梯青編

三皇五帝紀

天地初分之時。盤古氏生焉。能知天地之高低。及造化之理。故俗傳曰。盤古分天地。
盤古之後。三皇五帝諸說不同。莫衷一是。茲據宋五峰胡氏著國少子寅弟名宏說。

安國少子寅弟名宏著皇王大紀八十卷說。

所謂三皇者。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第傳其名而已。所謂五帝者。曰伏羲。曰神農。曰
黃帝。曰堯。曰舜。三皇之後。五帝之前。有有巢氏。構木爲巢。教民居之。以避禽獸之害。
有燧人氏。鑽木取火。教民烹飪。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檜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此二氏爲開物成務之祖。

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本位東方日月所從出。吳興。韓同明也。月令其帝太皞。

教民

佃漁畜牧。始畫八卦。造書文字契。約券作甲歷。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枝幹相配爲十二辰。以紀

歲月日時六申亥道一周。制嫁娶。以別男女。造琴瑟。以和天人。養犧牲。以充庖厨。

牛羊豕曰牲。色純者曰

之。故又曰庖犧氏。

神農氏以火德王。故曰炎帝。造耒耜而農事始。嘗百草而醫道立。建市廛而交易通。
 黃帝生於軒轅之邱。開封府新鄭縣因名軒轅。國於有熊。即新鄭縣故號有熊氏。長於姬水。故以姬爲姓。以土德王。故曰黃帝。

炎帝之裔蚩尤好兵。喜亂。帝與戰於涿鹿。今順天府涿州擒而戮之。命

蒼頡制六書。頡見鳥獸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字有六義。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

形體而爲之也。二曰指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指其事以爲之也。三曰會意。謂武信之類。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會合人意也。四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左右相轉以爲言也。五曰諧聲。謂江河之類。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六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昔燧人氏作結繩之政。大事則大結其繩。小事則小結

其繩。以記之。至伏羲作書契。始改其陋。至蒼頡而六書之制始大備。或曰卽伏羲之臣。命隸首定九章算法。而律度量衡。由是成焉。咨岐伯作內經。察五氣。燥濕寒溫涼立五。

運。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究息脉。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他如陣法器用。冕旒。冠有旒曰冕呂。律爲陽呂爲陰陰陽各六候氣之管以竹爲之皆創前民未有之制作。

黃帝子少昊金天氏。以金德王。母曰嫫祖。西陵氏女。教民蠶繅。後世祀爲先蠶。遞傳

顓頊。祖黃帝。父昌意。以水德王。國於高陽。開封府杞縣故號高陽氏。再傳帝嚳。少昊。

音祖

少昊

其

父燭^{音喬}極。

佐顓頊受封於辛。

河南歸德府商邱縣高辛里

故曰高辛氏。

帝生而神靈。

其色郁

穆^{猶穆也}

其

德巍巍。

音疑言德高也

日月所照。

風雨所至。

莫不服從。

帝元妃有邰氏女。

曰姜嫄。

生棄爲舜

后稷。

其後爲周。

次妃有娀氏女。

曰簡狄。

生契爲舜司徒。

其後爲商。

三妃陳鋒氏女。

曰慶都。

生堯。

是爲陶唐氏。

四妃娵訾氏女。

曰常儀。

生摯。

帝崩。

子摯立。

摯在位九年。

荒淫

無度。諸侯廢之。尊堯爲天子。

帝堯陶唐氏。年十三。佐帝摯受封於陶。

山東定陶縣

又封於唐。

保定府唐縣

故曰陶唐氏。

帝都平

陽。

山西平陽府

命羲和治歷象。

南夷越裳氏來朝。

獻大龜。

背有科斗文。

記開闢以來。

帝命

錄之。謂之龜歷。庭有草。曰蓂莢。十五之前。日生一葉。十五之後。日落一葉。小餘則一葉厭^{上聲}而不落。觀之可以知旬朔。故又名歷草。帝遊於康衢。

路五達曰康衢

兒童歌曰。

粒

我烝民。

莫匪爾極。

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

有老人擊壤而歌曰。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帝力何有於我哉。

觀於華。

山名陝西華陰縣

華封人

之官

祝曰。

使聖人富

壽多男子。時苦洪水。使鯀治之。九載弗成。會虞舜以孝聞。乃妻以二女。

娥皇女英登用之。

舜舉十六族。八元八愷流四凶。渾沌窮奇
朱轘機鼈鑿
堯遂舍己子。丹朱而命舜攝位。舜齊七政。日月五星也
虞書曰在璣玉衡以齊七政注在震也。璣美珠璣機也。衡橫也。以玉爲管。舉羣祀。觀羣后制五刑。黑則刑宮大辟修五
禮吉凶軍賓嘉。命禹治水成功。乃分九州爲十二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爲九州。益以并幽營爲十二州。封諸侯。錫土姓。
堯崩。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今濮州東有偃朱城。括地志。舜避丹朱於此。天下不歸堯之子而歸舜。始卽位。

都蒲坂。山西蒲州府。

帝舜姚姓。瞽瞍之子。窮蟬之裔。窮蟬父顓頊。其先國於虞。山西平陸縣。系出虞幕。左傳自幕至於瞽瞍
無違。故曰有虞氏。帝詢四岳。咨十有一牧。命九官。禹宅百揆。棄后稷。契司徒。皋陶士。垂
命。共工益。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建學。養老。定巡狩述職。二載考績之制。亦舍子而命禹攝位。

夏商周紀

禹夏后氏姒姓。崇伯蘇之子。黃帝之元孫。治水八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轎。
山行乘轡。至是受舜禪。踐天子之位於安邑。山西朔平府安邑縣。初禹避舜之子於陽城。河南府登封縣。天下不歸舜之子而歸禹。禹建國號曰夏。自夏歷商周。曰三代。皆不稱帝而稱王。帝王者言其德合於天也。王者言天下所歸往也。禹會諸侯於塗山。今安徽鳳陽府。執玉帛者萬

國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乃鑄九鼎使民知神姦。

說詳左傳
宣公三年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

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巡狩大越。

江浙

紹興上茅山紹興府城東南

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及巡江

南防風氏今浙江湖州府武康縣古防風氏國後至禹歿之

禹不寶尺璧而惜寸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

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絕旨酒初禹舉益禹崩天下不歸益而歸

禹子啓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有扈氏

陝西鄠縣威侮五行水火木怠棄二正天地人啓召

六卿戰於甘

鄠縣西南有甘亭禹誓師于此亦曰甘澤

滅之大享諸侯於鈞臺開封府禹州大陵之西啓崩子太康立盤

遊無度有窮后羿距之於河立其弟仲康仲康崩子相踐位時權歸后羿羿逐相而

自立羿臣寒浞又殺羿弑相而自立后縉帝相之后有仍濟甯州方娠逃歸有仍今山東而生少

康及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撫夏衆夏遺臣靡興師誅浞少康踐位夏

道復興歷十一傳至癸號爲桀力能申鈎索鐵嬖有施氏女妹喜妹喜好聞裂繪聲

王發繪裂之以悅其意爲瓊室瑤臺肉山脯林酒池君臣沈湎關龍逢音諫殺之囚

商湯於夏臺

卽鈞臺

旣而釋之湯出見人張網四面湯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况於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桀

疾之故。湯子姓。契之後也。世封於商。

今陝西商州

至湯徙居毫。

今河南商邱縣此爲南亳

與葛爲鄰。

今河南甯陵縣葛

伯不祀。時湯爲方伯。得專征伐。故初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湯聘伊尹於莘。

今山東曹縣北進諸桀。桀不能用。復歸毫。乃相湯伐桀。放諸南巢。

今安徽巢縣夏后氏共四百三

十年而亡。

湯踐王位。伊尹爲左相。仲虺爲右相。號伊尹曰阿衡。時大旱七年。王禱於桑林之野。

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

已。大雨。湯崩。孫太甲立。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諸桐。

山西聞喜縣西南與榮河縣陽陵近營宮使王居之

白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

音父

以聽伊尹之訓。尹乃奉歸

於毫。自太甲後十餘世。治亂相尋。太戊相伊陟。巫咸。祖乙相巫賢。武丁相傅說。其時

皆治。先是仲丁遷囂。

開封府榮澤縣河亶甲遷相。彭德府黃縣南

祖乙遷耿。

山西河津縣又遷邢。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至

盤庚乃復都毫。

此爲西毫今河南偃師縣改國號曰殷。故曰毫殷

至武乙復徙河北。

今河南淇縣

武乙無道。爲暴

雷震死。傳至辛。是爲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梅伯忠見

殺。雷開佞受封。費仲善諛。蜚廉惡來善讒。皆得寵嬖。妲己作炮烙。斷朝涉之脰。剖比

干之心。以酒爲池。懸肉爲林。男女裸逐。剗剔孕婦。而又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昌於

羑里。獄尋釋之。及西伯發^黎時紂都朝歌即淇縣。祖伊恐。奔告於王。王曰我生不有命

在天。西伯發姬姓。父昌。其先曰棄。舜時爲后稷。封於邰。今陝西武功縣子孫世其業。至不窪

失官。竄於戎狄。其孫公劉遷於邠。今陝西邠州復修后稷之業。傳至古公亶父。避狄人患。

去邠遷岐。今陝西岐山縣邠人慕其仁。從之者如歸市。亶父以少子季歷生子昌。有聖瑞。意

屬之。長子泰伯。次子仲雍。知指。乃偕逃荆蠻。即句吳地界楚趙故曰荆蠻以讓國。季歷嗣。以功加九

命爲西伯。傳及昌。獻洛西地。請除炮烙之刑。紂從之。賜弓矢鉄鍼。使專征伐。虞。今山西平

陸今山西芮城縣芮之君。爭田久不平。乃共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

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君慙。遂兩置其田。昌得呂

尚立爲師。謂之尚父。遂伐密須。今甘肅靈臺縣滅崇。今陝西郿縣徙都豐。郿縣豐水西天下九州。昌有其

六。孔子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以此。昌薨。子發嗣。是爲武王。

武王十四年。大會諸侯於孟津。今河南孟縣誓師伐商。商王受帥兵七十萬人。會戰於牧

野。河南汲縣商師敗績。受反奔鹿臺。衣珠玉自燔死。商共六百四十四年而亡。

發踐王位。國號周。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餘人。偃武修文。復商舊政。封比干墓。釋箕子囚。式商容闔。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於是萬姓悅服。初孤竹今直隸永平府古孤竹國君姓墨胎氏。神農之後也。湯有天下。封其國。二子伯夷叔齊讓國而逃。及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及王平殷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死。十九年冬。王崩。子誦立。是爲成王。

成王諒闇。諒一作亮與闇俱讀平聲梁周公爲冢宰。總百官。初武王遷都西鎬。陝西安府以東洛即洛邑今河爲天下之中。迺遷九鼎禹所鑄於洛邑。至是成王命周公旦召公奭營之。謂之東都。以朝諸侯。定鼎於郊在東都王城內即洛邑。卜曰。傳世三十。歷年八百。時交趾今屬安南國。南有越裳氏來朝。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贊。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國之黃耇。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於是來朝。使者迷其歸路。周公作指南車使載之。期年而至其國。十一年周公薨。王以公有大勳勞。命魯公世祀以天子禮樂。三十七年王崩。子釤立。是爲康王。

康王二十六年。召公奭薨。初召公治西方。得民和。嘗巡行鄉邑。聽斷於棠樹之下。至是卒。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作甘棠之詩歌咏之。是年王崩。子瑕立。是爲昭王。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刑措不用者四十餘年。

昭王在位五十一年。周道漸衰。王南巡。返濟漢。漢濱人以膠船進。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周公後皆溺焉。辛餘靡振王以濟。發疾崩。子滿立。是爲穆王。

穆王時徐夷羸姓。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得朱弓矢。以爲天瑞。乃稱偃王。諸侯朝徐者三十六國。穆王得造父。以善御。得幸。又得八駿馬。西巡。樂而妄返。聞徐子僭號。乃長驅而歸。命楚伐徐。偃王走死。王以趙城。今山西趙城縣封造父。後爲春秋晉趙氏。五十五年王崩。子翳扈立。是爲共王。共王崩。子懿王立。懿王崩。立其弟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夷王以諸侯立之。加禮焉。始下堂見諸侯。覲禮廢。十六年崩。子胡立。是爲厲王。

厲王無道。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王喜曰。吾能弭謗矣。召公虎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其害甚於防川。三年國人作難。居王於彘。今平陽府霍州彘城周

公伯禽弟後召公名虎召公行政號共和五十一年王崩於彘。二公奉太子靖卽位。是爲宣王。

宣王承厲王之後。四夷叛周。王親征徐戎。命方叔征荆蠻。命尹吉甫討玁狁。北狄命召虎平淮夷。淮南之夷徐戎淮北之戎王職有闕。又得仲山甫補之。周道復興。四十六年崩。子湩立。是爲幽王。

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王伐申。申侯召犬戎攻周。初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乃無故舉烽火。諸侯以爲寇至。舉兵來援。至而無寇。褒姒大笑。至是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弑王於驪山下。西安府臨潼縣東南司徒鄭伯友死之。鄭桓公名友厲王少子宣王庶弟爲周司徒晉文侯衛武公秦襄公帥師救周。逐犬戎。與鄭世子掘。晉突即鄭武公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西周亡。

平王以西都近犬戎。東遷洛邑。舉豐岐之地與秦。是後王室衰微。政由霸國。五十一年王崩。四傳。桓莊至惠王。名惠王二十一年。齊桓公以管仲爲相。帥諸侯伐楚。盟於召陵。河東鄆釐惠遂霸諸侯。二十五年王崩。子鄭立。是爲襄王。

襄王二十年。晉文公帥宋齊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衛地今山西東曹州府濮州楚師敗績。遂繼齊桓。

而霸諸侯。二十三年王崩。五傳。項匡定簡靈至靈王。名泄心靈王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孔子。

生。二十七年王崩。子貴立。是爲景王。二十五年王崩。子匄立。是爲敬王。敬王三十九年。

孔子作春秋。託始於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四十一年孔子卒於魯。四十四年。

王崩。子仁立。是爲元王。七年崩。子介立。是爲貞定王。趙無恤。魏駒。韓虎。三卿分晉。二

十八年王崩。三傳至威烈王。名午初貞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弟叔殺之而自立。是爲思王。少弟嵬又殺之而自立。是爲考王。威烈王考王太子也。命趙

籍。魏斯。韓虔。爲諸侯。二十四年王崩。子驕立。是爲安王。齊田和遷其君康公於海上。

未幾康公卒。無子。田氏遂併齊地。求爲諸侯。魏文侯爲之請。王許之。乃命田和爲諸

侯。自是韓趙魏燕齊秦楚。號爲七雄。稱戰國。二十六年王崩。子喜立。是爲烈王。時周

弱。諸侯莫朝。獨齊侯威來朝。天下賢之。七年王崩。弟扁立。是爲顯王。

顯王時。秦孝公以衛鞅爲左庶長。定變法。秦遂富強。封鞅爲商君。商君相秦。虐。人多

怨之。

初鞅定變法之令。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

復曰。予五十金。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民言新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

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

及孝公卒。子惠文王立。

時諸侯多僭稱王。

公子虔。其師公孫賈。其後民莫敢議令。

及孝公卒。子惠文王立。

時諸侯多僭稱王。

公子虔之徒。

告鞅反。乃誅鞅。車裂之。滅其族。秦既強。諸侯懼。洛陽人蘇秦。乃說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諸侯從之。以蘇秦爲從約長。並相六國。秦使公孫衍張儀敗其謀。從約皆解。諸侯復事秦。張儀者。魏人也。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周高士姓名不聞以其所隱地名自號學從橫之術。游說諸侯。蘇主從。合六國以擯秦。張主橫。聯六國以事秦。蘇封武安君。張封武信君。顯王二十三年。孟子至魏。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是爲慎靚王。慎靚王二年。魏惠王薨。孟子去魏適齊。六年王崩。子延立。是爲赦王。赦王元年。孟子去齊。當是時列國競得人。急功利。獨不喜聞王道。於是齊有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君趙勝。魏有信陵君公子無忌。楚有春申君黃歇。皆散財養士。食客三千人。赦王五十五年。秦白起攻趙長平。今山西澤州高平縣阨降卒四十萬人。五十七年。秦又使王齗伐趙。圍鄆鄖。今直隸廣平府鄆鄖縣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救趙。大破秦軍。初。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梁之東門。監者。公子聞其賢。欲厚遺之。不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至則引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魏使將軍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

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河南彰德府臨漳縣公子數請。王不聽。乃問計於侯生。生曰。吾聞晉鄙兵

府臨漳縣

符。在王臥內。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公子嘗爲姬報父讐。誠一開口。則得兵符。公子如

其言。果得兵符。生又使其客朱亥從公子至鄴。晉鄙合符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

殺鄙。公子選八萬人。將之而進。及破秦軍。公子畏得罪。遂留趙。使將將其軍還。後十

年。秦蒙驁伐魏。魏王使人請公子。公子不肯還。其客毛公薛公見公子曰。魏急而公

子不救。一旦秦克大梁。夷宗廟。何面目立於天下乎。公子乃趣駕救魏。帥五國之師。

敗蒙驁。追至函谷關而還。秦人恐。乃使人行萬金以間公子。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

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爲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有王矣。秦王又

數使人賀信陵君。曰。得爲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

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先是赦王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恐。命諸侯討之。秦遂入

寇。王入秦。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歸而崩。初考王封弟揭於河南。傳至惠公。立長

子曰西周君。又封少子於鞏。今河南府鞏縣曰東周君。至是秦遷西周君於惠狐聚。在河南府城外及

秦莊襄王元年。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在河南府城西東周亡。合西周計。共八百七十四年。

秦莊襄王元年。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在河南府城西東周亡。合西周計。共八百七十四年。

秦紀

一四

初莊襄王名異人質於趙陽翟

今開封府禹州

大賈呂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取邯鄲

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獻之異人生子政卽始皇秦圍邯鄲趙欲殺異人不韋賂

守者得脫亡歸及莊襄王立封不韋爲文信侯莊襄王立二年薨始皇政立太后數

與文信侯私通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旣而諸侯使者請之相望於道王恐其爲變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不韋恐誅

飲酖死王用李斯計陰遺謀士間諸侯君臣然後使良將取之十七年滅韓明年遣

王翦伐趙李牧禦之秦賂趙嬖臣郭開使讒牧言欲反趙王遷信之殺牧秦遂滅趙

虜王遷王兄嘉奔代稱代王今山西大同府蔚州韓趙旣滅燕人懼遣荆軻刺秦王不成秦益發

兵伐燕二十二年王賁翦子音奔滅魏殺魏王假明年王翦攻殺楚將項燕遂滅楚又明

年王賁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王嘉王翦定江南降越秦連歲攻五國齊獨不受兵

不修武備又不助五國二十六年王賁入臨淄王建降於是六國皆亡政始自號曰

始皇帝

秦始皇都咸陽。

今陝西咸陽縣

置太尉

掌兵

丞相

行政

御史

監察

等官。

懲周封建之弊。

分天下爲郡縣。

郡置守尉監。

長信甘泉

阿房等宮

行封禪。

積土爲封除地

爲壇移改曰禪

遺方士徐市等

發童男女數千人

入海求

戶大營宮室。

長信甘泉

行封禪。

積土爲封除地

爲壇移改曰禪

遣方士徐市等

發童男女數千人

入海求

神仙。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

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東巡郡縣至博浪沙

今河南陽武縣南

中韓

人張良欲爲韓報仇使力士操鐵椎狙擊之誤中副車

天子屬車三十六乘

帝驚大索不得用李

斯說燒詩書百家語所不去者

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

今者族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抗諸生四百六十餘人長子扶蘇諫曰諸生誦法孔

子今皆重法治之恐天下不安帝大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今陝西綏德州

時匈奴屢爲

邊患卽同時獮狁也始皇命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征之悉收河北以南地

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地

增築萬里長城起臨洮

今甘肅岷州

達於遼東

今盛京奉天府東南錦州府東北

又略取南越地置二郡

桂林南海象郡

徙民五十萬戍之威振胡越在位三十六年道崩於沙邱

今直隸平鄉縣

李斯趙高矯詔殺

扶蘇蒙恬立少子胡亥爲二世皇帝二世信任趙高高讒李斯殺之夷其族因以高

爲丞相高欲專察權乃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

鹿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莫敢言其過。高又勸二世誅滅大臣宗室。更爲法律。益務刻深。以故民不聊生。戍卒陳勝吳廣。詐稱公子扶蘇項燕舉兵於蘄。今安徽宿州徇趙魏之地。項梁項籍字羽起於吳。今江蘇吳縣擁立楚懷王。劉邦即漢高祖起於沛。今江蘇沛縣田儋起於齊。二世惡聞反者。至是大驚。遣章邯拒之。邯擊破齊楚軍殺田儋。項梁進兵趙地。楚使卿子冠軍褒尊之稱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救趙。義至安陽。山東曹縣東安陽城留四十六日不進。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請引兵渡河。因趙食。並力攻秦。不聽。乃晨朝義。卽其帳中斬之。諸將莫敢枝梧。遣使報王。王因以羽爲上將軍。羽悉引兵渡河。沈船破釜餉。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鉅鹿今直隸順德府內鄉縣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之軍人人惴恐。旣破秦軍。諸軍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尋章邯亦降。初懷王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以沛公劉邦長者命入關。武關在今陝西商州東時趙高弑二世。子嬰二世兄子嗣位。族滅高。沛公至上瀨。今陝西富平縣東咸子嬰降。秦自一統至是僅十五年而亡。沛公除秦苛法。

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沛公當王關中。而羽已定河北。妒沛公功。破函谷守兵。進至鴻門。今陝西臨潼縣東。范增曰。沛公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志不在小。急擊之。羽不忍。沛公用張良計得脫。羽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掘始皇冢。東歸。三分關中。封秦降將章邯。雍王。司馬欣。塞王。董翳。翟王。以巴。今四川重慶保甯順慶夔州四府地。蜀川成都。今陝西漢中漢中府。與沛公立爲漢王。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今江蘇徐州府。初。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去聲果然。羽聞之。烹韓生。時漢王得韓信。以爲大將。還定三秦。即羽封秦降將地。雍王邯迎戰敗走。塞王欣翟王翳降。及羽弑義帝。漢王從新城鄉三老官董公言。爲發喪。告諸侯討羽。入彭城。與羽戰敗。漢軍入穀泗。二水在彭城汜水縣。睢水。在彭城氾水縣。南死者二十餘萬人。退收敗軍。相持於滎陽。今河南滎澤縣。成皋。今河南汜水縣。間。蕭何居關中。轉漕調兵。陳平縱反間。以去亞父。增彭越燒楚積聚。別遣韓信定河北。漢軍復振。羽兵疲。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以鴻溝。今名汴河在河南中牟縣。爲界。歸太公呂后於漢。彭城敗爲羽所獲。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楚兵飢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乃背約。

擊楚。徵韓信彭越等圍羽於垓下。在鳳陽府靈璧縣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

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泣數行下。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夜潰圍出。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聲臺上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

之。至東城。

今鳳陽府定遠縣

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大呼馳下。斬漢一將。一都尉。殺

數十百人。欲東渡烏江。

在和州城北

亭長檣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亦足王也。願大

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

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漢王卽帝位。易爲漢高皇帝。

西漢紀

帝都關中。制度法律。率仍秦舊。始剖符封功臣。剖分也。符印信也。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諸將皆莫敢言。然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尙爭功不決。未得行封。往往坐沙中語。相聚謀反。上從張良言。以雍齒嘗與

上有怨。先封雍齒。衆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時禮法簡略。羣臣飲酒爭功。拔劍擊柱。乃令叔孫通定朝儀。通徵魯諸生。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蕞本作蕘。引索爲綿立表爲蕞謂以茅翦植地引繩爲尊卑之位次。

野外習之月餘。請上試觀。上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上懲秦孤立而亡。再興封建。然性猜忌。彭越

梁王

韓信

楚王

黥布

淮南王

張敖

趙王

盧綰

燕王

諸異姓王

六七

年間。翦除殆盡。更王劉氏九人。齊王肥。楚王交。趙王如意。梁王恢。淮陽王友。代王恒

淮南王長。吳王濞。燕王建。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

匈奴天子之稱。單音善。

冒

頓音墨特。單于名。壯武有權數。滅東胡。逐月氏。馬邑縣大同府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

誅。遂以馬邑降之。尋匈奴攻太原。至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帝親征至平城。山西大同縣東。冒頓縱

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山名在大同縣東。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用陳平計。厚遺閼氏。

音煙支猶。漢言。皇后閼氏言於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冒頓解圍去。乃遣

劉敬往結和親。又遣陸賈說南越王趙佗。令稱臣。奉漢約。佗故秦南海尉也。然僅僅

羈縻之。至高帝崩。佗益專恣。稱南越帝。而匈奴亦遺書嫚呂后矣。呂后名雉。高祖之

后頗預政。殺功臣。惠帝卽位。

名盈高
帝太子呂后毒趙王如意。斷戚夫人

高帝妃如
意生母手足。命曰

人彘。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不能朝。在位七年崩。

呂后臨朝稱制八年。初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后盡王諸呂。朱虛侯章年二十。

齊王
襄弟

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爲酒吏。章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陳平患諸呂擅權。嘗燕居深念。陸賈入見。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

周勃

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

及呂后崩。諸呂欲爲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己爲內應。以誅諸呂。於是齊王發兵。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榮陽。

開封府
榮陽縣

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

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呂祿爲上將軍。主北軍。呂產主南軍。大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刲商。令寄給說祿曰。

足下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之國。

王產趙

梁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禡猶豫未決。會有以灌嬰與齊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平陽侯曹窩參子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令寄說禡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盧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窩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帝名宏呂后所養他人子予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宮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遺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

諸大臣謀曰。呂后所立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使人迎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

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除秦苛法。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以呂太后之嚴。王諸呂。擅權制太尉。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何疑焉。王乃命昌參乘。乘傳詣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至渭橋。在西安府城外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音閑。請空閒處語。不於衆中顯論也。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至邸。丞相陳平等。請卽天子位。王西鄉讓三。南鄉讓再。乃卽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上聲。巡察也。殿中。有司分部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宏等。赦天下。是爲文帝。

文帝名恒。高帝中子也。性仁儉。除肉刑。減田租。却千里馬。惜露臺費。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遂止。臺上不屋。曰。露臺非承露之臺。所幸戚夫人衣不曳地。南越不臣。賜兒。辭以服之。吳王不朝。賜几杖以安之。張武受賄。賜金錢以愧之。一歲斷獄四百。海內富庶。惟諸侯

強僭。納賈誼治安策。言分齊爲六。將閩爲齊王。都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志爲濟北王。都山東濟寧府長清縣賢

爲菑川王。都青州府雄渠爲膠東王。都山東濟南府即墨縣印爲膠西王。都萊州府高密縣辟光爲濟南王。

都濟南府

皆悼惠王肥子也。分淮南爲三。安爲淮南。江都縣王勃爲衡山。江南六王。賜

江南揚州

王勃爲衡山

江都縣王。賜

安州

歷城縣爲

廬江

廬江府王。

皆厲王長子也。

初長謀反廢徙蜀道死。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帝病之。故封其諸子。長帝弟也。及景帝立。遂有七

國之變。

景帝名啓。文帝太子。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

博局棋

盤提

普底

殺之。

吳王稱疾不朝京師。始有反謀。文帝賜之兒杖。吳謀亦解。鼂錯

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卽位。錯曰。吳王不朝於法當誅。今削之亦反。不削亦

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帝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錯

又言楚趙有罪。皆削一郡。膠西以賣爵事削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因發謀舉事。聞

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

遂發使約齊。將閭菑川。賢膠東。雄濟南。辟楚

戊高帝弟交孫

趙

遂高帝孫都

皆許諾。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帝急而誅錯。初

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至是上拜亞夫爲太尉。

亞夫勃次

遣六將軍備匈奴。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不

得入於是上乃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按是役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亞夫次細柳皆西安府地

將三十

六將軍討平之。濞走越。越人殺之。諸王皆伏誅。初楚元王交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

受詩於浮邱伯。

浮邱復姓伯名

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王常爲之設醴。及孫

戊嗣位。常設後乃忘設。穆生退曰。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

及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胥靡之。是時七國雖平。梁王復驕恣。

梁王者文帝子。帝弟。名武。初封於大梁。

今開封府祥符縣

後徙睢陽。

今河南歸德府

七國反時。亞夫請以梁委之。得專

力吳楚。吳攻梁急。亞夫不救。吳兵欲西。梁城守不得西。於是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

旌旗出蹕入警。

天子出入警戒肅也

王寵臣羊勝公孫詭使王求爲漢嗣竇太后爲之請。

袁盎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故春秋大居正。

梁王乃與勝

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帝知梁王所爲。遣吏往按捕。勝詭自殺。

梁王詣闕謝罪。太后帝皆大喜。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

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

王徐盧等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之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後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願謂尙席取箸。帝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猶言此莫不滿於君處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帝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未幾下獄。不食死。帝承孝文之後。坐享宴安。論者以忌刻少恩病之。然克遵前業。節儉爲心。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而於刑獄之際。尤爲用情。國家殷富。風俗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洵後先媲美也。在位十六年崩。太子徹立。是爲武帝。

武帝好儒。興太學。置五經博士。令郡國舉孝廉。親策賢良。並詔求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域者。河間獻王好古學。多得先秦遺書。王景帝子得周官尙書周禮記孟子毛詩左氏春秋皆秦遺書。董仲舒孔安國司馬遷司馬相如。諸儒並出。經術文章。至是稱盛。時丞相竇嬰。太尉田蚡。音亦好儒。推轂薦舉人才如推車轂。令其前進。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綰請立明堂。孟子所謂王者之堂天子之外於浮邱伯者。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旣至。問朝會之正術。薦其師申公即魯申公受詩於浮邱伯者。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旣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

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太皇太后竇太
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母奏事東宮。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幼免。申公亦以病免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謂郡守國相月俸也。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爲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爲郎中令。慶爲內史。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主父偃。嚴安。徐樂。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然立朝敢言。惟汲黯。河內火。使黯持節往視。值河南飢。人相食。矯制發倉廩賑之。還報。帝不之罪。丞相公孫宏。廷尉張湯。皆詐佞。黯每廷詰之。時帝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猶言如此如此。史略其辭蓋所言欲施仁義也。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慙也。他日問莊助。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輔少主。守成深堅。志操深遠堅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貳孟貳生拔牛角。夏育不能奪之。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黯近之矣。時衛青霍去病。李廣。程不識。

皆稱名將。青爲大將軍。去病爲票騎將軍。皆屢出塞有功。廣行無部伍。止無行陣。不擊刀斗自衛。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寬嚴不同。皆未嘗遇害。帝使二人將兵屯北邊。然匈奴畏廣之略。士卒亦樂從廣而苦不識。初廣爲北平太守匈奴號之曰飛將軍不敢入塞

帝雄才大略。狹小漢家制度。遣楊僕等討滅南越。今廣東省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珠崖

儋耳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更下東越。今福建初東越王餘善反。號其將軍曰吞漢。帝使

樓船將軍楊僕。橫海將軍韓說等。將兵討之。繇王居服殺餘善。以其衆降。帝以閩地險阻數反覆。乃徙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又平朝鮮。置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

遣唐蒙取夜郎。今貴州遵義府司馬相如通西夷。印今四川甯遠府筰今四川雅州府冉駢今四川茂州皆內屬。郭昌

等平南夷。遂置武都汶山沈黎越嶲牂牁五郡。又遣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置朔方郡。

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即尋匈奴屬王降。以其地置武威。今甘肅涼州府酒泉今甘肅肅州府二郡。後復遣

青與霍去病更出漠北。屢破匈奴。封狼居胥山。今外蒙古喀爾喀地而還。匈奴之西。有大宛。今浩罕塔什干康居。今撒麻兒干以北大月氏。今布哈刺東南境諸國。今皆屬俄國中亞細亞皆屬匈奴。賦稅取足焉。會聞月氏

與匈奴有怨。帝遣張騫往探之。及還。具言大宛大夏。今阿富汗汗北境安息。今波斯地諸國風俗。大夏

東南有身毒今印度身音捐毒音篤國去蜀不遠。帝因蜀道求身毒。莫能通。通滇國。

今雲南雲

南府遣郭昌取置益州郡。今雲南地又遣趙破奴擊樓蘭今甘肅燉煌縣西車師今新疆吐魯番廳及迪化府李廣利擊大宛。皆破之。因結烏孫今伊犁府以孤匈奴。益發使抵其西安息諸國。於是匈奴失援。勢乃漸弱。

初帝采仲舒策。黜申韓蘇張之說。申不害韓非爲刑名家使學者知尊孔氏。後又從兒寬

蘇秦張儀爲從橫家

使學者知尊孔氏。後又從兒寬

議。造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蓋始用夏正也。惜信方士公孫卿少翁欒大等。以少翁爲文成將軍

欒大爲五利將軍後皆伏誅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上乃作蜚廉觀通天臺柏梁臺承露盤。後柏梁

臺災。又信越人勇之越人名言作建章宮。皆以候神人。會汾陰今山西平陽府榮河縣得大鼎。公孫

卿又言漢得寶鼎。與黃帝時同。當封禪。則能登天。於是上自制封禪儀。登泰山。禪肅

然。小山在泰山下阤東北如海上求神仙。及少翁以帛書飯牛。欒大妄言見師。始悟其欺。皆伏誅。

然海內已虛耗矣。加以比歲征伐。國用不給。用孔僅桑弘羊之徒行斂財法。使民得

納錢買官爵。贖死罪。禁民鑄錢煮鹽。收爲官業。設均輸法。諸州郡各輸土地所有於官官自轉遷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

故曰均輸奪商賈之利。專用酷吏張湯趙禹等。定律令。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

乃遺繡衣直指使者。繡衣者衣繡以斧龍之得專斷也。直指者謂指事而行無阿私也。發兵擊之。一郡誅殺至萬餘人。散亡復聚。於是作沈命法。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

也。直指者謂指事而行無阿私也。

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王賀暴勝之江充皆爲繡衣使者。賀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曰。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充嘗從上甘泉。宮名在西安。府甘泉山上。逢太子家使。卽家令。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時貴戚近臣被舉勑者皆沒入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無素者。惟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上。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時方士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競爲蠱惑術。上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因是體不平。充恐上晏駕。天子初崩。爲曰晏駕。太子所誅。因言上疾。崇在巫蠱。女能降神曰巫。左道惑人曰蠱。上乃使充治巫蠱獄。前後死者數萬人。並言於太子宮中。得木人尤多。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勸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奸。太子不聽。時上在甘泉。太子將如甘泉。而充持之急。乃捕充斬之。上聞大怒。命丞相屈繫討太子。太子兵敗走湖。今河南陝州閿鄉縣。吏圍捕之。太子自經。太子仁恕溫謹。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競欲構太子。故及於難。後田千

秋訟太子冤。上乃族江充家。憐太子無辜。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時太子二子並遇害。獨孫病已幼得免。後爲宣帝。追謚太子爲戾太子。自是上自追悔。乃下詔陳往日之非。罷輪臺今新疆輪臺縣屯田。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復音福除也。因養馬以除免徭賦也。

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與民休息富養之意。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教民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戾太子旣死。燕

今直隸順天府王旦武帝子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遂斬其使。是時鈎弋夫人之子弗陵。武帝少子母趙婕妤手可反屈如鈎故以名宮年七

歲。形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猶與。同豫猶豫獸名性多疑故不決謂之猶豫先是

夫人居鈎弋宮。任身任平聲懷孕也十四月。生弗陵。上曰。聞堯十四月而生。乃命曰堯母門。

論者以爲啓姦臣逆探之心。而肇巫蠱之禍。帝不能無過焉。至是欲擇大臣輔之。察

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像。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

他日賜夫人死。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帝曰。然。是非

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

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明年春立爲皇太子。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帝崩於五柞宮。在西安府藍厓縣宮有五柞樹故名詩維柞之枝其葉蓬蓬。藍厓音周質在位五十四年。太子弗陵立。是爲昭帝。

昭帝立。年八歲。霍光輔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舉賢良。興文學。行儉約。問民疾苦。復

脩孝文之政。初武帝時。燕王旦求入宿衛。不獲。又坐匿亡命。削縣三。旦辯慧博學。其

弟廣陵王胥有勇力。皆動作無法。多過失。武帝崩。遂與齊孝王孫澤謀反。青州刺史

雋不疑。收捕澤等以聞。詔以燕王至親勿治。澤等皆伏誅。先是雋不疑爲京兆尹。每

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所平反。反音翻已定之罪有不平者覆按翻而出之令得其平活幾何人。卽多所平反。母喜

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中郎將蘇武。當武帝時。使匈奴。

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引佩刀自刺。乃幽武大窖中。窖音教地藏也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

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羝羊也曰羝乳。產子

乃得歸。武旣徙海上。廩食不至。食野鼠草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至是

單于與漢和親。乃歸武。旣至。以爲典屬國。主外國來附者以武曉習蠻夷事實也武留匈奴凡十九年。始

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時上官桀爲左將軍。其子安霍光之婿也。光女生女甫五

歲。安欲因光納之宮中。光以爲尙幼不聽。蓋

音葛

長公主。昭帝姊也。卽鄂邑

今湖北武昌縣公

主妻蓋侯。私丁外人。人姓名稱子客安說外人言於長主。乃召安女入爲婕仔。

婦官名婕言接幸於上仔美稱

也。遂立爲后。時帝年十二。后五歲。上官桀父子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爲求

光祿大夫。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以是大怨光。而桀安亦慙。燕王旦常懷怨望。桑宏

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宏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

言光出大肆宿衛之士。調校尉道上稱蹕。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

顏師古曰天子出則稱警人則

言蹕蹕者止行人也。按出入二字互文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書入。帝召大將軍光入免冠謝。上曰。將軍冠。朕知

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長安東門都郎屬耳。都大郎肄郎也屬近也。言近事。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

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窮竟上不

聽。桀等乃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又謀誘燕王至而

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以告杜延年。

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宏羊外人等。並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擢杜延年

爲太僕。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逾年以楊敞爲丞相。帝在位十三年崩。壽二十

二歲無嗣。時武帝子尙有廣陵今江南揚州府王胥在。以行失道不得立。霍光承皇后詔。迎

昌邑

山東兗州府金鄉縣

王賀而立之。賀武帝孫。哀王體之子。既立淫戲無度。在位二十七日。

使者旁午徵發。凡一千二百二十七事。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太后昭帝后上官安女光之外孫女也乃立

武帝曾孫病已。卽戾太子孫史皇孫子。是爲宣帝。戾太子母衛后故又稱衛太子初衛太子納史良娣

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甫數月遭巫蠱事。太子妻妾

男女皆遇害。皇曾孫亦繫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

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

條中都官獄。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長安官獄三十六所分條分別疏錄也。繫者無輕重皆殺之。夜到獄。吉閉門不納。曰

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

赦天下。後有詔掖庭養視。掖庭宮旁舍有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

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暴室裔夫。暴室曬暴之室婦人疾病及有罪就此室其屬官有裔夫一人以閭宦爲之

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濱中翁。

姓濱名中翁濱音腹中音仲

高材

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等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光遂奏太后。迎曾孫卽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帝旣立。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帝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婕妤音子爲皇后。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卽位之明年。光請歸政。帝謙讓不受。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時光子禹。及兄孫雲山。諸婿外孫。根據於朝。每朝。帝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光妻顯欲貴其少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嘗入宮侍疾。顯使衍投毒藥弑之。有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具語光。旣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納其女入宮。立爲皇后。

制度。又以霍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因許廣漢奏封

事。密奏皇
密奏板

言春秋譏世卿。今光死。子爲右將軍。兒子秉樞機。昆弟諸婿任兵官。宜損

其權。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時霍氏驕侈。帝頗聞其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婿爲他官。收其印綬。更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爲大司馬。罷其屯兵。諸領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亦所親許史子弟代之。尋免雲山就第。以霍雲舅坐與諸侯王交通。辭及霍氏也。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遂謀反。事覺。雲山自殺。顯禹棄市。夷其族。皇后廢處昭臺宮。初。霍氏奢侈。茂陵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徐福上疏。言宜以時抑制其權。及霍氏誅滅。人爲福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帝乃賜福帛十疋。以爲郎。帝初立。謁見高

廟。霍光驂乘。帝嚴憚之。若有芒刺。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始於驂乘。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光薨。始親政。厲精爲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拜守相刺史。輒親見問。嘗謂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又以太守屢變易。則下不安。故有治效者。卽璽書勉勵。其時良吏特盛。有于定國趙廣漢朱邑龔遂尹翁歸黃霸韓延壽張敞之屬。帝雖治雜王霸。寵許許后家。史祖母史良娣家。王氏。母王夫用。宏恭石顯。然吏稱民安。威行絕域。鄭吉破車師西域。馮奉世破莎車今新疆莎車府。充國平先零羌今青海。又遣鄭吉居烏壘城。今新疆哈喇沙爾西南。號西域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及匈奴五單于爭立。郅支呼韓邪相攻襲。呼韓邪降漢稱臣。於是匈奴益弱。近其國者皆尊漢。帝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圖功臣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輔佐中興者也。帝在位二十五年崩。太子奭立。是爲元帝。

元帝初立。首恤貧民。振困乏。罷官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又罷黃門狗。馬以禁。
固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用明經潔行之儒。徵王吉貢禹周堪。劉更生爲諫大夫。
器重蕭望之。欲以爲相。置戊己校尉。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

屯田車師會
門內舊有蠻夷邸

郅支殺漢使者。走康居。陳湯甘延壽襲殺之。傳首京師。縣橐街十日。橐街在長安城南
呼韓邪懼。入朝。請爲漢婿。以宮女王昭君妻之。是亦守成令主也。惜以多疾委政宏
恭石顯。師傅蕭望之周堪。屢言宦官不可用。反被謔黜。後恭顯構陷不已。望之飲酖
自殺。帝聞之拊手曰。果然殺吾賢傅。郤食涕泣。哀動左右。雖面召責。但得其免冠謝
而已。劉向上書。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用賢如
轉石。去佞如拔山。深中帝病。蓋帝仁柔寡斷。威權不肅。難悟易欺。是以羣邪進。衆賢
退。乖氣致異。劉向書乖氣致異和氣致祥 隕隕。隕石。夏寒日青。地震日食。災異疊見。而孝宣之業衰
矣。在位十六年崩。太子鶩立。是爲成帝。

成帝初立。委政王太后之弟鳳。以爲大司馬大將軍。黜石顯。悉廢其黨。宦官失勢。政
歸外戚。鳳弟五人。譚商立根逢時 同日封侯。王氏子弟。分據要津。劉向梅福各上書。極言外

戚專權。向又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帝皆不能用。佞臣張禹附王氏。朱雲請尙方斬馬劍斬之。帝怒。雲攀折殿檻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帝意解。因輯檻以旌直臣。後數微行。鬪雞走狗。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寵幸無比。故假稱之後。遇歌舞者趙飛燕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名合德。復召入。姿性尤醜粹。披香殿博士淖方成睡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以火德

王故云

趙姊妹

俱爲婕妤。貴傾後宮。共譖許皇后。祝廢處昭臺宮。遂立趙婕妤爲后。怒諫大夫劉輔。諫下獄。論爲鬼薪。論音倫。罰收薪給宗廟謂之鬼薪。后既立。寵少衰。其女弟絕幸。居昭陽宮。以黃金明珠翠羽爲飾。劉向乃採古來賢妃嬖寵。關於治亂者。爲列女傳。並著新序說苑。進御爲諫。帝嘉其言。歎賞而已。是時趙氏亂。內外家擅朝。日食地震。四月雨雪。秋桃李實。山崩石隕。星隕如雨。災變屢警。而帝不悟。王鳳卒。王商此成都侯王商又有樂昌侯有威重容貌絕人。匈奴單于來朝拜謁

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成帝歎曰真宰相爲王鳳讒死。王音王根。相繼執政。根又薦姪王莽代已。莽禮賢下士。飾爲儉約。以收譽望。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者疑爲僮僕。問知爲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帝在位二十六年。忽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

間譖讐。咸歸罪趙昭儀。卽合德昭儀婦皇太后詔王莽雜治。問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帝無子。立定陶共王康之子欣爲太子。元帝庶孫也。至是卽位。是爲哀帝。

哀帝躬行儉約。出宮女。禁獻獸。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罷斥王氏。收攬威柄。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武帝然寵信讒諂。無鹽危山土起瓠山石立皆在山東地東平七雲殺謁乘市殺鄭崇王嘉及后謁往祭祀息夫躬孫寵諺爲取封侯計雲自擢躬寵官憎疾忠直下鮑宣獄傅晏了明。擅權用事。上崇傅后。脩當熊舊怨。致馮后自殺。初傅后馮后並事元帝爲婕妤。嘗從幸虎圈。在上林苑中養獸闌也。熊逸出。傅婕妤等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之。傅婕妤慙。由是有隙。至是爲平帝幼多病。禱祠有誣爲祝詛。謀殺上者。遣更責問。無服辭。吏曰。熊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馮知以前事謀陷。飲藥自殺。馮后馮奉世女也。帝嬖董賢。爲起大第北闕下。嘗置酒麒麟殿。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賢時年二十二。爲大司馬衛將軍。鄭崇王嘉鮑宣母將隆母將姓隆名諫。皆得罪。至是中常侍王閔。平阿侯譖之子進曰。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故令賢過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

光入閣。旣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用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兒子爲諫大夫常侍。尋以賢爲大司馬。光爲大司徒。不以同列爲恥。且甘處其下。鮑宣謂朝無骨鯁之士。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幸臣董賢等。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斯言信矣。帝在位六年。壽二十五歲崩。無嗣。中山王箕子立。亦元帝庶孫。初傳太后生定陶共王康。康生哀帝。馮太后生中山王興。興生箕子。後改名衍。是爲平帝。

當哀帝崩時。太皇太后。

元帝后王政君

召董賢問喪事。賢不能對。太后乃使使馳召王莽。自

以爲大司馬。莽以太后詔罷賢歸第。賢與妻皆自殺。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太后與

莽議所立。莽以中山王箕子甫九歲。利其幼。遣王舜迎之。太后臨朝。莽秉政。百官總

己以聽。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又嘗薦己。乃以爲大司馬。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

侍中。令劾奏何武公孫祿免官。以其諫阻光薦己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

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劉秀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

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

示信於衆庶。其惡至廢孝成孝哀皇后。致自殺。滅帝母衛后家。殺敬武公主。

元帝何女弟

武鮑宣並莽叔父紅陽侯立平阿侯譚子仁莽子宇臨孫宗等數百人以皆不附己。是時賢者見幾而作。龔勝邴漢皆乞骸骨罷歸。梅福一朝棄妻子去。變姓名爲吳市門卒。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而太師孔光等乃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詰之。尋免官。由是上書頌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人。莽遂自稱安漢公。號宰衡。加九錫。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弑之。無嗣。時宣帝曾孫皆長大。莽惡之。乃立宣帝元孫孺子嬰。年二歲。莽自稱假皇帝。又曰攝皇帝。尋自稱新皇帝。坐未央宮前殿。卽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其始封新都。今四川成都府新都縣侯故也。使王舜請璽。太后不肯授。舜言莽必欲得璽。太后甯能終不與耶。太后聞舜語。恐莽脇之。乃出璽投之地。曰。我老且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於是更號太后爲新室文母。廢孺子嬰爲定安。今陝西延安府公。安衆。今河南南陽府侯劉崇。東郡。今山東東昌府太守翟義。方進之子徐鄉。今山東登州府侯劉快。先後起兵討莽。均不克而死。西漢亡。

右西漢十二帝二百一十五年並王莽篡位合二百三十年

新莽

莽既篡漢。欲收羅物望。遣使奉璽書印綬。迎襄勝。勝不食卒。又以安車迎薛方。方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巢父許由皆堯時高士。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在河南府卽許由居地。

莽悅其言。不強致。沛國陳咸前見何武鮑宣死。卽乞骸骨去職。至是莽召

咸。咸謝病。並召三子參豐欽皆解官歸田里。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郭欽蔣詡亦

皆以病免官歸。卒於家。莽壞孝元廟。就其地爲太后起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旣至。見

廟廢。驚泣曰。此漢家宗廟。何事壞之。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謂左

右曰。此人慢神。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紱。着黃紱。又改漢正朔。伏

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紱。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年八十四崩。莽篡

位已四年矣。時制度紛更不度。時宜法密賦重。吏緣爲姦。又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

奴。改匈奴單于爲降奴服于。遣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擊之。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

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雲中塞。大殺吏民。歷告左

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莽轉兵穀。使吏民屯邊。所在

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爲盜賊。於是匈奴四裔皆失和好。天下騷

然。人思漢室。

樊崇等號赤眉

之兵起於

山東

今湖北京安陸府當陽縣

之兵起於

荊州。

景帝七世孫武帝兄

劉秀

字文叔卽光武

亦起兵春陵。

今湖南長沙府

定王發

生春陵節侯買

今河南南陽府

仍號春陵莽

子長沙

今廣西潯州府

太守外曾孫鉅鹿

今直隸府鄧州

順德府都尉回孫南頓

今開封府項城縣

令

時國除。光武買少子欒林

今河南天庭骨起狀如日

性勤稼穡嘗過穰

今南陽府鄧州

識言劉秀當爲天子。

或曰是國師公向子歆改名秀爲莽國師

秀戲曰何由知非僕耶坐者

皆大笑。及州郡兵起。

南陽騷動。續召諸豪傑計議。

發春陵子弟子弟皆亡匿。及見秀

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

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

新市

今湖北孝感縣

平

今湖北德安府

兵皆附之。諸將議立劉氏以從人望。憚續威明。乃奉宗室劉玄爲帝。時玄

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

春陵戴侯熊渠曾孫也。卽節侯買之元孫。卽位於南陽。南

面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以續爲大司徒。改元更始。莽遣王尋王邑發兵。四

十二萬圍昆陽。

今河南南陽府葉縣

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

車不能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

驅虎豹犀象以助威。

秀率步騎千餘爲前鋒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遂共乘之。莽兵潰。斬王尋。會大風雨。屋瓦皆飛。虎豹服戰。邑逃盡。獲其軍實。輜重。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牧守。用漢年號。玄忌。秀兄。續音擊之。或切食其舌。莽稱帝十五年而亡。更始遷都洛陽。以秀爲大司馬。徇河北。秀用鄧禹。寇恂等所過除莽苛政。自縗死。司徒官屬迎弔。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縞服喪。飲食言笑如平時。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馮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依。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鄧禹亦進說曰。赤眉青犢諸賦。更始不能辦。明公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尋更始又遷都長安。羣小膳夫。皆濫受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秀徇薊。順天大興縣薊城反應王郎。卜者王郎許成。帝邯鄲子子輿稱秀馳走至蕪蔓亭。真定府深州城外時天寒。馮異上豆粥。過滹沱河。真定府南關外至南宮。真定府南宮縣遇大風雨。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

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屬信都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

都真定府

指曰。努力信都。

冀州

秀馳赴之。時郡國皆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茂

今順德府

太守

鄧形不肯。聞秀至。皆喜。彥勸秀以二郡之兵討王郎。秀乃拜光彥爲大將軍。衆稍集。至萬人。移檄邊郡。遠近響應。初。薊中之亂。耿弇與秀相失。北走昌平。

昌平府

說其父

況擊邯鄲。又與漁陽順天府

薊州

太守彭寵。並寵吏吳漢蓋音蛤延王梁。及上谷

直隸保定府

耿

况爲上谷太守

時秀已

官屬寇恂景丹等合兵擊王郎。斬其大將以下三萬級。會秀於廣阿。

直隸真定府

時秀已

拔廣阿也。秀加况寵大將軍。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遂拔邯鄲。斬王郎。更始遣使立秀

爲蕭江南徐王。令罷兵。耿弇曰。王郎雖破。銅馬赤眉之屬各尙數十百萬人。聖公

劉元字

蕭州蕭縣

王令罷兵。耿弇曰。王郎雖破。銅馬赤眉之屬各尙數十百萬人。聖公

劉元字

王令他姓得之。秀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

更始矣。是年秋。蕭王擊銅馬諸賊。悉收其衆。南徇河內。

河南懷慶府

太守韓歆降。以河內

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恂調餉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王乃引兵徇燕趙。破尤來大槍五幡諸賊。還至中山。

真定府

諸將請上尊號。不聽。到南平棘

真定府

趙州復固請。不許。耿純進曰。天

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音壑今順天府柏鄉縣時馮異爲孟津懷慶府孟縣將軍。統兵河上。卽孟津其地置津故名王召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備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識記之書曰。符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又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皆爲四七之際。漢火德故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乃卽位於鄗南。是爲東漢光武帝。

東漢紀

帝六月卽位。封更始爲淮陽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降。尋被殺。先是朱鮒勸更始殺帝兄縝。至是守洛陽。諸將圍數月。鮒堅守不敢降。帝使岑彭說之。乃降。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於是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大破赤眉於崤底。崤山名在河南府永寧縣東西二峰相去三十里帝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在永甯縣終能奮翼潤池。在澇池縣可謂失之東隅。日出處收之桑榆。日入處蓋異前爲赤眉敗也。鄧禹以飢卒要馮異與赤眉戰異欲以恩信誘之禹不從遂戰軍潰異勸且休復不聽遂大敗赤眉餘衆東向。

帝朝軍宜陽今河南府降之。得傳國璽綬。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丞相徐宣等叩頭。

宜陽縣

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譖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

金墉齊聲

等

也。中佼佼音攬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初赤眉以名爲羣賊。不可以久。議立宗室。

好者

乃以故式侯劉萌子名盈子者稱帝。時在軍中主牧牛。年十五。被髮徒跣。見衆拜。恐畏欲啼。至是帝憐之。以爲趙王。

漢同姓名良

郎中

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諸將論功。異獨屏

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自是留治關中。後三年入朝。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蔓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

鉤。臣無忘檻車。

管仲射桓公中鉤魯莊囚。齊國賴之。管仲子齊檻車囚車也。

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滹沱河

俱在河北。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初帝徇潁川。

今開封府許州屯兵巾車鄉。任汝州

漢兵獲馮異。

許其歸省母。異知帝非庸人。遂率五縣降。至是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

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入朝。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後數年卒於軍。耿弇

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

時彭寵反於漁陽。順天府

取張豐於涿郡。

涿州還收富平山東濟南府樂陵縣

獲索。

名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志。許之。及事定。車駕至臨淄。自勞軍。帝謂弇曰。昔韓

信破歷下以開基。漢王遣韓信擊齊時齊已降齊王田廣軍歷下信襲破之今將軍攻祝阿。

今濟南府禹城縣

以發迹。

此皆

時張步屯兵於此

以

發迹。

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尤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

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蓋謂弇前自請平齊。方謂疏濶不

易副。今竟成也。時隗囂據隴。公孫述據蜀。劉永董憲竇融等分據四方。融先歸命。其

未歸命者。帝或自將。或分遣耿弇。吳漢來歎等討之。先後破滅。嘗曰。人苦不知足。既

平隴。復望蜀。初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同里。皆陝西興平縣人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延援入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欲授援大將軍

封侯。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

飾邊幅。若布帛之脩整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

字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謂洛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南廡

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謂洛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南廡

昔下袒幘巾有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謂囂聞。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謝。因

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

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

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及帝自將征蠶，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帝召馬援問之，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蠶敗走死。子純降，述爲吳漢將高午刺洞胸，墜馬死。於是隴蜀皆平。以援爲伏波將軍，討交趾。今安南國郡斬其女酋徵側徵貳。後武陵蠻今湖廣常德府叛，援請行。帝愍其老，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擊破蠻兵，尋病卒於軍。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哀平間爲密府密縣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道不捨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涕泣隨送。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帝卽位，先訪求茂，時年七十餘，以爲太傅，封褒德侯。嚴光字子陵。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本姓莊，後避明帝諱，史改作嚴。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卽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以物色，畫其人得之。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拜諫議大夫不受，去耕釣於富春山。在浙江嚴州府桐廬縣西，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釣臺。以壽終於家。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周黨亦不屈，賜帛四十四罷之。帝才明勇略，芟刈羣雄，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手不持金玉之玩，耳不聽鄭衛之音，海

內既定。帝思保全功臣。不以吏職爲過。遂皆罷其兵權。以列侯就第。乃進文吏講論儒書。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卽位以來。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興太學。脩禮樂。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匈奴款塞內附。東漢循吏儒學節士之盛。風俗之美。用以垂二百年之基。實帶有以致之。在位三十三年崩。壽六十三歲。太子莊立。是爲明帝。

明帝卽位。以鄧禹爲太傅。東平山東兗州王蒼。帝母府東平州弟。爲驃騎將軍。蒼好經書。寬博有謀。爲人美鬚髯。腰帶十圍。帝甚愛重之。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帝不聽。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還國。十一年入朝還。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手詔國中傳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前後賜蒼錢帛累巨萬。蒼以富而好禮。得全始終。帝遵奉建武光武年號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山東館陶縣公主。光武第二女陰后所生尚梁松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十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嘗大起北宮。聽

鍾離複姓意疏而止。將校獵河內。納東平王諫而罷。崇尙儒學。臨辟雍學宮。行大射養。

老之禮。

大射之禮。天子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樂章有騶虞。羣首采蘋。繁采之別。

之席位。鄭注天子始立學而養老。乃設老者之席位。三老五更各

一人。羣老無定數。三老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者。

諸儒執經問難。冠帶雜遝。圜音旋

也。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者在水外。故曰圓橋門。賜桓榮爵關內侯。

上爲太子受尙書於

桓榮。及卽位。猶尊榮以師禮。榮卒。以榮子郁爲侍中。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

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諸子立學於南宮。在洛陽縣東北下至期門羽林之士俱軍

悉

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東巡至魯。詣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親御

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皇后馬氏援之女也。初爲貴人。能奉承陰太后。傍接同列。

禮則脩備。上下安之。時賈貴人生太子炟。音旦帝以後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

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純篤。母子慈愛。始

終無纖介之間。尋以皇太后命。正位官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熟絲繪也裙。不加

緣。以絹切朔望諸姬主公朝謁。以爲綺穀。就視乃笑。帝思中興功臣。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音甘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鐸

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

音容

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

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焉。當光武時。匈奴勢衰。分爲南北。南匈奴內附。北匈奴亦求和親。及帝卽位。患其交通。置度遼營。屯

朔方五原之邊縣。尋命竇固伐北匈奴。取伊吾盧地。

今新疆哈密廳

固遣班超使西域。至鄯善。

即前
樓蘭其王禮之甚備。忽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

會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夜奔匈奴營。斬其使。以虜首示鄯善王廣。

廣叩頭願屬漢。納子爲質。時于賈王廣德。雄張南道。

于賈雲南雲南府張

去聲心自侈大也。匈奴遣使監

護其國。固復使超使于賈。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者而

降。先是捕虜將軍馬武破燒當。遼東太守祭肜破烏桓。至是雲中太守廉范破北匈奴。

竇固耿秉等破車師。於是西域諸國皆遣子入侍。白狼槃木等

皆西南夷遠國

百餘國。皆

稱臣入貢。是時太和協暢。萬幾穆清。吏稱其官。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大有

年之書。非偶然也。然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

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二句曲禮下篇之辭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乃赦之。帝聞西域有神。其名

曰佛遣蔡愔音因或讀如諺闡之間等至天竺即身求其道。得佛經及迦葉摩騰竺二法蘭。二僧還。

毒

即身

建白馬寺。其教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其國所謂浮屠胡。其徒曰桑門。曰沙門。善

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好之者。

獨楚王英

光武第
六子

爲最先。尋以謀逆自殺。論者惜帝歎弘人之度。開左道之門。君子

不能無憾焉。帝在位十八年崩。太子炟立。是爲章帝。

炟音但

章帝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封諸舅爲列侯。尚書陳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

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

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

隆先王之道。滌蕩煩苛之法。以濟羣生。帝深納之。宣帝嘗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

在未央殿北
以藏秘書

帝修其故事。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觀議奏。

今白虎
通是

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

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以比年牛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乃詔勸農。

宏勞來。又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者。聽所至賜公田。給田器。勿收租五歲。又以

上林池禁田賦與貧人。

禁苑也折竹
貫繩以止往來

詔公卿朝臣議貢舉法。大鴻臚韋彪

韋賢
曾孫

曰。夫

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帝納其言。詔戒俗吏矯飾者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苦之。安靜之吏。悃愞。音無華。謂不事偪。文采也。又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又詔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前漢書音義曰。莩葉裏白皮也。易曰。百果皆甲。

坼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立秋如故。帝爲太子受書於

汝南河南汝南甯府蒲張酺。音蒲時酺爲東郡山東東昌府太守。帝東巡先備弟子儀。使酺講尚書一篇。

然後脩君臣之禮。至魯今山東兗州府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諸孔男女帛。初。廬

江今江南廬江縣毛義。東平今兗州東平州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府

檄適至。以守安陽陝西漢中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

朝廷召曰徵。郡國舉曰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帝下詔褒寵義

均。各賜米千斛。至是東巡。幸均舍。賜尚書祿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成都四川

府民物豐阜。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廉范爲蜀郡太守。毀削先令。但嚴

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范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音如今五

特明帝末西域諸國多降服。置都護以鎮之。惟焉耆今新疆焉耆府、龜茲今新疆庫車府屬匈奴。乘中國大喪。攻沒都護陳睦。時班超屯疏勒。西域國。帝恐超單危。徵超還。疏勒都尉黎弇恐

超去。復爲龜茲所滅。以刀自剄。超還至于賓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互抱馬腳不得行。超乃更還疏勒。疏勒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五十里。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復攻破姑墨石城。斬首七百級。

超欲因此叵平諸國。叵猶遂也。乃上疏請兵。畧謂欲乘西域歸附諸國。并力破滅龜茲。半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

頗識之。皆吉倚漢與依天等。臣奉大漢之威。鉛刀豈無一割之用。書奏。帝知其功可成。以徐幹亦上疏願奮身佐超。遂使幹將兵千人就超。超乃與幹攻降莎車月氏諸國。殲獲無算。威震西域。龜茲姑墨溫宿皆降。捷奏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尋廢龜

茲王尤利多。斬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傳首京師。更立他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詔封超定遠侯。初。超家貧。常爲官傭書。旣而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傅介子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武帝

時鑿空開西
域封博望侯有相者相之曰燕頸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超在西域三十一年。

和帝時請老不許妹昭同郡曹壽妻亦爲上書帝感其言乃徵超還以任尚代之尚嚴急失邊和遂棄西域不復置都護初宋貴人生太子慶竇后以梁貴人子肇爲子染竦二女皆爲貴人謀陷宋氏乃廢慶立肇梁氏以肇立私相慶后忌之諸竇作飛書陷竦死獄中兩貴人皆憂死是時竇氏貴盛后兄憲奪明帝公主園田主不敢計後帝出過園始發覺大怒召憲切責曰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然東漢自光武至帝稱極盛焉在位十三年崩太子肇立是爲和帝。

和帝卽位年十歲竇太后臨朝兄憲以侍中內幹

音管說同機密出宣詔命弟篤景瓌

音灰

皆在親要崔駰以書戒憲曰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

餘而仁不足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憲猶不改時都鄉

故城在順天府涿州侯暢

齊殤王石之子石武王續孫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

而歸罪於暢弟剛尙書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何敞請獨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憲懼因求擊匈奴以贖罪太后許之公卿詣朝堂上

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

時北匈奴衰耗前年帥五十八部來降

無故勞師損費。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

不報。尚書郅壽因朝會譏憲等伐匈奴起第宅。

太后爲篤景起邸。太后爲篤景起邸。第何敵諫不聽。

憲怒下壽獄自殺。憲

之伐北匈奴也。太后使執金吾

應邵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耿秉

爲副。

出朔方

甘肅寧夏府

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

匈奴中山在燕然山南。唐置稽落州今漠北。

大破之。

斬獲甚衆。

憲爲大將軍。

明年憲以北匈奴微弱。遣耿夔

秉弟

又破之於金微山。

在漠北五千餘里。

於是憲益

專恣。廷臣至議欲拜之。

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曰。上交不誼。下交不贊。禮無人臣稱歲

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旣而竇氏謀逆。時帝年十四。知之。以鈎盾

宦者

署令鄭衆謹敏有

心機。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

與弟篤景皆自殺。宗族賓客免歸故郡。封衆爲鄭鄉

河南新野縣

侯。宦者封侯自此始。論者以爲拒虎進狼。然自是躬攬朝權。以陳寵數議疑

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命爲廷尉。

初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時郡

國蝗傷稼。獨不入中牟。

河南尹袁安使掾往驗。恭隨行阡陌。有雉飛止。傍有兒童。掾

曰。兒何不捕雉。兒曰雉方雛。掾曰蟲不入境。一異也。

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

三異也。還以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尋以恭爲司徒。幸東觀。召見諸儒說經。從徐防疏。太學試博士弟子。依先師義。勿取穿鑿。除田租山澤稅。詔邊郡舉孝廉。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進仕路狹。令口十萬。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嶺南舊貢生龍眼荔枝。唐羌諫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獻爲功。詔大官勿受獻。嘗幸章陵。祠舊宅。祠園廟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臨漢水欲幸江陵。時太尉張禹此安鄉侯張禹非元帝時安昌侯張禹留守。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今得君奏臨漢。回輿及還。禹特蒙賞賜。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常有蓼莪小雅詩篇。凱風邶風詩篇之哀。且復留宿。皆去聲猶言停待也。以陰陽不和。水旱違度。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署名掌詣闈上書者並所徵召者又以京師旱。詔除半刑。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收洛陽令下獄。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還宮而雨。立鄧貴人爲皇后。后鄧禹女。孝友好書。入宮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及爲后。却郡國貢獻。但令供紙墨而已。初章帝欲封諸舅。馬太后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至孝之行。

安親爲上。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後有司復請。帝以天下豐稔。四方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至是帝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后兄隲。終帝世不過中郎將。論者以爲有明德。馬太后
徽號之風焉。是時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西至海瀕四萬里。皆重譯貢獻。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迹其所施。蓋亦慈儉之君也。天不永年。惜哉。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七歲。崩。天子勝有痼疾。少子隆始生百餘日。皇后命立爲太子。卽位。是爲殤帝。尊皇后爲皇太后。在位八月而崩。太后迎清河王。章帝子慶和帝兄子祜入卽位。是爲安帝。

帝時十三歲。鄧太后臨朝。封兄隲及弟悝弘閭。皆爲列侯。隲辭不獲。上疏至五六乃許。時諸羌擾涼州。今甘肅 隲議棄之。郎中虞詡以爲烈士武臣。多出涼州。羌胡不敢入據三輔。京兆扶風馮翊者。以涼州在後。故言於太尉張禹。禹集四府。太師太傅司徒司空皆從詡議。涼州遂不棄。隲以前議惡詡。欲中以法。會朝歌河南衛輝府賊攻殺長吏。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募壯士。

及貧人能縫者。潛遣入賊中。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誘令刦掠。伏兵殺數百人。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駭散。鄧太后聞其有將略。以爲武都甘肅鞏昌府階州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崤谷。河南河南府永寧縣北卽崤山也 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略也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孫臏伐魏曰。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魏將龐涓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在直隸大名府東南。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而君增之。何也。詡曰。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詡乃悉陳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設伏大破之。視事三年。人足家給。一郡遂安。宏農河南府靈寶縣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字隱聞而辟之。累遷荊州湖廣荆州府刺史。東萊山東萊州府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令。夜懷金遺去。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常疏食步行。故舊或勸開產業。震曰。

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時隲爲大將軍。頗能推進賢士。薦震及何熙。李邠。陳禪等。皆有聲望。天下稱之。帝少聰敏。長多不德。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閨伺候左右。及太后崩。五年。帝年已二十七。宮人先有受罰者。挾怨誣告。隲弟悝。弘。閻謀廢立。帝怒。隲姪廣宗等皆自殺。是年封隲爲上蔡河南汝甯府上蔡縣侯。至是徙封爲羅湖南長沙府湘陰縣侯。遣就國。隲與子鳳皆不食死。帝以耿貴人帝母耿姬兄寶。監羽林車騎官衛之士。宋氏宋貴人兄子。封侯爲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閨后初爲貴人。鄧弘妻之同產也。故立爲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宦者江京。李閨皆封列侯。

興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虛。出入宮掖。傳通姦賄。司徒楊震上疏請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示聖等。內倖皆懷恚忿。會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欲誅騰。震救之。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豐等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京師。未入宮。即遣使者策收太尉震。去年爲太尉。印綬。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

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卒。初震不答州郡禮命。教授二十餘年。有冠雀銜三鱸魚。
飛集講堂前。冠音貫卽鶴雀鱸音善韓子云鱸似蛇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
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鄧騭聞其賢而辟之。果位至三公。明年
帝崩。太子保立。年十一歲。是爲順帝。

初安帝貴人李氏生皇子保。閻后性妬忌。鳩

去聲鳩毒鳥以毛瀝酒曰酖酒飲之殺人

殺李氏。尋立保爲皇

太子。王聖江京樊豐等與閻后讒太子。帝怒廢爲濟陰

山東東昌府

王。安帝崩。閻后自稱

皇太后。與弟閻顯迎濟北惠王壽子懿爲嗣。是年懿卒。宦官孫程等擁立順帝。迎於

德陽殿西鐘下。西廟下懸鐘之所被廢居此

誅閻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宦官十九人爲列侯。以楊

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帝感震忠直。

復詔祠以中牢。帝初立。天下想望風采。黃瓊李固杜喬等相繼登上。及以后父梁商

爲大將軍。商卒子冀代之。縱暴自恣。姻族滿朝。帝遣張綱等分巡州郡。綱埋其車輪。

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梁氏無君十五事。冀恨綱出。爲廣陵

江南揚州府太守。時廣

陵賊張嬰寇亂揚徐

二郡間積十餘年。綱單車徑詣嬰壘門。諭以天子威德。嬰驚泣

曰愚民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不可久。今聞明府言。是嬰等更生之辰也。遂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冀遏其功不賞。荊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爲刺史。固邵之子也。少好學。邵爲司徒。固改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諸生知爲邵子。至是到郡。遣吏問勞境內。赦寇盜。與之更始。於是自縛歸首。固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山東濟南府泰安縣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固以恩信招誘。賊皆弭散。帝在位十九年崩。太子炳立。是爲冲帝。尊皇后梁氏爲皇太后。太后臨朝。以李固爲太尉。未幾。帝崩。立章帝元孫纘。是爲質帝。帝時八歲。少而聰慧。嘗日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惡之。使左右進毒餅以弑之。說太后策免李固。迎立直隸保定府蠡縣冀代李固侯志。年十五。蠡吾侯翼子。章帝曾孫也。是爲桓帝。冀誣李固杜喬時代李固爲太尉謀廢立。皆下獄死。秉政十九年。專權凶恣。威行內外。帝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單超左悊徐璜貝瓊等。帝乃召超等定謀滅梁氏。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百姓稱慶。超等五人皆封侯。天下大權遂歸宦官。初帝爲蠡吾侯。受

學於甘陵

直隸廣平府清河縣

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尙書同郡房植有名當朝。

鄉人爲之謠曰天

下規矩房伯武

植字

因師獲印周仲進

福字

二家賓客互相譏揣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

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

河南汝甯府

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

河南南陽府

太守

成瑨以岑晊

晳字

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

府二郡爲之謠曰汝南

太守范孟博

滂字南陽宗資

南陽太守岑公孝

晊字宏農成瑨人

但坐嘯太

太守范孟博

滂字南陽宗資

南陽太守岑公孝

晊字宏農成瑨人

但坐嘯太

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

蕃字耕天下俊秀王暢字耕

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

模楷李元禮

膺字不畏彊禦陳仲舉

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

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膺字之甚

宦官因誣指爲部黨逮捕二百餘

人下獄陳蕃爲太尉不肯署案上書極諫帝策免之

明年尙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

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然海內之士皆尙其道更相標榜聲

名益高帝在位二十一年崩無子竇后立章帝元孫解瀆亭

直隸真定府饒陽縣

侯宏年十二歲

是爲靈帝

河南歸
德府

音宕今江南
山縣間

徐州陽山縣間

靈帝卽位。竇武陳蕃輔政。引李膺等列於朝廷。參政事。謀誅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事泄。宦官誣以大逆。殺蕃武。復治鈎黨。殺膺等百餘人。其他罹禍者。又六七百人。郭泰私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泰雖好臧否。而不爲危言激論。故處濁世而禍不及。初。范滂等非許朝政。公卿以下皆屈節事之。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彗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乃絕迹於梁。碑碑音宕今江南。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及難作。獨脫然無累。時宦官專橫。四海離叛。而帝方鬻獄賣官。列肆後宮。使諸采女販賣。帝著商賈服。從之宴飲爲樂。笑桓帝不能作家無私錢。問侍中楊奇震曾孫。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如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是時雌雞化爲雄。青蛇見御座。青虹見玉堂。黑氣墮溫德殿。由是鉅鹿見上。張角張寶張梁。假妖術作亂。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召羣臣會議。皇甫嵩呂強宦者請解黨禁。帝從之。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時賊以中常侍封諱徐奉等爲內應。帝常言。張常侍張是我公。趙常侍趙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忌憚。獨呂強清忠奉公。帝以強爲都鄉。張讓是我公。趙趙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忌憚。獨呂強清忠奉公。帝以強爲都鄉。故城在順天府涿州。侯固辭不受。因上疏諫封曹節王甫。

張讓等宦官共疾之。乃譖以與黨人共議朝政。帝使牛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大丈夫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及皇甫嵩朱雋討平諸賊。張讓等十三人皆封列侯。帝在位二十二年崩。皇子辯立。年十四。封弟協爲陳留。

開封府
陳留縣

王。何太后臨朝。

兄何進爲大將軍。與袁紹

字本初
安元孫

謀誅宦官。召董卓於河東。

山西平陽
蒲州諸府

主簿陳琳濟南

南府

山東濟相曹操諫不聽。操少機警有權數。汝南許劭好品題人物。號月旦評。操問曰。

我何如人。

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卓聞召。卽時就道。上書請誅讓

等。讓等知進謀。伏兵殺進。刦太后少帝陳留王出穀門。

洛陽城門

惟盧植閼貢追至。讓等投河死。袁紹勒兵捕宦官盡殺之。卓至擅政。謀廢立。袁紹不從。出奔冀州。

今直隸

卓遂

廢辯立。是爲獻帝。初。何后生辯。養於道人史子助家。號史侯。王美人生協。何后妬

殺美人。董太后

靈帝母

自養之。號董侯。卓廢辯爲宏農王。弑何太后。與三公上書。追禮

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子孫。以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

天下。恐其聚衆爲患。乃以紹爲渤海太守。紹遂就渤海起兵。與冀州牧韓馥。豫州刺

史孔岱。

音胄

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

江南揚州

太守張超。邈

弟河內

河南懷慶

太守

王匡。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及其從弟山陽

州府

太守袁遺。後將軍袁術。驥

騎校尉曹操。衆各數萬。舉義討卓。衆推紹爲盟主。卓乃殺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者。

欲遷都避之。城門校尉伍瓊。尙書周毖。諫被殺。太尉黃琬。司徒楊彪。皆以諫免。以王

允爲司徒。燒洛陽宮殿。發諸陵。刦帝遷長安。自留軍屯單

必圭苑

靈帝起

長沙太守孫

堅。獨進兵擊卓。卓敗。引兵西走。堅入洛陽。脩塞諸陵。還軍魯陽。

河南南陽府裕州

袁紹之討卓

也。使韓馥留鄴

河南彰德府臨漳縣

給軍糧。馥以豪傑多歸心紹者。忌其得衆。每貶節軍食。欲其

離散。紹怒逐馥。馥走依張邈。紹自領冀州牧。尋與術有隙。紹結好劉表。

荊刺史

術結好

孫堅。堅擊卓未返。紹遣周昂

九江太守

襄奪堅陽城。

江南宿州

術遣公孫瓚

薊州刺史

弟越。助堅攻昂。

越中流矢死。瓚怒。攻紹於磐河。

滄州樂陵縣東南

初涿郡

順天府

劉備。中山靖王

名勝景帝第八子

之後

也。少孤貧。與母販履爲業。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與公孫瓚同師盧植。嘗遇

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資助多金。得募兵千餘人。從討黃巾董卓。以關東諸將離

異。因往依瓚。瓚使與其將田楷屯青州

山東青州府

拒紹。數有戰功。遷平原

山東濟南府

相。備少

與河東

山西平陽府

關羽。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

同牀恩若兄弟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

直隸真定府

趙雲將兵詣

瓊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主騎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程

昱等咸稱羽飛爲萬人敵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軍人備

常戒之飛不悛後爲帳下張達范彊所害雲與黃忠馬超

騰子援後

皆強摯善戰後俱爲

蜀將董卓之敗還長安也遣校尉李傕郭汜

汜音祀

張濟擊朱雋於中牟

開封府中牟縣

遂掠

潁川

開封府許州

初荀淑有孫曰彧

郁

少有才名何顥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

以潁川四戰之地宜急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去從曹操操與語大

悅曰吾子房也及傕汜掠潁川留者多爲所殺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

孫瑞謀誅董卓中郎將呂布卓養子也便弓馬膂力過人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

布布拳捷避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爲內應布曰如

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俟卓入朝使衛

士以戟刺之卓傷臂墮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出懷中

詔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暴卓屍於市卓素充肥守吏爲大炷置臍

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時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擊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李傕郭汜自潁川還。遣使求赦不得。乃相與結盟。隨道收兵。合十餘萬圍長安。以爲卓報讎爲名。王允下城見之。爲所殺。並殺黃琬。呂布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術尋爲曹操所破。走壽春。江南鳳陽府壽州自領揚州事。是年秋。操攻陶謙於徐州。劉備救謙。謙表備爲豫州刺史。謙卒。備兼領徐州。先是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堅。堅妻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江南廬州府舒城縣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兩相契好。及堅死。策年十七。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往見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千餘人還策。拜懷義校尉。遂破王朗。劉繇。嚴白虎等。平定江東。自領會稽太守。傕汜始相結。繼相攻。傕脇帝幸其營。焚宮室。張濟和傕汜。奉帝東歸。尋濟復反。與傕汜合兵追乘輿。楊奉韓暹復奉帝還雒陽。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曹操。操乃將兵入朝。遷帝於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河南歸德府鹿邑縣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帝乃賜董承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操。時備在許。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

惟使君與操耳。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及備在徐州。承謀泄。被殺。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乃遣劉岱擊之。不克。備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劉岱有二子。操長史尋操自擊備。田豐請袁紹襲許。

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備

敗奔紹。適汝南。河南汝雷府黃巾劉辟冀都等叛。操應紹。紹使備與辟等略許。復爲操擊

敗。乃奔荊州。劉表待以上賓之禮。益其兵。使屯新野。河南南陽府新野縣備在荊州。湖北荊州府數年。

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當操攻袁劉時。孫策欲乘虛襲許。

會出獵。爲吳郡太守許貢。策前殺貢客。伏篁竹中射傷。遂卒。弟權領其衆。又二年。袁紹亦

卒。子譚尙爭立。操滅之。并其地。劉備訪士於襄陽。湖北襄陽府襄陽縣司馬徽曰。識時務者在

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由是知鄖鄖。今山東諸城縣人諸葛亮。居隆中。山名今湖北襄陽府西北自比

管樂。三顧其廬。見而問策。亮曰。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

國險而民附。此可與爲援。荊州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將軍跨而有之。霸業

可成。漢室可興矣。備大悅。曰孤有孔明。猶魚有水也。會曹操下荊州。劉表卒。子琮舉州降。不使備知之。或勸備攻琮。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相見乎。將其衆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湖北當陽縣或謂備宜速行。

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

荊州府江陵縣

或謂備宜速行。

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操將精兵急追之。及於當

陽之長坂。

任當陽縣北

備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雲抱備子禪。會關羽船到。劉

琦表長子亦率水軍萬餘人迎往夏口。

武昌府荊江之中

操乘勝東下。魯肅勸孫權結備。備遂與

權合兵。大破之於赤壁。

山名今湖北嘉魚縣據有荊州用龐統計。取益州。旋定漢中。

今陝西漢中府稱漢中王。操未東下時。已滅呂布袁術袁紹。及敗於赤壁。尋又擊孫權於須濡。

今安徽廬江府巢縣據有荊州用龐統計。取益州。旋定漢中。

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齊。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字曉龍。孔明號。風雛。字士元。計。如劉景升

表兒子劉琦。

豚犬耳。因徹軍還。自是稱魏王。加九錫。旋弑董妃。伏后及皇子。帝亦自

言不知命在何時。後孫權害關羽。與備貳。上書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羣臣。皆曰漢祚已終。殿下宜正大位。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乎。未幾卒。子不嗣。迫帝禪。

位廢爲山陽故城在懷慶府脩武縣公。東漢亡。

七二

右東漢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合兩漢共四百有二年

曹不篡位。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遂卽位於武擔山名在四川成都府北之南。是爲昭烈皇帝。

帝以諸葛亮爲丞相。立夫人吳氏懿爲皇后。子禪爲皇太子。初孫劉和好。權以妹妻帝。尋周瑜卒。魯肅代領其軍。勸權以曹操尚在。宜撫輯關羽。與之同仇。肅卒。呂蒙代之。勸權襲羽。時羽攻襄陽。曹仁守郡威震中原。操議遷都避之。權爲牋與操請討羽自効。蒙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襲江陵。羽還救。遇害。權遂定荊州。呂蒙未及受封卒。操由荊州還。至洛陽亦卒。帝深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今操雖斃。子不篡位。當因衆心早圖關中。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諸葛亮曰。法孝直法正字時。正已卒。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蓋亮亦諫而不從也。帝親率諸軍東下。孫權請和不許。乃遣陸遜督諸軍拒守。遣使降魏。魏封權爲吳王。時蜀軍連營七百里。遜以火攻破之於猇音亭。荊州府宜都縣。帝遁入白帝城。四川夔州府東病篤。以太子禪屬亮。並勅禪曰。

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帝崩。禪嗣位。年十七。封亮爲武鄉侯。會魏責吳任子。吳不答。魏伐之。吳遣使來聘。亮乃與吳通好。初。益州。雲南雲南府非四川成都。耆帥雍闔。殺太

非四川成都耆帥雍闔。殺太

守。又誘扇諸夷。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遂南征。斬雍闔。生致夷酋孟獲。七擒七縱。以服其心。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平四郡。亮志復漢室。前後表請出師北伐。時魏主不卒。子叡立。亮進攻祁山。

今甘肅西和縣祁山。以馬謖違節制敗還漢中。疏請自貶。前表告帝。以親賢臣遠小人。後表有曰。漢

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乃引兵圍陳倉。今陝西寶雞縣糧盡而還。魏將王雙追亮。亮擊斬之。於是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以運糧。拔魏武都。

甘肅鞏昌府階州陰平。

鞏昌府是年孫權稱帝。蜀後主建興七年逾年。亮又敗司馬懿於鹵城。鞏昌府西和縣斬其將張郃。懿輒

爲亮敗。畏蜀如虎。然亮以糧運不繼。屢出無大功。後主十二年。乃出軍五丈原。今陝西南關分兵屯田。與懿相持。懿不出。亮使遺以巾幘婦人之服。懿就間亮起居。對曰。諸

葛公罰二十以上皆親覽。所噉食不至數升。未幾病卒。謚忠武。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懿按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亮凡六出祁山。其爲政開誠布公。信賞必罰。刑

政雖峻而無怨者。馬謖敗軍流涕斬之。而卽其後。廖立李平皆爲亮所廢。及聞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平亦發病死。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爲尚書令。琬無戚容。無喜色。舉止如平日。衆望漸服。禕識悟過人。讀書不忘。居尙書省。朝晡聽事。間接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後主二十二年。魏曹爽寇漢中。禕督諸軍救之。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送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魏軍果退走。亮之始伐魏也。天水即鞏昌府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維每欲大舉伐魏。禕不從。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無爲徼倖。決成敗於一舉。時蔣琬死。禕代。及禕死。維代爲大將軍。遂九伐中原。司馬昭懿死。子次患之。鍾會勸伐蜀。乃遣與鄧艾分道進攻。姜維表遣張翼、廖化督軍分護陽安關。四川成都府城東及陰平陝西鞏昌府文縣橋頭。以防未然。後主信宦官黃皓。皓奏巫言。敵終不自致。事遂寢。會平行趣陽安。守將傅簽死之。維還戰敗走。退守劍閣。四川保甯府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至棉竹。四川德陽縣諸葛瞻亮及子尙力戰死之後。主請降。北地王諱後

子怒曰。若理窮力屈。便當君臣父子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奈何降乎。哭於昭烈之廟。殺妻子而後自殺。維奉勅降會。欲構成擾亂。復立蜀主。值艾矜功。會嫉之。維勸會反。襲艾父子。斬之。北來將士復殺會及維。禪舉家遷洛陽。魏封禪爲安樂公。他日與宴。爲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蜀漢共二帝。四十三年而亡。鍾鄧將伐蜀。或問參相國軍事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初。曹操察懿有狼顧相。又夢三馬同槽。謂不曰。懿非人臣。必預汝家事。不不謂然。及懿事叡。屢立戰功。叡無子。封養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莫知其所由來。叡疾。召二王屬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又教芳前抱懿頸。芳時八歲。卽日立爲太子。叡卒。懿與曹爽受遺詔。立芳嗣位。爽擅朝權。懿詐稱疾。乘爽出外。與子師昭謀殺之。自爲丞相。懿死。師昭執政。廢芳。立高貴鄉公髦。叡弟東海定王霖子也。母邱儉起兵討師不克。師卒。弟昭襲職。自封晉公。諸葛誕起兵討昭。亦敗死。髦憤威權日去。謂侍臣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乃親率甲討昭。戰於南闕下。昭黨賈充。便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昭召羣

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荀彧外孫頭甥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歸獄成濟。夷三族。更立常道鄉順天府東安縣公矣。不弟燕王。自進爵晉王。滅蜀二年卒。子炎嗣。廢矣爲陳留王。遂篡魏。是爲晉武帝。魏共五主。四十六年而亡。

先是吳主權。卒於蜀後主三十年。子亮立。時諸葛恪瑾爲太傅。民怨衆嫌。孫峻攝吳主殺恪。衆表峻爲丞相。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逾二年卒。以從弟琳爲大將軍。亮始親政。琳表奏多見難問。數出中書視大帝孫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詔制特有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耶。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去聲取蜜。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曰黃門從爾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令破鼠矢。矢中燥。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外濕裏燥。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悚。在位六年。琳廢之爲會稽浙江王。立瑯琊王休。子休恐琳爲變。因臘會誅之。休立八年卒。兄子烏程浙江湖州侯皓立。時蜀魏俱亡。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羊祜都督荊州軍事。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吳以陸抗遜子都督諸

軍與祜對境。使命常通。抗遣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抗亦服之。曰。豈有
酈人羊叔子哉。吳主荒淫侈酷。使術士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
主喜。不脩德政。祜使龍驤將軍王濬。大作舟艦。木姊削下木片蔽江而下。吳建平荊州府歸州太

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彥乃爲

鐵鎖橫斷江路。及抗卒。祜乃疏請伐吳。尋祜亦卒。杜預代將。與益州刺史王濬。復相

繼表請。張華力贊之。晉主乃遣瑯琊王仙及杜預王濬王渾等分道伐吳。濬舟師過

三山。磯石在太平府繁昌縣渾遣信信要音使邀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即秣陵今江甯府報曰。風利不得泊

也。吳人於江磧。音迹水渚有石曰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濬作

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執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

船無所礙。孫歎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或勸杜預百年之寇。未可盡克。預曰。今

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徑造建業。濬鼓譟直入

石頭。江甯府治西皓面縛輿櫬。縛手於背面向前輿共舉櫬空棺示將受死也降。吳丞相張悌督沈瑩諸葛顗等渡江

迎戰。瑩止之。悌以坐待敵至。君臣俱降。無一人死難爲辱。不聽。遂戰。大敗。覩勸悌去。悌垂淚曰。今日是我死日。常恐不得死所。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與瑩皆死之。皓至洛陽。賜爵歸命侯。晉主臨軒大會。謂皓曰。朕設此座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充甚慙。吳稱帝共四世。五十二年而亡。按蜀亡二年。魏亡。魏亡十五年。吳亡。自是三國皆歸司馬氏。晉遂一統天下。

西晉紀

晉武帝除漢魏宗室禁錮錄用漢名臣子孫。懲魏孤立而亡。大封宗室。矯魏奢侈之弊。禁獻奇巧。程據獻雉頭裘。焚之殿前。據太醫令以雉頭毛織爲裘。詔焚之。禁獻奇巧異服。祭牛青絲矧斷代以青。

麻初政亦可觀也。自平吳後。選吳伎妾五千人。又取公卿將吏良家女。五千餘人入宮。恣羊車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洒地。以引帝車內耽遊宴之樂。

外罷州郡之兵。知衛瓘女有五可。賈充女有五不可。

初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真女帝曰衛公。

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公種賢而多才。而竟以賈女爲太子妃。以啓五王之亂。又以匈奴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

劉淵爲左部帥。

初曹操分南匈奴爲五部處之內地

淵博習經史。嘗謂吾恥隨陸

隨何。灌灌侯周勃

無武絳灌灌侯周勃

皆不

無文。於是兼學武事。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梧。爲任子。

猶言在洛陽。王渾荐之。

晉主召與語大悅。孔恂楊珧音姚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郭欽亦以徒戎之疏諫。皆不

聽。此五胡所以亂華。石馬所以應讖也。

晉書魏明帝時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按自司馬懿傳至愍帝計七代晉時又有牛繫馬後

疑將牛金遂爲二榦分貯酒召金侍飲自飲佳者以酙飲金金死後乃有妃事。甚至賣官錢入私室。劉毅字仲雄後安帝時劉毅小字蟠龍以爲不如桓靈。何曾亦曰主上開辦大業。未聞經國遠猷。非詒厥孫謀之道也。在位二十五年崩。太子衷立。是爲惠帝。

惠帝愚駢。賈后悍妬。時楊駢爲太傅。假黃鉞輔政。駢太后之父也。賈后不以婦道事

太后。又欲預政。而爲駢所抑。后乃殺駢。及汝南王亮懿子楚王璡炎

子遂弑太后。

誣太后與駢謀反廢

居金墉城在河南府洛陽縣奪其侍御。絕膳八日而卒。殺太子遹。初武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遹。宮中嘗夜失火。

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

奇之。故知太子不才。恃遹明慧。無廢立之志。及是后以其非己出。廢殺之。並殺謝淑媛。

即玖於是趙王倫懿子勒兵入宮。廢賈后爲庶人。尋弑之。

賈后淫虐私太醫令程据等賈模諫不聽憂憤卒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謂

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關內侯索知靖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駢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至是倫遣武帝弟攸子齊王問將百人排閣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廢后爲庶人遷金墉城尋遣使齋令屑酒賜后死初賈郭后母郭槐家兩家恣橫貪賂南陽魯褒作錢神論譏之畧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凡今之人惟錢而已孫秀勸倫交賈郭后大愛信之因求錄尙書事張華裴頠危上聲持不可及是斬華頤夷三姑誅董猛孫廩程據等倫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秀爲中書令倫素庸愚秀遂擅威權倫反受制秀嘗爲小吏黃門郎潘岳屢撻之衛尉石崇有愛妾綠珠秀求之不與因譖崇岳于倫殺之綠珠墜樓死時詔復故太子遹位號立遹子臧爲臨淮王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明年正月倫自立遷帝於金墉城尊爲太上皇殺太孫臧以孫秀爲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爲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侍中中常侍冠也以貂尾爲飾附蟬爲文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俟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版封之初武帝封子柬爲南陽今河南王珪爲楚今湖北荊州王允爲淮南今安徽王頴成都在今四川成都府王晏吳今江南蘇州府王熾卽懷帝豫章今江西南昌府王演代今山西大同府王弟攸齊今山東東昌府王攸卒子問嗣至是允討倫不克死問遣使告頴父及河間今直隸河間府王頤司馬孚之孫共舉兵討殺倫迎帝復位問爲大司馬驕奢擅權嬖寵用事張翰顧榮問辟翰爲掾榮爲主簿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音羹鱸魚鮆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卽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爲中書侍郎潁川今河南許州處士庾袞聞問朞年不朝歎曰晉室卑

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

音閻今河南彰德府林縣

山中。問以顥前附趙王倫恨之。顥長史李

含因說顥曰。成都王穎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

初。討倫。穎乘勝濟河。事定。假節鉞

奪穎兵權。又。亦勸穎圖間。盧志謂穎曰。兩雄不並立。宜因大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

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問功德。卽辭歸鄉。

今河南彰德府臨彰縣。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

齊王問

越

親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去齊

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穎從之。檄又使討。問衆大敗。執問斬之。初。穎

用李含計。欲俟問殺。又而討之。廢帝立穎。以己爲相。旣而不如所謀。穎亦恃功驕奢。

百度廢弛。嫌又在內。不得逞其欲。

又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鄉。穎

欲與顥共攻又。盧志諫曰。公委權

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伯主之事也。參軍邵續諫曰。人有兄弟。

如左右手。今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聽。與顥共表。又論功不

平。專擅朝政。以陸機字七衡爲前鋒都督。督王粹。牽秀。石超。范之等。軍二十餘萬。穎以張

方爲都督。將兵七萬。同趨洛陽。諸將以機羈旅。頓居其右。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

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

本西漢灌夫傳。田蚡語。鼠出穴前却多不果。適以速禍。帝如十三里橋。又使皇

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

今河南宜陽縣

方襲敗之。遂入京城。大掠。又奉帝與陸機戰於

建春門。洛陽上東門機軍大敗。

上

機軍大敗。初宦者孟玖有寵於穎。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右司馬雲

字士龍

機弟也。固執不許。玖弟超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直入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

貉音貊。荒服也。機吳郡人。貉奴賤之之稱。

能作督否。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

及戰。超敗沒。玖疑爲機所殺。至是譖於穎曰。彼有一心於長沙。牽秀等相與證之。穎

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爲牋辭穎。歎曰。華亭。

在江蘇松江西府婁縣西

鶴唳可復聞乎。秀殺之。並殺

雲及拯。皆夷三族。穎夜逼洛陽城中。糧食日窘。又未嘗虧奉帝禮。士卒亦無離心。張

方以爲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東海王越。

晉宗室疏屬

與方通謀。夜偕殿中諸將收乂。方

炙殺之。先是賈后被弑。孫秀立其黨羊元之之女羊氏爲皇后。齊王冏以帝子孫俱

盡。請立武帝孫清河王覃爲皇太子。至是穎入京師。自爲丞相。廢皇后太子。

尋還鄴。越召三公討穎。復皇后太子。檄四方兵。奉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

康子或謂王戎曰。昨於稠

人中見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天子行曰乘。輿止曰行在。紹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

紹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穎遣石超拒戰蕩陰。

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

王師敗績。帝

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穎迎帝入鄴。左右

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右衛將軍陳眎音軒上官已奉太子覃守洛陽。越還

東海。今江蘇淮安府海州孫惠勸越邀結藩方同獎王室。于是幽州今直隸順天府都督王浚并音州今山西太

原府刺史東瀛公騰弟起兵討穎。兵至鄴。穎奉帝還洛陽。張方在洛久剽掠殆竭。乃逼

帝西幸。並擁穎熾等趨長安。先是蕩陰之戰。顥屯軍於鄭。今開封府鄭州爲穎聲援。及雍州陝

西安府刺史劉沈起兵討顥。顥退入長安。顥黨張輔擊獲沈。顥斬之。表穎爲皇太弟。自

爲太宰雍州牧。至是迎帝於霸上。在西安府城東廢太弟穎更立熾爲皇太弟。東海中尉劉

洽以張方刦遷車駕。勸越討之。越傳檄山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范陽。今直隸順天府

王曉孝平聲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越據發兵西豫州今河南府刺史劉喬拒之。顥遣張

方助喬襲虓破之。鎮南將軍劉宏遺喬及越書。使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又上

表曰。自頃兵戈紛亂。構於羣王。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萬一四夷乘虛

爲變。此亦猛虎交鬥。自效於卞莊者也。謂宜速詔越等令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

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顥方拒關東。倚喬爲助。不納。

宏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質於十部從事時宏爲荊州都督部從事都督屬官先是每有興發必敕部從事分行所屬催督惟宏以手書徵集之故云未幾卒既

而王浚破劉喬。殺喬子祜。東迎越。並遣其將祁弘率鮮卑烏桓俱東胡在遼東者爲越先驅。顓
懼。欲罷兵。張方自以罪重。恐爲首誅。不從。顓乃誘方帳下督郅輔使殺方。送首於越。
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等帥鮮卑西迎車駕。宋胄等進逼洛陽。時顓據洛陽。乃西奔
長安。會弘破顓兵入長安。奉帝東還。鮮卑大掠長安。百官奔散。顓自武關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奔
新野。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濟河收故將士。先是顓廢其故將公師復藩。起兵趙魏。自稱將軍。攻
陷郡縣。轉前攻鄴。時范陽今直隸順天府涿州王虓孝平聲鎮鄴。遣其將苟晞擊走之。至是顓欲赴
藩。頓邱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太守馮嵩執送鄴。虓幽之。苟晞亦擊斬藩。會虓卒。長史劉輿以顓素
爲鄴人所附。僞稱詔賜死。顓官屬皆逃散。惟盧志不去。收而殯之。越召爲軍諮祭酒。
輿默識天下兵簿。水陸形勢。善應機辨畫。越以爲左長史。是年改元光熙。帝四月還
洛。十月輿誅顓。十一月帝食餅中毒崩。或曰太傅越之鳩也。是年八月以越爲太傅在位十七年。
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太弟熾。武帝第二十五子及吳王晏。晏材庸下。熾冲素好學。羊后
自以於太弟爲嫂。恐不得爲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露版露不封也。版爲書也。馳告越。
召太弟入宮卽位。是爲懷帝。

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越以詔徵顥爲司徒。顥就徵。南陽王模宣帝弟高密王泰子。自許昌封府許州。遣將邀殺之。帝親覽大政。留心庶務。越不悅。固求出藩。乃出鎮許昌。

初成都王顥表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音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族子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胆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音貫魁偉。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劉聰重之。以爲漢世祖魏武帝之流。淵從祖宣。謂族人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列次民籍也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漢宣帝時匈奴。奴單于號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會幽并起兵。淵請還說五部赴國難。顥不知其欲叛也。許之。拜淵爲北單于。淵至左國城。在遼東三萬衛地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府永寧州。尋遷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

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

漢高祖與匈奴和親
約爲兄弟後多仍之

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稱王。尋稱帝。尊安

樂公禪爲孝懷皇帝。後爲劉趙。

是時李雄亦自稱成都王。

初巴氏李特據廣漢今四川成都府進攻成都爲刺史羅尚所殺弟流代領其衆流死特子雄代之攻走羅尚遂入成都至是稱王後復稱成

皇
帝後爲李漢。

武帝時鮮卑慕客涉歸寇昌黎。

今永平府昌黎縣

惠帝時其子廆據大棘城。

今直隸圍場廳界

後爲前

後西南北諸燕。

鮮卑索頭部拓跋祿官據上谷

今直隸宣化府

之北。稱可汗。祿官卒。弟猗盧立。愍帝時助劉

琨破匈奴。及白部鮮卑。封代今山西

王。後爲元魏。

上黨今山西潞安

武鄉羯人

羯本匈奴別部散居上
黨武鄉羯室因以爲號

石勒。起自羣盜。後爲石趙。

略陽今陝西漢中

氐酋蒲洪。自稱略陽公。後爲苻秦。

羌酋姚弋仲。起自南安。

今甘肅鞏昌府稱扶風今陝西鳳翔府

公。後爲姚秦。

惠帝時秦今甘肅鞏昌府秦州雍今陝西鳳翔府

氐羌齊萬年反。周處討之。敗死。處周魴子。少孤。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

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並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從機雲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後爲御史中丞。彈劾不避權戚。梁今陝西漢中府王肅音達。詔以處爲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討之中書令陳準曰。周處忠直果敢。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必使處先驅。不救其敗。朝廷不從。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萬年衆七萬屯梁山。今西安府府乾州。刑駿使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爲國取恥。刑駿逼遣之。處攻萬年。自旦至暮。斬獲甚衆。絃絕失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孟觀尋禽萬年。以上匈奴鮮卑氏羌羯世謂五胡亂晉。此其權輿也。

石勒字世龍。有胆力。善騎射。始被東瀛公騰掠賣爲莊平今東昌府莊平縣人。師懼。奴懼。奇其狀貌。免之。勒乃與牧帥主帥牧馬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及公師藩起兵。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至是入鄴。殺都督新蔡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王騰。即東瀛公太傅越。

遣荀唏討破之。桑走死。勒降漢。初王戎渾子爲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園田徧天下。自執牙籌。晝夜會音膾計。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阮咸之子瞻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毋同。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戎從弟衍字夷甫。爲尙書令。與河南尹樂廣皆善清談。衍神情明秀。小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於去聲婦老稱。生寧馨。猶言恁地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衍弟澄。與阮咸謝鯢畢卓。皆以任放爲達。卓比舍郎釀熟。夜至甕間盜飲。爲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至是衍爲司徒。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澄爲荊州今湖南都督。族弟敦爲青州今山東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

初惠帝北征。東安故城在山東沂州府沂水縣南王絲。議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及敗乘輿。遂殺絲。琅邪王睿。卽東晉元帝絲兄覲子也。沈敏有度量。爲左將軍。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今河南孟縣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

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至是帝以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今江南江寧府初。睿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即琅琊府睿至建業。以導爲謀主。推心親任。每事必諮。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於是賀循爲內史。顧榮爲軍司。紀瞻爲軍祭酒。卞壘音憇爲從事中郎。周玘。劉超。張闔。孔衍皆爲掾屬。江東歸心焉。時永嘉元年也。明年漢王彌寇

洛陽。涼州

今甘肅涼州府

刺史張軌遣都護北宮

復姓

純入衛。破走之。詔封軌西平

今甘肅西寧府

郡公。

平陽府

尋

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漢主淵稱帝。徙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卒。太子和立。聽弑而代之。遺石勒劉曜等攻晉。會太傅越卒。以後事付王衍。衆推衍爲元帥。衍不敢當。奉越喪還葬東海。勒帥輕騎追敗越軍。執王衍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言少無宦情。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衆人畏死。多所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

及夜使人排墻殺之。剖越板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

先是越誣中書令繆播尙

書何綏帝舅散騎常侍王延等爲亂殺之綏曾之孫也會嘗指諸孫曰此屬必死于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邵及綏兄弟伏侈尤甚永嘉末何氏無遺種

是時

勒衆十餘萬集衣冠人物爲君子營以張賓爲謀主尋引兵會劉曜王彌陷洛陽殺

太子詮等遷帝於平陽封平河屬平陽府公以侍中庾珉王雋爲光祿大夫既又封帝爲

會稽郡今浙江紹興府公漢主聰謂帝曰卿昔爲豫章王

朕與王武子王濟造卿卿贈朕柘弓

硯卿頗記否

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

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

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初馮翊

今陝西

安太守索紂與安夷故城在陝西鳳翔府隴州護軍麴允安定

今甘肅平涼州太守賈正音雅謀復晉室豫州

今河南

南府刺史閻鼎欲奉秦王業吳王入長安晏子入長安至藍田

今西安府藍田縣遣人告正正遣兵迎之入

於雍城今西安府渭南縣進圍長安劉曜敗走正等遂奉業入長安立爲皇太子建行臺正之

入關也殺漢梁州

今陝西漢中府

刺史彭仲蕩至是其子天護帥羣胡攻殺之衆推麴允領

雍州今陝西西安府時正鎮雍州

刺史

時永嘉六年也明年正月朔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帝

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

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

字越

石井州刺史去年遣使求救於代。猗盧遣兵助之。大敗漢軍。帝位是爲愍帝。以索紳爲太尉。麴允爲僕射。琅邪王睿爲左丞相。睿以祖逖爲豫州刺史。逖范陽人。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_{今河南府}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叛逆。常恐祖生先我著鞭。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府爲騎兵所圍。乘月登樓。奏笳長嘯。敵人皆懷土棄圍去。及渡江。睿以逖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今江南鎮江府糾合驍健。請睿出師。收復中原。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甲。仗兵器。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今江西淮安府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時幽州都督王浚謀稱尊號。石勒欲襲之。遣使奉戴。勒又恐劉琨爲後患。奉牋於琨。請討浚自效。二人皆信之。初勒爲人所掠賣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並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書諭以順逆之故。勒遺琨名馬珍寶。琨厚禮其使。謝而絕之。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及長勇冠當時。勒遂以火宵行。三日達易水。在順天府固安縣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今順天府大興縣叱門者開門。浚始懼。勒

升其聽事。中庭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平聲戲弄也！」乃公汝翁何凶逆如此。勒斬之。以故

平聲言弄也

猶言

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翰不欲從勒。乃歸假匹磾。

音低鮮

卑段氏匹磾遂據薊城。

初湘州今湖南長沙府流民作亂。推杜弢爲刺史。武昌

今湖北武昌府

太守陶侃破走之。王敦表侃爲

荊州今湖南荊州府刺史。侃屢破弢。弢走死。湘州平。及王機據廣州。今廣東廣州府

王敦徙侃爲廣州

刺史。侃破機。機道死。廣州平。侃在州無事。輒朝連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

先是漢寇長安。

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

索綯敗之。又寇馮翊。麴允徵兵於相國保。

南陽王模子模都督秦雍永嘉末漢

吳圍長安模出降

保遲疑未發。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綯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

時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百官飢乏。採稆自存。

相自生稻也漢獻帝紀

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獨涼州刺史張寔。

軌子遺兵入援。且送諸郡貢計。

貢獻計簿

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自去年六月。漢兵入寇。

十月陷馮翊。明年七月陷北地。

今甘肅慶陽府

進至涇陽。

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

十一月攻陷長安外城。

相國保遣胡崧入援。擊曜於靈臺。

在長安西卽文王靈臺

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還

槐里。

今西安府興平縣

麴索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飢甚。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

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麌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
綸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若許綸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
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
綸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
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
乎。乃自殺。曜送帝於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允伏地慟哭。聰怒囚之。允
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斬綸於市。石勒寇樂平。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劉琨救之敗
回。長史李宏以并州叛降勒。琨進退失據。乃奔薊。時建興四年也。

先是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元年。以琅邪王睿鎮建業。睿與西陽
汝南南頓彭城五王過江。五年洛陽陷。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
南渡江。王導說睿收其賢俊。辟掾屬。刀協王承。卞壺諸葛恢陳穎音均庾亮等百餘人。
時謂之二十六掾。前騎都尉桓彝過江。見睿微弱。謂軍諮祭酒周顥字伯仁曰。我以中州
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旣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顥曰。向見管夷

吾。管仲字無復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在江南江甯府城南顙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歎音悄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中國曰赤何爲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

至是長安不守。睿出師露次。傳檄北征。會宏農今河南府靈寶縣太守宋哲爲漢所攻。棄郡奔建康。稱受愍帝詔。令睿統攝萬機。睿素服出次。喪次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不許。乃卽晉王位。改元建武。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琨使右司馬溫嶠。字太真奉表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旣至。王導周顥庾亮。皆愛其才。爭與之交。屢求反命。朝廷不許。除散騎侍郎。會聞母亡。固讓不拜。苦請奔喪。詔曰。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耶。嶠不得已受拜。

建興五年。卽晉王睿建武元年漢主聰出畋。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者。十二月。聰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已而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尙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斬之。帝遂遇害。晉西亡。

東晉紀

大興元年。愍帝凶問至建康。王猶不許上尊號。紀瞻曰。晉氏統絕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遂卽帝位。百官皆陪列。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是爲東晉元帝。

初劉琨世子羣爲段末杯從弟所^{匹碑}得。末杯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獲。琨不知。來見匹磾。匹磾以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去年琨與匹磾歃血同盟翼戴晉室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也。匹磾雅重琨。欲遣還屯。其弟叔軍諫。乃殺琨。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宜在褒恤。後加贈太尉。

是年秋漢主聰卒。太子粲立。斬準弑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二陵。斬聰屍。焚其廟。將軍喬泰討斬之。劉曜自立於赤壁。水名在平陽府徙都長安。改國號爲趙。立妃羊氏爲后。卽惠帝后。曜嘗問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

初斬明準據平陽。

準弟。明奔赤壁。曜族誅之。

遺長史王修獻捷於漢。曜封勒趙王。修舍人

曹平樂留仕漢。言於曜曰。勒遣修來。實覘強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曜乃斬修。勒大

怒。曰。孤事劉氏。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今旣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

帝。孤自爲之。何待於彼耶。乃據襄國。

今直隸順德府邢台縣。

稱趙王。是爲後趙。加張賓大執法總

朝政。呼曰。右侯而不名。

勒嘗以賓爲右長史。以官稱之。

勒微時與李陽隣居。數爭漚麻池。相毆。至是悉

召武鄉

今山西沁州武鄉縣。

耆舊。詣襄國歡飲。陽獨不敢來。勒曰。孤方兼營天下。豈讐匹夫乎。

遂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都尉。

帝之始鎮江東也。

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

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刀協等。以爲

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疏外。敦益不平。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

有異志。陰爲畫策。敦表充爲湘州

今湖南長沙府。

刺史。隗亦爲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詔以

左將軍譙

今河南夏邑縣北。

王永

音永。又音承。帝叔父。

刺湘州。行至武昌。

今湖北武昌府。敦時爲荊州刺史。與之宴。謂永曰。大

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永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

不知懼。而學壯語。無能爲也。乃聽之鎮。時湘土困弊。永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名。

是時後趙攻薊。段匹磾奔依冀州。今直隸順天府刺史邵續。後趙復攻冀。執續與匹磾弟文
鳶。續弟泊與續子緝等叛降。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爲勒屈。常持晉
節。久之與文鳶邵續皆見殺。

初愍帝時。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在譙。今河南夏邑縣北爲塢主。祖逖攻之。誘殺平。遣參軍桓宣詣雅說之。雅降。逖遂取譙城。是時蓬陂。即春秋蓬澤塢主陳川。遣其將李頭助逖。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歎曰。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大掠豫郡。逖遣兵破之。川降石勒。勒遣石虎與其將桃豹守蓬關。逖將韓潛與豹分據川故城。即蓬陂塢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担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卽棄而走。豹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及勒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逖遂進屯雍郡。今河南杞縣詔加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將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

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爲進取計。勒患之。乃下幽州。今直隸順天府。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塚。逖亦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尋帝命戴淵都督司豫。河南二州。以備王敦。逖以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宏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又聞王敦與劉隗刀協搆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憤發病卒。豫州士女。若喪父母。敦由是益無忌憚。逖弟約代領豫州。約無撫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敦將作亂。謂長史謝鯢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鯢曰。隗誠始禍。然城孤社鼠。喻近君也。劉向說苑狐人之所攻鼠人之所熏未見城狐見攻社鼠見熏。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乃舉兵武昌。上表罪狀。隗協遣參軍桓顥說譙王永。請爲己軍司。永囚顥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敦又遣參軍樂道融。約梁州。今陝中府。刺史甘卓與俱下。道融忿敦悖逆。反說卓僞許應命。馳襲武昌。卓遂露檄數敦逆狀。帥所部致討。遣使至廣州。今廣東廣州。約陶侃。侃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隗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下詔親征。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王導帥宗族每日詣臺待罪。周顓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

其言。顓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旣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徒足而執其手曰。茂宏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爲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敦至石頭。初孫權據石頭山爲城。名石頭城。在江南江甯府治西。據之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帝命協魄淵導。顓分道出戰。皆大敗。協魄敗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給人馬使自爲計。協爲人所殺。魄奔後趙。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淵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

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顓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參軍呂猗素以諂佞爲淵所惡。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公不除之。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導不答。敦遂收顓並淵殺之。先是。或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甯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帝使敦從弟彬勞敦。彬素與顓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

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爲不能殺汝耶。導勸彬起謝。彬

白。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色。導後檢中書見額表流涕
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初。敦遣魏乂攻長沙。

卽湘州

或說承投廣州陶侃。承曰。吾志死忠義。豈可

貪生苟免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甘卓亦遺承書。勸以兵出沔口。

湖北漢陽府

斷敦歸路。湘圍自解。承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

求我於枯魚之肆。敦遣卓兄子卬說卓旋軍。樂道融曰。今分兵斷彭澤。

今安徽東流縣

使敦

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散。卓性多疑。竟還襄陽。

今湖北襄陽府時卓鎮襄陽

道融憂憤卒。卓還鎮家。

人皆勸留兵備敦。卓不從。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襲殺之。謝鯢勸敦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悅服。敦竟不朝。遂還武昌。

魏乂攻湘州。百日拔之。執承以檻車送武昌。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爲僮從。不離左右。乂殺雄。荊州刺史王廙敦從弟。承敦旨。殺承於道階。延送其喪至都。葬之而去。帝憂憤崩。在位六年。王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卽位。是爲明帝。

帝幼聰慧。嘗有使者從長安來。元帝問紹曰。長安近日近。紹曰長安近。但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奇其對。一日與羣臣語及之。復以問紹。紹曰日近。帝愕然曰。何異聞者之言耶。紹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益奇之。

王敦移鎮姑孰。今安徽太平府自領揚州牧。謀篡位。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懷帝永嘉六年敦殺兄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

請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

字鳳

精神滿腹。鳳甚悅。會丹陽今江甯府尹缺。卽建康

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問誰可。嶠荐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伺朝廷。嶠恐

既去。而鳳於後聞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

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

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相庭甚密。而與庾亮明帝皇后兄時爲中書監深交。未可信也。敦

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之怒。與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

督領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之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心。敦將起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又問。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收斬之。使王含錢鳳周撫等。帥衆向京師。水陸五萬。奄至江甯南岸。導遺舍書曰。兄此舉謂如何。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導門戶大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日張胆。爲六軍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含不答。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匹磾弟等。帥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今江寧府聚寶大破之。敦聞含敗。大怒。尋卒。敦無子。養兄含子應。爲嗣。矯詔自代。應秘不發喪。裏戶以席埋於廳事中。初。鄖寧請詔臨淮。今安徽泗州太守蘇峻。兗州今山東兗州府刺史劉遐入衛。至是。峻。遐等帥精卒萬人至。擊沈充。錢鳳大破之。潯陽今江西九江府太守周光。帥千餘人赴敦求見。應辭以疾。光退。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含等遂燒營夜遁。明日。帝還宮。含奔荊州。王舒荊州刺史。敦從弟。子轉去也。首建康。敦黨悉平。有司發敦江。周光斬鳳。詣闕自贖。充爲故將吳儒所殺。傳

瘞。焚其衣冠。跔

其上聲長跪也

而斬之。與充首同懸南柵。

音杭卽朱雀柵在江寧縣列航爲橋故亦曰朱雀橋

初陶侃行士刺

荊州後徙廣州。至是復爲荆湘都督。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歛膝危坐。軍府

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

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

蒱博之具。悉投之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樗捕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

言。不益寃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嘗造船。其木屑竹頭。皆

令籍而掌之。後積雪始晴。聽事前猶溼。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

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類如此。帝在位三年崩。遺詔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

壺輔政。太子衍卽位。生五年矣。是爲成帝。

明年改元咸和。以郗鑒爲徐州

江南

刺史。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

壺奏導虧法從私。

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寔。性不

宏裕。不苟同時好。阮孚謂曰。卿常無閒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

恢宏。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壺厲色於

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寔由於此。欲奏推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初導以寬和得衆。及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祖約逖弟豫州刺史。自以名輩不後鄰下。而不

預顧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刪之。歷陽今江南和州。內史蘇峻。

有功於國。前率兵破沈充錢鳳。威望漸著。卒銳器精。有輕朝廷之志。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

衆。乃以溫嶠鎮武昌。今湖北武昌府。王舒守會稽。今浙江紹興府。以廣聲援。又脩石頭以備之。丹陽今寧府即

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尙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先是汝南今河南汝寧府王宗。子亮爲明帝所親任。與庾亮有

隙。至是宗以失職怨望。亮收殺之。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時後趙攻

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爲出兵。後趙遂進寇阜陵。今江西九江府。建康大震。蘇峻遣其

將韓晃擊走之。亮以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導壺嶠皆止之。不聽。徵爲大司農。峻上表辭不許。峻遂不應命。嶠時鎮丹陽。卽欲率衆下衛建康。亮報嶠書曰。吾

憂西陲。謂陶侃在荊州。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今安慶府。一步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

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

亮。約大喜。遣兵會峻。詔亮督諸軍討之。司馬陶回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

丹陽

在江寧府治南

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不從。果峻如回言。而夜迷失道。無

復部分。亮始悔之。詔以卞壺都督大桁即朱檣。檣以秦淮航以此爲最故。東諸軍。戰於西陵。

江寧縣西

又擊之於青溪柵。上元縣東北

背癰新愈。力疾戰死。壺二子聰音吁。亦赴敵死。其母

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師遂敗。亮奔潯陽。

今江西九江府峻兵入臺城。在江寧府

治東北卽晉建康宮城

司徒導謂侍中褚翫音毅曰。至尊當御正殿。翫卽入抱帝登太極前殿。峻兵

旣入。叱翼令下。翼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溫峻聞

建康不守。號慟悲哭。庾亮至潯陽。宣太后詔。以峻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峻曰

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峻素重亮。分兵給之。遣

都督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

敢越局。峻再遣使邀之。侃乃遣都護龔登。帥兵詣峻。峻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峻約罪

狀。移告征鎮。洒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峻遺書曰。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惟須仁公

軍至。便齊進耳。今乃反追軍還。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愆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感悟。乃戎服登舟。兼道而進。郊鑒在廣陵。今江南揚州府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入赴國難。侃至潯陽。議者謂侃欲誅亮。以謝天下。甚亮懼。用嶠計。詣侃謝。遂同趣建康。戎卒四萬。峻聞之。自姑孰還。遷帝於石頭。導密令張闔。以太后詔諭三吳。江南蘇州爲東吳。鎮江爲中吳。浙江湖州爲西吳。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亮弟將兵一萬。西渡浙江。在浙江杭州府城東。于是吳興即湖州府太守虞潭。吳國即蘇州府內史蔡謨。義興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太守顧衆榮族弟等。皆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家僮從軍。鬻環佩以給軍費。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舟師直詣石頭。峻望之有懼色。時桓彝爲宣城今江南寧國府內史。峻遣其將韓晃攻之。彝遣將軍俞縱拒晃。縱力戰死。晃遂進軍城陷。彝被殺。西軍與峻久相持不決。溫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旂將迴指於公矣。先是峻送米萬斛。饋祖約。嶠先鋒毛寶襲取之。約軍由是飢乏。嶠表寶守廬江。今江南廬州府至是

寶與竟陵今湖北安陸府太守李陽亦皆說侃。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寶復燒峻句容

今江寧府

故城在江寧南和州

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督水軍向石頭。

庾亮

溫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

山名在江
南元縣

南上峻迎戰。乘醉突陣，馬蹟。侃部將斬之。三軍皆稱萬歲。

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閉城自守。

初峻遷帝石頭。劉超鍾雅與荀崧華恒丁潭等步侍左右。不離帝側。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至是

超雅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至是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大破賊軍。獲蘇逸韓晃斬之。

含部將曹據抱帝登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陶侃與任讓有舊。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

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時咸和四年也。去年後趙攻壽春。祖約奔歷陽。未幾冠軍將軍趙胤拔歷陽。約奔後趙。石勒殺之。夷其族。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邱爲左衛將軍及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刑。縕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是年溫嶠卒。以劉胤爲江州。

今江西南昌府刺史肩矜豪縱酒。不恤政事。將軍郭默殺之。王導卽以默代胤。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

詐也。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書曰。默據上流之勢。船艦成資。故違養時晦。以俟足下。侃笑曰。是乃違養時賊也。卽將兵討默。默將縛默降。侃斬之。詔以侃兼督江州。侃遂移鎮武昌。晚年深懼滿盈。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侃封長沙公佐吏等苦留之。咸和九年。疾篤。上表遜位。以後事付司馬王愆期。輿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猶徘徊謂未及早歸去也正坐諸君。未幾卒。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今江南。城名在四川夔州府奉節縣。迄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尙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謝安字安石。鮑從子。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侃卒。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鎮武昌。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父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老子周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權。旣據上流。擁強兵。趨勢者多歸之。王導內不能平。嘗遇北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亮塵汚人。導簡素寡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咸康成和十年。帝五年卒。以何充及亮。

弟冰參錄尙書事。冰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朝野翕然稱爲賢相。是年鄒鑾卒。以蔡謨都督徐充軍事。明年庾亮卒。以亮弟翼都督江荆等州軍事。帝在位十七年。咸康八年崩。二子不奕。皆在襁褓。母弟琅邪王岳卽位。是爲康帝。先是後趙石虎攻趙蒲坂。今山西蒲坂府趙王曜擊破之。進攻金墉。今河南襄陽縣襄國今直隸順德府勒都大震。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皆謂曜鋒不可當。固諫。勒不從。自統步騎濟河。曜聞之。乃釋金墉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與石虎石堪夾擊之。曜素嗜酒。將戰飲數斗。昏醉墜馬。爲堪所執。時太子熙守長安。勒使曜與書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殺之。於是關中大亂。熙奔上邽。今甘肅清水縣石虎攻殺之。遂滅趙。趙自劉淵傳至曜亡。凡五主。合二十六年。勒遂稱皇帝。嘗謂徐光曰。朕可方古何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

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

高祖爲漢王時，酈生勸立六國後王，刻印時方食張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

王籌之天下遊士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王趣銷印。

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

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未幾卒。太子宏立。石虎弑之而自立。時慕容廆卒。子皝立。雄

毅多權略。與石虎搆兵。三年連破之。自以稱王。未受晉命。遣使獻捷。晉封皝爲燕王。

以上皆成帝時事也。至是翼代亮。與桓彝之子溫善。溫尚成帝女南康公主

以爲可任方面。杜乂

殷浩雖有才名。謂此輩宜束之高閣。乃表遣梁州今陝西漢中府刺史桓宣。與溫督師代趙。

宣戰敗。慙憤卒。帝在位二年崩。太子聃卽位。是爲穆帝。時方三歲。明年翼卒。何充以

桓溫有文武器幹。以溫代翼。督荆梁。溫建議伐成。蜀拜表卽行。朝廷以蜀道險遠。溫

衆少。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

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

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宜抑其位號。勸昱自鎮上流。以己爲軍司馬。昱不聽。時昱爲大將軍

以惔與王濛爲談客。旣而溫敗漢兵於笮橋。進至成都。蜀主勢降。詔以爲歸義侯。漢自李特傳

子雄。雄卒。後篡弑相仍。至李壽改國號曰漢。壽卒。子勢立。恃險不修武備而亡。凡六

主合四十三年。詔加溫征西大將軍。封臨賀

今廣西平樂府賀縣

郡公。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

憚之。會稽王冕以殷浩有盛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寢相

疑貳。

浩以王義之弟導從

爲護軍將軍。義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

與溫構隙。浩不從。溫亦知朝廷仗浩抗已。然素知浩爲人。亦不之憚。雖有君臣之跡。

羈縻而已。

時永和四年也。明年趙石虎稱帝。尋卒。少子世立。虎第三子遵弑之自立。

中書令孟準以虎養子石閔驍勇。屢立戰功。總內外兵權。勸遵誅閔。遵召虎庶子鑒

密議。鑒出告閔。閔遂弑遵立鑒。遵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旣立。使虎子苞攻閔不克。

鑒懼夜殺苞。閔遂廢鑒而弑之。並殺虎孫二十八人。盡滅石氏。胡羯無貴賤男女少

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人。盡滅石氏。胡羯無貴賤男女少

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人。鑒在位一百三日。閔謂衆曰。吾屬故晉人也。請與諸君

分割州郡。奉迎天子。還洛陽何如。尚書胡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

豈能混一四海乎。閔曰。尚書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卽皇帝位。改國號曰魏。復姓冉氏。

都於鄴。

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

初氏酋蒲洪。羌酋姚弋仲。皆降石虎。虎以洪鎮關中。

今陝西西安府及遵

立。石閔以洪人傑。恐秦

今陝西昌府秦州

雍安府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勸遵改圖。遵乃罷洪都。

督洪怒歸枋頭。

在直隸大名府石虎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居枋頭

秦雍流民共推洪爲主。衆至十餘萬。洪自稱

三秦即關中

王。改姓苻。音扶洪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又以故趙將麻秋爲軍師將軍秋因設宴

鳩洪欲並其衆。洪世子健殺秋。代統其衆。時石虎子祇鎮襄國。閔旣篡立。趙公卿出

奔者多歸之。祇遂稱帝。

六夷胡羯氏羌段氏巴蠻爲六夷

據州郡者皆舉兵以應祇。以姚弋仲爲右

丞相。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略。以爲驃騎將軍。又以苻健爲鎮南大將軍。健謀據關中。

帥兵破故趙司馬杜洪走之。健入長安。遣使詣建康獻捷。並修好於桓溫。

初蒲洪降晉後又降趙洪

死健稱晉官尋自稱秦天王。逾年稱帝。

是爲前秦魏主攻襄國

趙主祇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襄救之。閔敗還鄴。祇遣其將劉顯攻鄴。閔大破顯。顯懼密使請降。求弑祇自效。顯

還。遂弑祇。祇在位一年而亡。後趙自石勒至祇。凡七主。合二十三年。顯自稱帝。明年。

魏克襄國。殺顯。虎子汝陰今河南光州王琨奔建康斬之。石氏遂絕。魏徐兗荆豫洛五州

降晉。姚弋仲亦遣使來降。尋卒。子襄與秦戰敗。帥衆來歸。單騎見謝。尙歡若平生。襄

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詔襄屯譙城。未幾燕慕容恪擊魏。執襄歸殺之。魏建

國三年而亡。是年殷浩北伐無功。謀再舉。王羲之諫不聽。時姚襄移屯歷陽。

今江南和州

浩惡其強盛。屢遣刺客刺之。客皆以情告襄。浩潛遣將軍魏愷襲襄。襄斬慳。并其衆。

今鳳陽府壽州

帥衆七萬北伐。

欲進據洛陽。

脩復園陵。

以襄爲前驅。

浩愈惡之。

冬。

浩自壽春

今鳳陽府壽州

徙之信安。

今浙江衢州府西安縣

自此內外大權。

一歸於溫。

襄度浩將至。伏甲邀之。浩大敗走保譙城。襄收浩資仗。濟淮屯盱眙。

音夷今鳳陽府盱眙縣

遣使建康。陳浩罪狀。並自陳謝。

以上永和五年。至九年事也。

明年桓溫因朝野之怨。上

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

徙之江左。

初浩累辭徵辟。屏居十年。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嘗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

曰深源浩不起。當如蒼生何。

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既廢黜。常書空作咄咄怪

事字。久之溫謂鄧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爲令

尚書僕射

足以儀型百揆。朝廷用違其

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

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

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姚襄亦叛降於燕。是年桓溫帥師伐秦。大敗秦兵。

於藍田。

陝西安府藍田縣進軍灞上。灞水之上在西安府城東三輔漢武帝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爲

三輔今陝西安府同州府鳳翔府皆降。溫撫諭

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

覩官軍。是役也。秦主健遣太子萇拒溫。萇中流矢死。復與秦丞相雄等戰不利。死萬

餘人。初溫指秦麥爲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北海今山東青州府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今西安府華陰縣聞溫入關。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猛軍諮祭酒。欲與俱還。猛辭不就。丞相雄秦主健之弟也。是年卒。健以其子堅襲爵。明年健卒。太子生立。先是

姚襄所部多勸北還。襄遂進據許昌。河南許州桓溫請移都洛陽。脩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

河南許州

溫敗襄於伊水。在河南洛陽縣遂入洛陽。脩謁諸陵。置戍而還。襄北走據黃落。

今黃堡鎮在西安府同官縣南秦廣平王苻黃眉。東海王堅等擊斬之。弟萇以衆降。秦溫之北伐也。與僚屬登平乘樓。大船之樓望中原。嘆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以上永和十二年以前事。明年改元升平。秦主生諒陰遊飲。彎弓露刃。以見朝臣。

錘鉗鋸鑿。備置左右。乘醉多殺戮。即位未幾。殺后妃公卿等五百餘人。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宜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

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宜請共諮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元德之遇孔明也。特進梁平老。

勸堅早舉事。堅猶未敢發。會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適嗣且賢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以法爲丞相。左僕射李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乃以猛爲尙書左丞。一歲五遷其官。有毀之者。堅輒罪之。猛舉異才。脩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猛日親幸用事。勳舊多疾之。特進公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禮者。樊世。本氏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耶。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先是燕王雋子稱帝。滅冉魏。浸強盛。徙都鄴。至是雋卒。子曄立。以慕容恪爲太宰。總朝政。恪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廷初聞雋卒。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在。憂方大耳。溫以謝安萬兄奕弟爲征西司馬。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

會稽。

今浙江紹興府

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

石

安字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在詔興府上虞縣西南

常以妓女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

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石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安

獨靜退。謂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年四十餘。溫請爲司馬。安乃赴召。溫

深禮重之。帝三歲卽位。壽十九歲崩。琅邪王不

成帝子康帝

姪穆帝叔父卽位。是爲哀帝。時燕呂護

攻洛陽。守將陳祜告急。溫遣徐兗刺史庾希。

冰竟陵安陸府

太守鄧遐。帥師助守。燕

師引還。溫因上疏請遷都洛陽。著作郎孫綽上疏爭之。略曰。溫今此舉。誠爲遠圖。而

百姓震駭。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速哉。臣愚以爲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寔者。

先鎮洛陽。掃平涼

張元許昌時爲

燕所據

清壹河南。漕運之路旣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

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綽少慕高

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

綽字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

國事耶。溫以王坦之

子述

爲長史。又以鄒超爲參軍。王珣

導孫

爲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

之。府中爲之語曰。羈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是年帝崩。在位四年。無嗣。弟

琅邪王奕卽位。是爲廢帝。初沈充黨王敦。敦死。充爲故將吳儒所殺。其子勁以父死於逆。志欲立功以雪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會燕人陷河南諸城。復逼洛陽。勁自表求配陳祐。効力詔以爲長史。令自募兵。得千人以行。至洛陽。屢破燕軍。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名。留勁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至是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克洛陽。執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容度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用。遂殺之。朝庭嘉勁之忠。賜東陽今浙江金華府太守。明年改元太和。燕慕容恪卒。臨卒謂燕主暉曰。吳王垂管蕭之亞。可任以國政。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暉不從。委政於太傅評。暉叔祖太和四年。桓溫伐燕。至枋頭。暉惧。謀奔和龍。即龍城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垂請拒之。大敗晉兵。威名日盛。評忌垂。欲殺之。垂出奔秦。秦王猛督軍伐燕。與評戰於潞川。水名在今山西潞城縣北。敗之。遂圍鄴。秦主堅自帥精銳十萬赴鄴。暉與評奔龍城。堅使將軍郭慶追執之。封暉爲新興陝西榆林府侯。以評爲給事中。前燕自慕容廆至暉亡。凡四主。合八十六年。先是桓溫伐燕。燕求救於秦。許賂曰牢。關名在河南開封府汜水縣。以西之地。秦遣兵救之。晉兵已退。燕人謂曰。行人失辭。國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怒。遂

滅燕桓溫之敗也。歸罪豫州。刺史袁真奏免爲庶人。真不伏。表溫罪狀。朝廷

不報。遂據壽春。

今鳳陽府壽州

叛降燕。真死。子瑾代領其衆。蕪秦皆以兵助瑾。太和六年。溫

圍壽春。時燕已亡。瑾求救於秦。溫破秦兵。拔壽春。獲瑾送建康斬之。溫恃其材略位

望。陰蓄異志。嘗撫枕嘆曰。

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既克壽春。謂鄒超

鑒孫

子曰。足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溫遂與定議入

朝廢帝爲東海

今江南淮安府海州

王。立元帝少子會稽王昱。是爲簡文帝。

帝美風儀。善舉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然無濟世大畧。謝安以爲惠帝之流。

但清談差勝耳。秦主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

溫前敗灞上。

與秦苻雄戰敗死萬餘人後敗枋頭

慕容垂大

破溫斬首三萬級

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

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溫之謂矣。溫尋還姑孰。

今安徽太平府

是年十一月

簡文立。改元咸安。明年七月。帝崩。太子昌明立。是爲孝武帝。遺詔使溫輔政。如諸葛

武侯王丞相

王導故事。溫望簡文臨終禪位。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疑王坦之謝

安所爲。心銜之。明年改元寧康。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時

都下洶洶。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甚懼。流汗沾衣。倒執

手版。安從容就席。笑語移日。鄒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鄒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古者出征以幕帳爲府署故云溫有疾。還姑孰。諷求九錫。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陞六虎賁一元馬二也衣服謂元竟也樂則謂軒縣之樂卽曲縣也朱戶謂朱其戶納陞從中階而升也虎賁三百人弓矢形之弓矢也鈇鉞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租黑黍鬯香草和以釀酒賜之祭祀也安與坦

七弓矢八鉞鉞九秬鬯輿馬謂大輅戎輅各

七弓矢八鉞鉞九秬鬯輿馬謂大輅戎輅各

之故緩其事。溫卒。弟冲領其衆。冲盡忠王室。或勸誅除時望。冲不從。時秦復取晉梁漢中益_{成都}二州。未幾。王猛病篤。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_{慕容}西羌_姚氏。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

及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畧_猛字之速也。於是以新喪

賢輔。置聽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尊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尋遣兵擊涼州。今

肅涼州府張天錫降。前涼自張軌傳子寔。懷愍時。父子先後遣兵入援。寔卒。傳弟茂降趙。甘

封涼王。茂卒。寔子駿立。茂謂之曰。晉室雖微。汝當奉承。吾官非王命。死之日。當以白
蛤入棺。勿以朝服斂。駿恥臣趙。遣從事張淳。假道於成以通晉。成人欲留淳。曰。天熱
可遣吏先往。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生民塗炭。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

下吏所能傳。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成主雄知不可奪。厚爲之禮而遣之。晉以駿爲征西大將軍。駿遣使報謝。每歲使者不絕。及趙主勒卒。虎子立成主雄卒。期雄第四子

立。駿疏請北伐。略謂勒雄已死。虎期繼逆。欲晉乘時進取。庾亮因表請伐趙不果。康

帝立。乃遣桓宣伐趙。爲趙李熊所敗。駿遂自稱涼王。尋卒。子重華嗣。重華卒。子曜靈

嗣。尋廢。重華庶兄祚立。以淫虐被弑。弟元翻立。其叔父天錫弑而代之。至是降秦。封

歸義侯。前涼亡。凡九主。合六十九年。時晉孝武帝卽位之第四年。卽太元元年也。是

年冬。秦兵滅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代鮮卑索頭部也。自拓跋祿官傳姪猗盧助劉琨破匈奴

劉虎與白部鮮卑封代公。尋進封代王。其長子六脩弑之。猗盧音移猗盧兄子普根討之

而立。尋卒。國人立猗盧弟弗之子鬱律。猗盧妻惟氏忌鬱律強。恐不利其子。乃殺鬱

律。而立子儻賀。鬱律之子什翼犍。音虔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

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賀儻卒。弟紇那立。尋出奔宇文部。

南鮮卑之後其先有大人字璽爲文
遂以爲氏翳槐立。翳槐亦鬱律子。既立。遣其弟什翼犍質於趙。以請謀。

六年。紇那復入。翳槐奔趙。既而趙納翳槐。紇那奔燕。翳槐卒。弟什翼犍猶在趙。諸大人謀立其次弟孤。孤自詣鄰。迎什翼犍歸卽位。

什翼犍雄勇有智略。能修復舊業。始置百官。分掌庶務。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百姓安之。時晉成帝咸康四年也。逾年徙都雲中。今山西大同府歸化城之黑河及晉帝奕太和元年代破匈奴劉衛辰。鐵弗劉虎之後長孫氏衛辰奔秦。初代將長孫鑿律長子沙莫斤謀弑什翼犍。世子寔格之。

之曾孫歸化城之黑河

雄之後長孫氏

斤謀弑什翼犍。

世子寔格之。

傷脰卒。寔娶賀蘭部野干女。有遺腹子。什翼犍名之曰涉圭。後名珪。時太和六年。卽簡文帝咸安元年也。衛辰之奔秦也。秦送還朔方。遣兵戍之。尋復爲代所逼。求救於秦。秦遣兵以衛辰爲鄉導。代主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使南部大人劉庫仁。一名洛垂辰之族什翼犍之將兵拒戰。大敗。初什翼犍世子寔卒。子珪幼。繼嗣未定。至是庶長子寔君殺諸

弟。並弑什翼犍。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納。

野干之子

秦主堅問代亂故。曰天下

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車裂之。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衆。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與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後爲元魏太祖道武帝。時晉憂秦寇。詔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兄子元應詔。元鎮廣陵。今江蘇揚州府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

之。秦主堅議伐晉。羣臣諫不聽。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陽平

今山東東昌府

公苻

融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臣之所憂。鮮卑羌羯。布滿畿甸。變生肘腋。不可悔也。獨不

記王景略臨歿之言乎。堅曰。以吾擊晉。猶疾風之掃秋葉耳。是時慕容垂姚萇勸

堅行。堅遂大舉入寇。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詔征討都督

謝石。冠軍將軍謝元。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元詣謝安問計。安夷然命駕遊山

墅。與元圍棋。時秦兵攻克壽陽。今安徽鳳陽府壽州屯於洛澗。俱水名在河南以遏東兵。謝石謝元

等。憚不敢進。堅遣朱序四年春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歸拜度支尚書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

衆盡至。誠難與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時苻融帥兵三十萬先至則彼已奪氣。可

遂破也。元乃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牢之渡水擊之。斬其將梁成。分兵斷其

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

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在鳳陽府壽州西北二十五里淝水之北淮水之上草木皆

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愴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

源出鳳陽府宿州龍山湖東流

入而陳。元使謂融。移陣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

之使不得上。堅曰：但使半渡，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謂然。乃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而略陳，欲以止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元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還。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奕攝書置牀上，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時孝武帝太元八年也。以安爲太保，建昌_{今江西}公。_{建昌縣}

元康樂

_{故城在江西高安縣}公。

是時帝溺於酒色，委政鄼邪王道子。_{簡文帝少子，帝弟}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酣歌。又崇尚浮屠，_{僧也}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音甘老女稱婢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猶言小兒欲撞壞之耶？」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國寶、坦之之子，謂安婿也。安惡其爲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爲道子妃，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旣盛，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疎忌之。太元十年卒。至太元十三年，謝元亦卒。

先是秦兵旣敗。鮮卑氏羌乘釁而起。會丁零。

北狄種名翟。斌叛秦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

垂叛與斌合。至滎陽。

今河南滎陽縣。稱燕王。是爲後燕。尋定都中山。

今直隸定州。稱皇帝。姚萇代

子襄弟。起兵北地。

今陝西耀州。稱秦王。是爲後秦。故燕王暉之弟泓。起兵華陰。

今西安府華陰縣。泓弟

冲起兵平陽。

今山西平陽府。已而燕諸將殺泓立冲。冲大破秦兵。稱帝於阿房。

今西安府。是爲西

燕。冲攻長安。堅奔五將山。

今陝西鳳翔府。後秦主萇圍五將山。執堅歸幽於別室。遣人縊殺

之。冲稱帝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

垂太子寶之子。年十三。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

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

今直隸真定府定州。王才不逮人。殆難濟乎。未幾將軍韓延弑冲。慕容恒

慕容永。

廆弟之孫。帥鮮卑男女四十萬口去長安而東。鮮卑旣東。長安空虛。萇取之。亦稱

帝。恒永至聞喜。

今山西聞喜縣。立慕容忠。泓之子。復稱帝。未幾刀雲等殺忠。推永爲河東。

今山西平陽府。

王時苻丕。

堅太子。稱帝於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永擊敗之。丕奔東垣。

今河南新安縣。

晉將軍馮該。自陝邀

擊殺之。永遂進據長子。

今山西長子縣。卽帝位。初不以從弟苻登爲南安。

今陝西鞏昌府。

王至是爲丕

發喪行服。亦稱帝。鮮卑乞伏國仁爲秦將軍。叛據隴西。

今甘肅蘭州府。

自稱單于。是爲西秦。

初拓跋珪依劉庫仁。庫仁死。子顯殺其叔父頭眷。將殺珪。珪復走依賀訥。至是諸部

大人復立珪爲代王。都盛樂。宮名卽雲中今山西大同府城西北擊顯破之。顯奔西燕。珪尋改國號曰魏。

是爲魏太祖。

秦將氐人呂光。

婆樓之子

攻殺涼州刺史梁熙。自稱涼州牧。酒泉

今甘肅肅公是

爲後涼。時晉孝武帝太元八年至十一年也。

太元十三年。西秦主乞伏國仁卒。弟乾

歸立。遷都金城。

今甘肅蘭州府

十四年春呂光自稱三河王。冬以范寧爲豫章

今江西南昌府

太守。寧性質直。常謂王弼何

晏皆魏主曹芳時人競爲清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

寧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

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

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故吾以爲一時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

迷衆之罪大也。王國寶寧之甥。寧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寧出守豫

章。

十五年春以王恭都督青

今山東兗

今山東

等州軍事。帝以道子恃寵驕恣。欲選時望

爲藩鎮。以潛制之。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

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

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帝不從。使恭鎮京口。

今江南
鎮江府

十六年冬。魏主珪大破柔然。胡徙之雲中。尋破劉衛辰。衛辰走死。諸部悉降。衛辰少

子勃勃。

即夏赫連勃勃

亡奔鮮卑。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

沒奕干秦藩
封高平公

十七年燕主垂擊翟釗。釗奔西燕。初垂以翟斌爲河南王。斌與秦通謀。垂殺之。其弟

遼奔據黎陽。

今河南濬縣

尋自稱魏天王。屯滑臺。

今河南延津縣

遼死。子釗代領其衆。至是奔燕。歲

餘謀反被殺。

是年以殷仲堪都督荆

今湖北荊州府益

今四川成都府寧

今雲南

州軍事。南郡

今湖北

荊州府公桓元

溫少子

也。以才地自雄。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稍

音朔
矛屬擬仲堪。參軍劉邁曰。馬稍有餘精。

理不足。元不悅。既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元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耶。使邁避之。

元果使人追之不及。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

今荊州府

見仲堪曰。元志趣不常。節下

崇待大過。非計也。藩內弟羅企生。爲仲堪功曹。藩謂曰。殷侯倒戈授人。必及於禍。君

不早去。悔無及矣。

十八年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未可。垂曰。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遂發中

山次於鄴。明年拔長_{音子}_{掌今山西長子縣}殺西燕主永。西燕自慕容泓至永亡。凡六主合十一年。是年冬。後秦主萇卒。太子興帥兵伐秦。秦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答之耳。乃悉衆而東。興使尹緯與戰。大敗之。登單騎奔平涼。_{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興乃卽位。明年復擊秦殺登。秦太子崇立。奔湟中。_{今甘肅西寧府}尋攻西秦。兵敗見殺。苻秦遂亡。前秦自苻堅至崇亡。凡五主合四十四年。

十九年春三河_{今直隸三河縣}王光以禿髮烏孤爲河西_{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都統。_{烏孤本鮮卑別種與拓跋孫晉武帝時樹機能陷涼州爲將軍馬隆所殺。樹機能之祖曰壽闡。在孕時其母相拔氏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壽闡即烏孤之五世祖。後爲南涼。}

二十年秋長星見。帝心惡之。於華林園_{在江寧府東北}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

二十一年秋貴人張氏弑帝於清暑殿。_{孝武帝建在江寧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夏月常有清風。}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賂左右。曰。因魔暴崩。太子卽位。是爲安帝。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_{孝武帝十七年立子德文爲琅邪王。徙道子爲會稽王。太子德宗幼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飢飽亦不能辨。母弟德文常侍左右。爲之節適。}

既卽位王國寶王緒附道子威震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及時政輒厲聲色勸道子納直言遠佞人道子憚之國寶等亦懼及恭還鎮國寶王緒乃勸道子裁損王恭殷仲堪兵權。隆安元年夏王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初桓元詣道子值其酣醉張日謂衆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元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切齒道子後出補義興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太湖也有五道故名長遂棄官歸至是欲假仲堪兵勢作亂勸與恭約會恭使至仲堪許之恭遂上表罪狀國寶等舉兵討之國寶上疏解職待罪道子闇弱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鎮仲堪兵亦罷。

涼後涼沮渠復蒙遜匈奴沮渠王之後以官爲氏叛拔臨松今甘州府張掖縣據金山今甘州府山丹縣推建康今肅州高臺縣太守段業爲涼州牧尋稱涼王是爲北涼。

先是魏主珪遣其弟觚珪叔父翰之子入貢於燕燕主垂衰老諸子用事留觚求良馬珪弗與遂叛燕垂遣太子寶伐魏大敗夜遁單騎僅免垂乃自引兵襲魏克平城今山西大同府還卒於上谷今直隸保定府寶卽位魏大舉伐燕取并州今山西太原府圍中山今直隸保定府城中將士皆思出戰趙王麟寶屢沮之謀弑寶寶奔龍城今直隸大名府開封公慕容詳留守中山稱

帝麟襲殺之而自立。至是中山饑甚。珪欲攻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珪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遂進與麟戰於義臺。今直隸正定府新樂縣大破之。麟奔鄴。魏遂克中山。

二年燕慕容德號少子垂弟徙居滑臺。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稱燕王。是爲南燕。慕容麟謀反伏誅。德更名備德。稱帝。傳子超。至義熙六年。劉裕滅之。獲超送建康斬之。南燕凡二主。合十一年亡。

魏封爾朱複羽健於秀容川。地近平城。在山西大同府大同縣。羽健本秀容川酋長。從魏主珪攻晉陽。今山西太原府中山有功。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封之。

燕衛卒段速骨作亂。攻龍城。尙書蘭汗陰與通謀。城陷。燕主寶與少子盛。輕騎南走。汗誘而弑之。並殺太子策。盛妃汗女也。欲赴哀。從者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往見汗。汗哀之。舍於宮中。汗兄提。驕狠。事汗無禮。盛因而聞之。兄弟漸生嫌忌。初。汗遣弟加難誘寶。弑之於外邸。汗遂自稱昌黎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王。會龍城旱。汗日詣燕諸廟禱雨。委罪加難。加難怒叛汗。汗遣

太子穆擊破之。還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因踰垣入東宮殺穆。諸軍聞盛得出。皆呼躍爭先。攻汗斬之。告於太廟。下令大赦。改元。以長樂今直隸廣平府廣平縣王攝行統制。尋稱帝。

魏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亦稱帝。

王恭殷仲堪桓元反。元陷江州。今江西南昌府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屬今開封府陳州。

音祝

王愉。是年二月道子忌王殷之逼引譙王尙之及弟休之爲腹心。以其司馬王榆都督江州及豫之四郡軍事。

遣其子鴻說王恭曰。

尙之兄弟復秉

機權。欲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爲然。以告殷仲堪及元。皆許之。司馬劉牢之諫曰。會稽王道子叔父也。又當國秉政。向爲將軍戮其所愛。其伏將軍已多矣。頃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春秋趙鞅取晉陽之甲。射晉陽。趙鞅邑。今直隸保定府定興縣。豈可數興乎。

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尙之兄弟道子不知所爲。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醇酒而已。仲堪聞恭舉兵。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佺期帥舟師五千爲前鋒。元次之。仲堪帥精兵二萬繼下。遂克江州。榆奔臨川。今江西撫州府元追獲之。尋劉牢之執恭送建康斬之。以牢之代恭爲都督。鎮京口。元爲江州刺史。佺期爲雍州今湖北襄陽府刺史。復以仲堪督荆益軍。皆罷兵還鎮。明年仲堪佺期皆爲桓元所殺。荊州大水。飢。元乘虛襲江陵。佺期戰敗。奔還。與仲堪皆被

殺

三年冬孫恩

初妖人孫泰謀亂道子誘殺之。兄子恩逃入海謀復仇。

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時元顯專權。生殺

任意。東土囂然。

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以其父子前後錄尚書事也。西府車騎墳凌東第門可張羅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元顯猶聚斂富踰帝室。

恩因民心騷

動。自海島攻會稽。內史王凝之。世奉天師道。

即張道陵所傳

官屬請討之。凝之曰。我已請大

道借鬼兵。守諸津要。不足憂也。恩遂陷會稽。殺凝之。

凝之出走被殺妻謝道蘊聞寇至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被執而死於

是應恩者衆數十萬。畿內盜賊蠭起。人情危懼。於是內外戒嚴。命徐州

今江南刺史謝琰。

徐州

及劉牢之討之。琰與牢之轉鬥而前。所向輒克。

初彭城即徐

劉裕。

即宋高祖

勇健有大志。

以賣履爲業。好摴蒲。爲鄉閭所賤。牢之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覬賊。遇賊數千人。卽

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砍。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

逐之。殺傷甚衆。劉敬宣

牢之子

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

進擊。賊大破之。恩復逃入海島。朝廷憂恩復至。以琰爲會稽太守。恩尋復至。琰敗死。

是年後涼主光卒。太子紹立。庶兄纂弑之而自立。明年呂超弑纂而立其兄隆。

超隆皆光

從子未幾降秦。秦滅之後。涼自呂光至隆亡。凡四主。合十九年。

四年北涼假以李嵩

高上

爲敦煌

今甘肅

太守。嵩尋自稱涼公。是爲西涼。嵩卒。子歆立。

業

聲

蕭州

太守。嵩尋自稱涼公。是爲西涼。嵩卒。子歆立。

北涼蒙遜滅之。凡二主合二十二年。

秦主興擊西秦。西秦主乾歸戰敗奔南涼。

禿髮利鹿孤恐爲利鹿孤所殺遂奔秦復逃歸

苑川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稱王。義熙八年爲乞伏公府罕。今甘肅蘭州河州傳子暮末至宋元嘉八年夏滅之。凡四主合四十七年。

五年北涼沮渠蒙遜弑其君段業。自稱張掖今甘肅甘州府公亦號北涼後稱王。義熙八年遷都姑臧。傳子牧犍。宋元嘉十六年魏滅之。凡三主合四十三年。

燕段熲弑其君盛。而亡務峻威刑。叔父熙殺熲自立。熙養子高雲旋弑熙而篡之。

熙無道燕將軍

馮跋因民怨作亂推雲爲主尋爲寵臣離班桃仁所弑。馮跋討殺班仁。自立爲天王。是爲北燕。後燕

白慕容垂至熙。凡四主。又高雲篡立一年。合二十五年。元興元年是年改元以元顯爲大都督。劉牢之爲前鋒。討桓玄。元先舉兵東下。牢之叛附於元。元入建康。自爲太尉。殺道子元顯尙之等。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以元奪其兵權。議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

王恭近日反司馬郎君元顯今復反桓公桓

人三反。何以自立。佐吏多走散。牢之懼而死。

孫恩寇臨海。

今浙江台州府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元以恩黨盧循爲永嘉溫州府太守。

二年桓元自稱楚王。尋稱帝。廢帝爲平固。

故城在江陵縣。王遷於潯陽。

今江西九江府

元入建康宮。

登御座。牀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堪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悅。

三年劉裕與何無忌牢之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

劉裕家京口亦與無忌謀。無忌曰。

草澤之中。非無英雄。毅翊曰。所見惟有劉下邳。

今江南淮安府邳州。裕初爲下邳太守。

裕亦謂孟昶曰。草間

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昶及裕弟

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移檄遠近。桓元懼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

成。元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音旦兩石之儲。携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

叟曰。儋石之儲。携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

似其舅。劉牢之共舉大事。何謂無成。乃使弟謙拒之。裕與劉毅身先士卒。因風縱火。元

謙皆敗。元挾帝單舸走江陵。

今荊州府江陵縣。

校尉毛脩之前年璩起兵討元。誘元入蜀。會毛

璩弟甯州刺史璠卒官。璩使兄孫祐之帥數百人送其喪。遇元於枚回洲。

在荊州江陵縣。

迎擊之。督護馮遷抽刀而前。元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

斬之。帝復位。

明年璩爲參軍譙縱所殺。縱自稱成都王。降秦封蜀王。義熙元年改元。以盧循爲廣州刺史。循遺劉裕益

自稱成都王。降秦封蜀王。

是年改元。

以盧循爲廣州刺史。循遺劉裕益

智棕。裕報以續命湯。

義熙六年循寇陷長沙。今湖南長沙府。其黨徐道覆陷南康。

今江西南康府。諸郡何無忌討之戰敗握節而死循寇番禺。

今廣東番禺縣。不克走交州。

今廣東梧州府。刺史杜慧度擊斬之。

徐道覆亦爲兗州刺史劉藩殺。毅從弟所殺。

三年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尋稱帝。初魏滅劉衛辰。勃勃奔秦。秦主興奇之。弟邕

極諫勃勃不可近。弗聽。使鎮朔方。

今山西朔平府。

遂叛秦。柔然

其君社崑自號豆代可汗。吞併諸部逐雄北方。

獻馬於秦。

勃勃掠取之。襲殺沒奕干而併其衆。時攻秦侵掠諸城。興歎曰。吾不用黃兒。

姚邕。小字。

言。

以至於此。

勃勃擊破南涼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

五年魏拓跋紹弑其君珪。初珪將立齊王嗣爲太子。先

殺其母劉貴人。嗣日夜哀泣。珪怒。嗣恐禍。乃逃於外。賀太后

珪。母妹美。珪殺其夫納之。

生清河王紹。紹凶狠無賴。珪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至是將殺賀夫人。

紹。母夫人告

紹曰。何以救我。紹夜與宦者宮人通謀。入宮殺珪。將軍安同等迎嗣還誅紹。並殺賀

夫人。嗣遂卽位。

珪嘗置五經博士增國子生員問博士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珪遂命郡縣大索之。又置六謁官有鳬鳴白鷺諸名目倣古龍官鳥官之制也。

八年

冬劉裕襲荊州。殺都督劉毅。毅頗涉文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僕射謝混。丹陽

尹郗僧施

超從孫。深相結。陰有圖裕之志。會疾篤。僧施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

劉以。

自副。裕僞許之。藩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以藩及混共謀不軌。賜死。遂帥諸軍襲江。

陵及毅覺。先驅王鎮惡已入城。毅縊而死。僧施亦被殺。時諸葛長民留建康監府事。聞毅被誅。曰：「往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因遺書劉敬宣。有富貴與共之語。敬宣以書呈裕。裕自江陵還。潛入東府。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兵殺之。

九月夏主勃勃築統萬城。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名統萬。今陝西延安府

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入成都。譙縱走死。

十年西秦乞伏熾磐襲滅南涼。以禿髮傉檀歸。殺之。南涼自烏孤傳弟利鹿利鹿傳弟傉檀亡。凡三主。合十八年。

十一年北涼主蒙遜遣使上表內附。朱齡石先遣使喻以朝廷威德也

十二年秦主興卒。太子泓立。西秦熾磐遣使內附。劉裕以爲西平將軍河南公。

十三年西涼公李暠卒。世子歆立。遣使來告。襲位。以歆爲鎮西大將軍。至元熙二年。北涼主蒙遜誘歆與戰。殺之。歆有子曰重耳奔魏。後爲唐之祖。西涼自李暠據敦煌。至歆亡。凡二主。合二十二年。

先是劉裕遣將軍檀道濟王鎮惡孫猛伐秦。留世子義符監府事。劉穆之領軍司。穆之

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求訴諮稟。盈階滿室。穆之目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悉皆贍舉。道濟尋克洛陽。至是鎮惡入長安。秦主泓降。裕至送泓建康斬之。尋東還。留子義真時年十三都督雍梁秦州諸軍事。後察自姚萇據長安。至泓亡。凡三主。合二十四年。初裕入洛。湯魏主嗣問博士祭酒崔浩曰。劉裕克平對曰。姚興好事虛名。子泓懦弱。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必克之。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裕將若何。對曰。諸將用兵。皆非裕敵。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纂其主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安帝名之曹操也。願且按兵觀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嗣笑曰。卿料之審矣。夏主勃勃聞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勃勃乃遣兵向長安。關中人素重王猛。是役也。鎮惡功爲多。南人忌之。及夏兵至。關中民降者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不敢進。鎮惡勸與俱進。田子遂誘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使人斬之。長史王脩討殺田子。弘之擊夏兵却之。

時十四年正月也。

十四年冬。義真殺王脩。義真賜與無節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脩欲反。遂見殺。關中大亂。勃勃陷長安。裕聞之。使召義真歸。以朱齡石守關中。義真將士大掠而東。夏兵追之。弘之被禽不屈而死。義真

匿草中。參軍段宏尋得之。束之於背。單馬逃歸。齡石亦爲夏兵所殺。勃勃稱皇帝。尋還統萬。留赫連瓊_{勃勃}守長安。劉裕以識云昌明_{孝武}之後。尙有二帝。乃使侍郎王韶之。_孫與帝左右密謀弑帝。帝弟德文常在左右。不得間。會德文病。出居外。韶之以散衣縕帝於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卽位。是爲恭帝。

元熙元年宗室司馬楚之據長社。_{今河南許州}劉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及從祖休之奔秦。_{初休之爲荊州都督裕攻之休之奔秦秦亡奔魏尋卒裕之攻休之也密書招其子曰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_{汝州}楚之乃亡匿汝。_{今河南臨潁縣}間。聚衆以謀復仇。楚之少有英氣。折節下士。有

衆萬餘。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未得間。乃夜稱疾。欲因楚之間疾而刺之。楚之果自齋藥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以狀告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裕始自加相國。封宋公。備九錫。尋進爵爲王。辭不受。至是始受。_{楚之尋奔魏屢伐宋}

二年夏劉裕稱皇帝。廢帝爲零陵王。_{今湖南永州府}遷居秣陵。_{今江寧府上元縣}以兵守之。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元篡位。鼎命已移。我倡義興。復平定四海。

功成業著。物忌盛滿。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中書令傅亮悟其意。夜叩扉請見。曰
臣暫宜還都。時裕鎮壽陽今安徽鳳陽府壽州裕無他言。亮至建康。徵裕入輔。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遜於琅邪第。秘書監徐廣弟邈流涕哀慟。裕爲壇於南郊卽位。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公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裕臨太極殿大赦。改元永初。是爲宋高祖武帝。東晉亡。

明年劉裕弑零陵王於秣陵。初裕以毒酒一罂。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妃兄也。后父爽秀淡皆子王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宋人莫得伺其隙。至是裕令淡之往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裕帥百官臨於朝堂三日。潯陽今江西九江府陶潛字元亮。初名淵明。後改潛。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自以先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累徵不起。嘗爲彭澤今九江府令。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主糾察郡吏。郡錄事也至縣。吏請束帶見之。

彭澤縣令。

主糾察郡吏。

郡錄事也。

東晉亡。

宋高祖武帝。

宋高祖武帝。

宋高祖武帝。

宋高祖武帝。

潛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卽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以寄感。後宋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右東晉十一帝共一百四年合兩晉一十五帝共一百五十六年

劉宋紀

晉亡天下分爲南北朝。居江南者爲南朝。居江北者爲北朝。宋主裕篡晉未幾殂。子義符立。親狎羣小。遊戲無度。徐羨之傅亮。謝晦等廢爲營陽王。尋弑之。義真當次立。羨之等惡其與謝靈運爲山賊被收。有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句逐棄市。顏延之舍曾孫善文章。興靈運齊名嗜酒放縱。狂歌於酒店中。文帝嘗召之不見。後子竣以討邵功封右將軍。貴重無比。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屏住道側。竣起宅延之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佚如此。其能久乎。後宋主駿奢淫。竣數諫。被誘見殺。
初。羨之錄尙書事以蔡廓爲吏部尙書。欲與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羨之小字。署紙尾。遂不受。晦兄瞻謂晦勢傾朝野。非門戶之福。乃以籬隔仁儉勤政。江左晏然。世稱元嘉之治。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精神端審。不忘語笑。皆宋主所重。時號五臣。弘微從叔混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混。卒弘微爲之紀理家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彭城王義康爲司徒。專總朝權。勢傾

遠近劉湛爲領軍。忌殷景仁爲僕射。欲倚義康以傾之。宋主誅湛。出義康爲江州刺史。初魏主嗣當營陽王時。擊宋取青兗河南諸郡。文帝有恢復之志。先遣使說之。魏主素嗣子即太武帝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斂戍相避。冬寒冰合。自更取之。宋到彥之等。遂取河南。是冬魏攻陷洛陽虎牢。彥之聞之。欲引兵還。諸將勸守滑臺。不聽。焚舟棄甲。步趨彭城。尋下獄。檀道濟救滑臺。與魏三十餘戰。皆捷。會食盡不能進。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餘米覆其上。魏軍謂糧有餘。疑有伏兵。乃引去。朱脩之堅守滑臺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城陷被執。魏嘉其守節。以爲侍中。於是並失滑臺。道濟立功前朝。身經百戰。朝廷疑畏。劉湛譖於義康。稱詔誅之。道濟見收。日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憚。後魏兵臨江。文帝登石頭城。歎曰。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魏兵尋掠民居。焚廬舍而去。義康之出刺江州也。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琳著高屐。披貂裘。善談論。文帝與議朝政。孔顥曰。遂有白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初孔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

默之子熙先通術數。謂江州應出天子。密懷報効。以太子詹事范曄志意不滿。引與同謀。事泄。曄等皆伏誅。廢義康爲庶人。徙安成郡。今江西吉安府尋以胡誕世子反爲義恭所譖。遂殺之。

魏主燾小字佛狸。鷺勇知兵。破夏。

執夏主赫連昌

滅燕。滅涼。逐吐谷渾。又擊破柔然。

一名時

夏主勃勃。

蠕蠕時

勒殂。子昌立。屢敗於魏。被執。魏主以妹妻之。封會稽公。尋謀叛見殺。平原王定卽位

平涼。

今甘肅平涼府

復取長安。尋滅秦。以秦主暮末歸殺之。既而魏克平涼。復長安。定濟河

欲奪北涼。主蒙遜地。吐谷渾主慕瓊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定送於魏。遂被

殺。夏自勃勃至定亡。凡三主。合二十六年。朱脩之之被執也。魏使鎮雲中。

今山西太原府

與南人謀殺魏主。事泄。脩之奔燕。由是魏數伐燕。燕稱藩於魏。徵其太子入朝。燕

主不遣。復稱藩於宋。遣脩之汎海南歸求救。宋封爲燕王。謂之黃龍國。

即和龍又名龍城今直隸大名垣縣

尋魏復伐燕。燕主弘奔高麗。居二年。復請迎於宋。高麗人殺之。北燕自馮跋至

子弘亡。凡二主。合二十八年。北涼主牧犍。魏主燾之妹婿也。其嫂李氏。毒魏公主。魏

主遣醫救之得愈。因徵李氏。牧犍不遣。初。西秦滅南涼。傉檀子賀奔魏。魏主嗣愛賀

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

俱鮮卑種

賜姓源氏。至是魏伐涼。以源賀爲鄉導。克姑臧。牧

犍降。魏主仍待以妹婿之禮。拜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後有告其謀反者。遂賜死。

北涼自段業改元。蒙遜篡立。至子牧犍亡。凡三主。合四十三年。吐谷渾者。慕容廆之

庶兄也。居青海西南。有子六十人。孫葉延好學。以爲禮公侯之子。得以王父氏爲字。

乃號其國曰吐谷渾。傳至阿柴。侵併旁小。遂爲強國。阿柴有子二十人。病篤。以位傳

弟慕瓊。

同瑰

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

箭使折之。不能折。乃諭之曰。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

寧家言終而卒。後宋封慕利延爲隴西

今甘肅蘭州府

王。初北涼稱藩於魏。魏封爲河西王。

及涼滅。牧犍仍故爵。其弟無諱據高昌。

今土魯番地

奉表於宋。宋封無諱爲河西王。高昌

者。涼故太守闕爽治。爲無諱所襲。爽奔柔然。柔然自車鹿會始有部衆。傳至敕連可

汗。及其子處羅克汗。國寢強。魏屢伐之。不肯下。宋元嘉二十五年。復伐之。大獲其輜

重。柔然遂弱。不敢犯魏塞。是時魏主威振殊俗。東胡西域來朝貢者十六國。用崔浩

爲謀臣。嘗指示屬國曰。此人纖弱。不能彎弓持矛。然胸中所懷。過於甲兵。至元嘉二

十七年。乃殺浩。夷其族。初。魏主使浩譏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郊標。性巧佞。勸浩刊所譏於石。以彰直筆。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浩遂得罪。是年宋主欲大舉伐魏。王元謨等勸之。沈慶之諫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事何由濟。不聽。遣元謨等侵魏。

取磧礮。

今山東茌平縣東南

進圍滑臺。魏主自將救之。元謨懼退。魏人追破之。引兵南下。臨江

揚子江而還。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所過郡縣。赤地無餘。嬰兒貫

槊以爲戲。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宋主命將出師。每授以成律。交

戰日時。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故及於敗。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按南兗今江南揚州府徐州

徐州豫壽州寃今山東兩州青青州府冀濟南府

魏主還未幾。侍中宗愛弑之。立安南王余。燾尋又弑之。燾孫濬立。是爲文成帝。誅愛。夷其族。

初吳興

今浙江餘杭縣

巫嚴道育。巫女

自言能役使鬼物。

因東陽宮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太子劭及弟濬惑之。劭濬多過失。數爲宋主詰責。遂與道育鸚鵡及黃門陳慶國共爲

巫蠱琢玉爲宋主像。埋於含章殿前。已而慶國白其事。宋主大驚。卽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及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遣中使切責劭濬。赦不誅。尋欲廢劭以告潘淑妃。濬母告濬。濬告劭。劭使其黨張超之。夜拔刃上合殿。宋主見超之入。舉儿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駿。舉兵誅劭濬。並道育鸚鵡。超之等。遂卽位。是爲孝武帝。以宗慤爲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內論事。典籤直叙其事於籤前。皆朝廷親近左右爲之。刺史不得專其職。及慤爲豫州。吳喜爲典籤。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止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額流血乃止。慤家世儒素。獨慤好武事。嘗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文帝時。檀和之討林邑。遣慤爲前鋒。敗其別將林邑主范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卽馬被象。前後無際。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遂克林邑。獲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宋主機警博洽。工文章。善騎射。好狎侮羣臣。呼王元謨爲老儈。劉秀之爲老慳。大脩宮室。土木被錦繡。與羣臣觀高祖所居陰室。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

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乃壞其室。改造玉燭殿。在位十一年。殂。太子子業立。孝武疎忌骨肉。殺南平王鑠。武昌王渾。由是義宣反江州。淫義宣諸女恨而反竟陵名誕寬而有罪曰陛下宮闈之醜豈可三緘。誕數其義宣皆有功宋主忌之誕數其罪。反江陵。誕寬而有女恨而反竟陵名誕。禮誅劭及廣陵士民數千餘人。皆死無辜。旣出宣陽門。敕左右呼萬歲。蔡興宗獨不呼。曰。陛下

今日正宜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子業繼之。殺江夏王義恭。新安王子鸞。南海王子師。幽其諸父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於是在殿內毆捶陵曳。謂彧爲猪王。

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又謂東海王禕爲驢王。

於是彧主衣阮佃夫。及子業左右

壽寂之王敬則等。陰謀弑子業。子業嘗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俱相逐。

嘗與姊山陰

淫恣謂曰陛下六宮萬數妾惟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子業爲置面首三十人

一人不從斬之。夜夢女子罵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

熟矣。巫覡

音亦皆事鬼神者女曰巫男曰覡

因言竹林堂有鬼。子業乃屏侍衛。與羣巫綵女射鬼於竹

林堂。壽寂之等弑之。而立湘東王彧。

文帝第十一子

是爲明帝。晉安王子勛。

孝武第三子自立於潯

陽。帝擊殺之。遂殺孝武子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頃。邵陵王子元等二十餘人。帝無

子。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立爲太子。以其幼弱。深忌諸兄弟。遂

又殺其兄樟。弟休仁休祐。休若。惟休範以庸劣得全。甚至裸婦人以爲樂。

王景

皇后

文妹以扇障面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作湘宮寺。自謂

王景

文

此是我大功德。虞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何功德之有。未幾殂。太子昱立。

蕭道成袁粲褚淵劉秉同秉國鈞號爲四貴。昱自知爲李道兒子。每微行。自稱李將

王宏

宣簡

軍。嘗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於是桂陽王休範。舉兵潯陽。建平王景素。

王宏

宣簡

子太祖長孫。舉兵京口。皆敗死。昱驕恣益甚。無日不出。從者執鋌矛。逢無免者。民間擾懼。

門戶晝閉。鍼椎鑿鋸。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晝臥裸

袒。昱令起立。晝腹爲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歛板。手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飽。音箭。骨鍊不能傷。

泊

箭

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乃命校尉王敬。陰結昱左右。使伺機便會。昱

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左右弑之。馳詣領軍府。道

成以太后即王皇后。令召諸大臣入議。敬則拔刀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

言者。血染敬則刃。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遂迎立安成王準。明帝第三子實休範子。時年

十一。追廢昱爲蒼梧王。昱被弑袁粲謀誅道成。褚淵發其謀。粲父子被殺。百姓哀之。

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與粲同謀。亦父子被殺。沈攸之舉兵討道成。軍潰走死。道成遂稱齊王。迫宋受禪。順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遂廢爲汝陰王。旋弑之。而滅其族。時十四歲。初王儉爲道成畫策。曰當先令褚公知之道成。恐淵不從。任遐曰。彥回淵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點尙之之孫也。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宋自武帝裕篡晉。至順帝準亡。凡八主。合六十年。

齊紀

齊高帝道成。性清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篡宋二年殂。太子頤立。是爲武帝。以子竟陵今湖北安陵府王子良爲司徒。子良傾意賓客。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眺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孺江革范縝孔休源預焉。子良好釋氏。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

或拂簾幌。墜茵席。或關籬牆。落糞溷。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齊主。請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唯乞作士大夫。時江斲湛爲都官尙書。齊主曰。此由江斲謝淪。朏弟可自詣之。僧真詣斲。登榻坐定。斲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齊主留心政事。嚴明有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治。民安盜息。在位十一年殂。太孫昭業立。寵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等。有司相謂曰。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與羣小微服走市里。擲塗賭跳。作諸鄙戲。蕭鸞弑之。立其弟昭文又弑之。遂自立。是爲明帝。鸞高帝兄道生子也。高帝養之。恩過己子。半年之中。連弑鬱林昭業。海陵昭文二王。前後殺高武子孫。殆無遺類。初鸞自以胛音夾背上兩膊間也有赤誌。謂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及弑立。魏主宏遣兵臨江。數其罪而還。在位五年殂。太子寶卷立。大中大夫羊闢入臨。無髮。俯仰幘脫。寶卷輒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鷺啼來乎。在東宮嬉戲無度。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提刀應敕之徒。時人謂之刀敕。初始安王遙光。明帝鸞兄鳳之子尙書令徐孝緒。僕射江祏。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

尉劉暄鸞后之弟祐
祀鸞母之姪更直閣省。雍州刺史蕭衍謂參軍張宏策曰。六貴同朝。亂將作矣。

未幾遙光祐祀謀廢立。被殺。孝緒坦之暄及將軍沈文季。侍郎沈昭容文季兄子皆以疑

謗死。嬖寵姑法珍梅蟲兒等。並爲外監。口稱詔敕。寶卷呼法珍爲阿父。蟲兒爲阿兄。

數往諸刀敕家游宴。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每出常以三四更火光照天。幡幟橫路。

士民驚震。嘗至沈公城。遇婦人臨產不下。因剖腹視男女。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

僕子。最有寵。參預朝政。移易詔敕。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時嬖

倖之徒。皆號爲鬼。會後宮火。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

東漢張衡所作

言於齊主曰。柏梁既災。

建章是營。西京賦曰。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壓火祥。西漢武帝太初元年。栢梁臺災。越巫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有大用。勝服之乃作建章宮。

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諸殿。以麝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爲蓮花。以

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於是太尉陳顯達舉兵江州。數齊主罪惡。

齊主遣將軍崔慧景擊之。顯達敗死。尋慧景奉江夏王寶元明帝第三子爲主。還兵逼建

康。豫州刺史蕭懿方食。聞之投箸而起。濟江破之。慧景走死。懿衍之兄也。初行鄖州

今湖北德安府事。衍勸早圖避禍。及爲尚書令。或以齊主出入無度。勸因其出門廢之。皆不

聽茹法珍等憚懿譖其謀廢立。長吏徐曜甫密具舟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尙書令耶。齊主遂賜懿藥。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衍聞懿死。引兵東下。圍建康。寶卷遣將軍王國珍將兵拒之。大潰。法珍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留意。宜悉誅之。珍國等懼。乃弑寶卷。送首於衍。衍入屯閱武堂。追廢寶卷爲東昏今直隸大名府侯。在位二年。壽十九歲。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東明縣。侯在位二年。壽十九歲。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並法珍等誅之。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時和帝中興元年十二月也。先是三月南康王寶融明帝第八子自立於江陵。改元中興。是爲和帝。衍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豈復有人同公作賊。衍然之。後約夢和帝以劍斷其舌至是自爲相國。進爵梁王。齊主發江陵。至姑孰。下詔禪位於梁。梁王衍卽位。廢齊主爲巴陵今湖南岳州府巴陵縣王。尋弑之。在位一年。壽十六歲。齊凡七主。合二十四年。

梁紀

梁主衍。齊之疏族也。母張氏。見菖蒲生花吞之。生衍。有文在右手。曰武。及篡齊。置謗

木肺石

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
窮民象肺形肺主聲

函橫議投謗木函冤沈投肺石函立孔子廟

宋書脩孔子廟
至是淮南皆爲

魏境孔廟隔絕

梁主創立之興州郡學

馮翊今陝西西安府吉翂父被誣逮罪

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

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簿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天監梁主卽位六年魏元天監中山王英即元英齊明帝建武三年魏改姓元氏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今安徽鳳陽府鳳陽縣跨淮爲橋樹柵數百步城中纔三千人刺史昌義之隨方抗禦梁主命豫州刺史韋叡救鍾離受都督曹景宗節度叡帥師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或勸緩行叡曰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梁主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乃命豫裝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水死斬首生擒二十餘

萬人。收資糧器械山積。景宗還。值梁主在華光殿。與羣臣飲酒賦詩。時韻已盡。止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立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梁主嘉歎不已。時徐勉爲吏部尙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八年。魏使中書舍人董紹。慰諭叛城石草生人名。因送建康。都梁主遣歸。謂曰。今聽卿還。通兩家之好。戰爭多。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夫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言之。魏主宣武帝恪不從。尋魏

元志攻潺溝。在襄陽縣北梁荊州司馬朱思遠擊破之。斬首萬餘級。天監十四年。魏主恪殂。太子詡立。胡太后稱制。後五年。侍中元叉幽太后於北宮。始遣使如梁通好。未幾

梁義州今湖北黃州府羅田縣刺史文僧明以州降魏。魏軍來援。梁遣裴邃督軍往討。深入魏境。

復取義州。梁將湛僧智圍魏廣陵。魏置今光州息縣司州今河南彭德府刺史夏侯夔引兵助之。魏元

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由是義陽

今河南信陽州

北道。遂與魏絕。

先是魏文成帝濬殂。太子弘立。是爲獻文帝。在位七年。聰睿剛斷。賞罰嚴明。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青冀地。好黃老浮屠之學。常有遺世之心。年十八。卽傳位太子宏。生五年矣。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癱。親吮之。至是卽位。是爲孝文帝。尊魏主爲太上皇。上皇以李奕幸於馮太后。文成帝濬后 誅之。爲太后所弑。太后稱制十四年殂。初后忌帝英明。屢欲廢之。及殂。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羣臣諫。始進一粥。喪禮悉遵古制。志移風俗。以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遂決計遷都。恐羣臣不從。乃詔大舉伐齊。自將至洛陽。霖雨不止。羣臣諫阻。帝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衆憚南伐。皆呼萬歲。遂定都焉。初筮伐齊遇革。至是諭百官曰。此真所謂革矣。尋改姓元氏。如魯祠孔子。封其後爲崇聖侯。雅重門族。以盧敏崔宗伯鄭羲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初制逋亡緣坐法。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閨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詔除之。王肅謁於鄰。帝與言。不覺促席移晷。時方議興革。威儀文物。皆肅所定。帝好讀書。善屬文。好賢樂善。銳意復古。制公服。凡五等朱紫紺綠青禁胡服。太子恂私著胡服。欲奔還平城。

詔廢爲庶人。均民田。制戶籍。定律令樂章。禁讖緝巫卜。修郊廟禮。罷踢壇。舊制祀西
郊戎服遶壇謂之踢壇至是罷之。作明堂。辟雍靈臺。正祀典。朝夕朔朏。音斐月初生三日。朝日用朔朏。夕月用朏。皆於東西郊行禮。親耕籍田。親

決疑獄。養老明堂。省費宮掖。李彪。李冲。高閭。王肅等。皆以文雅見親。議禮考文。制度

一新。時以爲有太平之風焉。在位二十九年。殂。太子恪立。是爲宣武帝。魏自遷洛陽。

北邊荒遠。百姓困弊。魏主恪使僕射源懷持節北巡。賑貧乏。考殿最。下功曰殿最。上功曰最事之得失。

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饑民賴之。懷朔鎮名山。西朔州。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

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

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鎖。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魏主好釋氏沙門。自西域來者。

三千餘人。乃立永明閒居等寺處之。高貴嬪有寵。司徒高肇之女姪也。肇勢傾中外。

弑于后。及其子昌。於是立高氏爲后。彭城王勰諫不聽。肇怨之。譖於魏主殺之。勰賢

敏好學。文帝臨終。手詔太子曰。汝叔父清規懋德。松竹爲心。及以無罪見殺。朝野喪

氣。魏故事。將立太子。先殺其母。時立子詡爲太子。其母胡充華獨免。未幾。魏主殂。詡

立。高肇伏誅。尊胡氏爲太后。胡氏尋弑高太后。清河王懌美風儀。太后逼而幸之。然

有才學聞望。輔政多所匡益。侍中元乂。太后妹婿。與宦官劉騰。皆恃寵擅權。懼每裁之以法。又騰遂殺懼。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詔待年。幽之於北宮。時魏正光元年。卽梁普通元年也。至梁普通六年。魏劉騰已死。乂亦疎防。太后復臨朝誅乂。

十一年

幽

之

於

北

宮

時

魏

正

光

元

年

也

至

梁

普通

六

年

魏

劉

騰

已

死

乂

亦

疎

防

太

后

復

臨

朝

誅

乂

以

鄭

儼

徐

紇

逼

於

太

后

不

能

去

密

召

榮

兵

儼

紇

懼

與

太

后

謀

鳩

殺

帝

立

孝

文

孫

釗

主惡鄭儼。徐紇逼於太后不能去。密召榮兵。儼紇懼。與太后謀鳩殺帝。立孝文孫釗。還家傾貲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焚大臣第。朝廷懼而不問。事可知矣。財物可常守耶。秀容今山西湖州。曾長爾朱復榮。以討賊功。爲六州并肆汾廣恒雲都督。兵強歡歸之。至是魏主惡鄭儼。徐紇逼於太后不能去。密召榮兵。儼紇懼。與太后謀鳩殺帝。立孝文孫釗。

歡遂勸榮舉兵入洛。執后及釗至河陰。

河南開封府

沈之河以彭城王勰有忠勳乃迎其

子長樂

今山西芮城縣

王子攸立之是爲孝莊帝。榮引百官集行宮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

喪亂肅宗暴崩不能匡弼之罪。

縱兵殺王公以下二千餘人徐紇奔梁鄭儼奔榮陽。

謀據郡爲部下所殺。榮還晉陽討平鄴賊葛榮斬之自爲大丞相得鮮卑人宇文泰。

字黑彌卽後周太祖愛其才以爲統軍。

魏元顥

孝文之姪

奔梁梁主衍立顥爲魏王遣陳慶之將兵納之慶之以數千之衆轉戰

冠捷送顥入洛陽。顥旣得志忌慶之謀叛梁又日夜縱飲不恤軍國爾朱榮渡河擊

之顥走死慶之歸梁初顥入洛魏主子攸奔河南至是復歸洛榮自爲天柱大將軍。

魏主后榮之女也先爲肅宗詡嬪榮強納爲后性妬忌魏主外逼於榮內逼於后乃

與城陽

今山東沂州府莒州

王徽膠東侯李侃等謀誅榮伏兵明光殿聲言皇子生遣徽馳告

榮榮入坐定李侃等抽刀入榮卽起趣御坐魏主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榮從弟

世隆從子兆等遂反共立宗室長廣王曄。

音鑑說文作暉

兆入洛遷孝莊於晉陽尋弑之初

榮謂左右曰一旦無我堪代我者惟賀六渾

高歡字

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

鼻乃以高歡爲晉州刺史。至是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大破兆軍逼晉陽。兆

召歡破斬之。使歡統六鎮。

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

玄禦夷皆在今長城北

世隆旋廢曄立節閔帝恭。恭自元父擅

權託稱瘡疾閉口八年。榮弟彥伯往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遂立之。歡舉兵立宗室

元朗爲主。進討爾朱氏破之。朗入居於鄴。歡自爲太師。魏將軍斛斯椿盡殺爾朱氏

之黨執世隆誅之。歡入洛陽廢魏主恭及朗。立孝武帝脩。自爲大丞相。脩弑恭及朗

及曄。歡討殺爾朱兆。據晉陽爲相府。魏主欲圖歡。以賀拔勝爲荊州刺史。賀拔岳

勝兄

爲雍州刺史。旣而秦州

今甘肅鞏昌府秦州

刺史侯莫陳

三字

悅誘殺岳。魏主使宇文泰討悅誅

之。以泰爲關西大都督。謀伐晉陽。歡舉兵反。魏主奔長安。將行。東郡

今山東東昌府

太守裴

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恐無異避湯入火也。將軍王思政曰。然則何

如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

即關西

徐思其宜耳。旣至

泰備儀衛迎入長安。歡遂入洛陽。立孝靜帝善見。

清河王傑孫亶子時年十一

遷於鄴。是爲東魏。先

是熒惑

南方火星出則有兵亂飢喪

入南斗。梁主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

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孝武尋與泰有隙。泰乘其宴阿至羅

高車別種

使酈弑之。立文帝寶炬。京兆王榆子先封南陽王是爲西魏。魏自此分東西。時梁武帝大同元年也。初泰以蘇綽爲行臺郎中。居歲餘。未之知。臺中皆稱爲能。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因召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卽拜左丞。參典機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又爲詔書六條。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常置諸坐右。令百司習誦之。

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薦陳元康於高歡。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歡召見。卽授功曹掌機密。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歡甚親之。曰。此人天賜我也。歡以子洋爲太澄輔政。澄年十五。用法嚴峻。凡事無凝滯。中外震肅。遂以爲尙書令。京畿大都督。梁處士陶宏景卒。宏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爲奉朝請。不爲官。惟奉朝請。春秋曰。朝秋曰請。棄官隱居茅山。

在江甯府。梁主早與之遊。屢以手敕招之。不出國家大事。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王衍任散誕。平叔何晏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元理。不習武事。故宏景詩及之。

高歡侵魏。宇文泰迎戰渭曲。渭水之曲今陝西同州府大荔縣。大敗之。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初歡在懷朔被杖與妃同走并州妃燃馬矢自作鞚。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自是東西連年搆兵。互有勝負。

高歡病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不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俟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嘗言於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素輕高澄。曰高王魏主恭封。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指高澄。共事矣。及歡卒。遂以河南降魏。魏以爲太傅大行臺。尋復叛附於梁。梁謝舉等皆曰。頃與魏和。不宜納其叛臣。梁主嘗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及景使至。欲許而未決。

曰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忽受景地。脫至紛紜。悔之何及。朱異獨勸許之。封河南王。遣兵助景。尋又遣貞陽侯蕭淵明。子侍中羊侃。堰泗水以攻東魏之彭城。魏遺慕容紹宗潘樂等。救彭城。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紹宗擊敗梁兵。獲淵明。羊侃結陣徐還。初侃勸乘敵遠來擊之淵明不從敵至又醉不能起。梁主聞敗。驚欲墜床。紹宗又擊景。景衆潰走。據梁壽春。今安徽壽州。景給監州事。韋黯開門納之。梁卽以爲南豫州。今安徽寧國府宣城縣。光祿大夫蕭介諫不聽。澄復求成於梁。以閒景。異又勸許之。司農卿傅岐曰。此高澄設閒。欲令侯景自疑而作亂耳。若許通好。正墜其計中。異固執宜和。景知之。奉啓阻梁主。又致書於異。餉金三百兩。異納金而不通其啓。景乃詐爲鄴中都東魏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復書曰。貞陽淵明封貞陽侯。旦至。俟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反計遂決。知臨賀王正德。臨川王宏子。梁主之養子。宏梁主弟也。初江州刺史陳伯之反降魏。宏使記室邱遲遺書勸歸梁。畧曰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恨。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屢以貪暴得罪。幸國家有變。乃致牋自効。正德許之。鄱陽王範忠烈王恢子密以聞。異曰。必無此理。範又請討景。異曰。王不許朝廷有一客耶。自是不復通範啓。景邀司州刺史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送建康。異曰。景何

能爲。釋其使遣之。旣而景兵臨江。羊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綸梁主子襲

梁主子襲

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異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梁主使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乃渡江。建康大駭。梁主悉以軍事付太子綱。羊侃副之。景至朱雀柵。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庾信字子山肩吾子子山。守朱雀門。欲開大柵以挫賊鋒。正德止之。迎景圍臺城。時梁興四十七年。江南無事。賊猝至。城中惶懼。羊侃膽力俱壯。隨機備禦。太子深仗之。侃子騫爲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侃尋病卒。城中益懼。衡州刺史韋粲。與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將兵入援。立柵未定。景攻之。粲與子弟皆力戰死。仲禮馳救。與景戰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溺死千餘人。仲禮兵止百騎稍將及景。賊將自後斫仲禮中肩。景得免。自是仲禮氣索。不復言戰。而神情傲很。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不見。由是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正德與弟正表。皆助景斷援軍。時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鳶。載勅因風放之。賊射下之。援軍募人送啓。李朗請先受鞭。詐得罪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

知援兵四集。諸軍鼓譟。渡淮攻賊柵焚之。

今廣東高州府

刺史李遷仕。天門

今湖北安陸府天門縣

太守樊文皎。皆援軍獨率銳卒深入遇伏。文皎戰死。

遷仕遁還

自去年十月臺城

宮即

城閉。至是年二月。城中軍士或熏鼠捕雀而食之。壞尚書省爲薪。景衆亦飢。抄掠無

所獲。王偉因勸景僞求和。運米修械。伺其懈怠擊之。景乃拜表求和。太子請許之。遂

與之盟。敕止援軍。傅岐固爭不聽。先是岐聞景叛。責朱異。異曰。心苟無愧。何惜人言。

景得異。以爲儀同三司。使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異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

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中。羣奴皆出就景。爭爲致死。梁主登南

樓望賊。顧謂異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異流汗不能對。遂發病死。至是景運米修械

畢。遂陷臺城。柳仲禮等先是援軍百萬推仲禮爲大都督。至是衆請決戰。仲禮不答。叛降景。永安侯確邵陵王綸子。獨力戰不

能郤。乃排闥入啓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

恨。初景立正德。旣克臺城。以爲大司馬。正德怨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

景遮得其書。縊殺之。景之始濟江也。校尉江子一與弟子四前上封事極言得失。梁主以爲右丞。子五。皆

戰死。陳慶之子昕被獲。景欲用之不可。使其黨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殺王偉。景

爲皆宋子仙載殺歸降。桃棒從之事泄。皆被殺。梁主恭儉勤政。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

爲皴裂。信釋氏長齋布衣。宗廟麪爲牲牢。文錦禁爲人獸。菜羹糲飯。一冠三載。一衾

二年。三捨身同泰寺。講涅槃經。梵語示寂也。佛之死示寂滅而已。非真死也。脩長干今江蘇城。長千里。塔設無礙食。

塔在長干

寺中阿育王所造藏佛爪髮舍利。釋迦佛既化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子。後有阿育王有神力分佛舍利於諸鬼神。造八千四萬塔布於世界同日而就。

優假太過。在位四十八年。江南久安。武備廢弛。賀琛之書不行。

琛啓陳四事。一曰牧守貪殘。二曰風俗侈靡。三曰斗

筭競進。四曰省事息費。

梁

杜弼之檄竟應。

高澄怒梁納侯景使弼作檄。署云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升三事。邑啓萬家。而離披不己意亦可見。彼乃授之

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熱得空姦時堪乘便。終恐倔彊不掉。痕戾難馴。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螯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傳險躁之

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明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穀。

戰國

趙主父事。

無救府藏。

之虛空請熊蹯。

左傳楚太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遂縊

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未幾。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先是旣盟。而景圍不解。梁主蔬食皆絕。乃食雞子。邵陵王綸。因使上雞子數百枚。至是爲景所制。飲膳亦被裁損。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

曰。荷荷去聲。遂殂。年八十六。初。太子統。諡昭仁。孝好學。葬丁貴嬪。太子母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以鷺物厭之。宮監白爲厭禱。魏主遺掘得鷺物。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

及太子卒。梁主銜舊事。不立其子。而立其母弟綱。爲太子。朝野多以爲不順。乃封太

子子歡譽贊等。至是綱卽位。是爲簡文帝。綱立長子宣城王大器爲太子。初綱爲太子以徐摛爲家令兼管記摘文體輕麗。春坊東宮官有左右二春坊學之時人謂之宮體梁主怒召見應對明敏。因問經史釋教。摛商校從橫。梁主深歎異之。寵運日隆。朱異不悅曰：徐叟漸來見逼。遂乘間白梁主曰：摛老愛泉石意在一郡。梁主謂摛眞欲之。乃謂曰：新安今安徽徽州府。大好山水。遂出爲守。景愛永安侯確勇常置左右。確以景輕佻。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會景與確遊鍾山。在江甯府東北。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時東魏高澄謀受禪。澄前獲衡州今湖南衡州府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膳奴。進食置刀盤下。殺澄。弟洋討斬京。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齊王。徐之才。宋景業等勸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洋乃至鄴。逼東魏主善見禪位。尋弑之。國號齊。東魏亡。十七年。時梁武帝殂後一年。簡文帝綱大寶元年也。

梁邵陵王綸。湘東王繹。武陵王紀。皆武帝子。豫章王歡。河東王譽。岳陽王贊。皆昭明太子子。潯陽王大心。西豐公大春。石城公大款。南郡王大連。皆大器弟。豫章王棟。歡

子方諸方等方智皆繹子圓照圓正圓滿皆紀子。武帝旣殂。諸王據州郡。互相攻擊。湘東邵陵。各稱假黃鉞都督承制。晉鎮襄陽。繹遣王僧辯攻之。綸與繹書曰。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若外患未除。家禍仍構。未或不亡。繹不從。晉乃遣使降於西魏。西魏立晉爲梁王。先是繹遣世子方等攻湘州。譽擊之。方等敗死。至是復遣僧辯克湘州殺譽。

時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遣使召太守馮寶。寶妻洗氏。多籌略。善用兵。謂寶曰。我將千餘人。步担雜物。唱言輸賈。蠻夷以貨贖罪也。音啖。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君且無往。寶從之。洗氏遂襲遷仕。破走之。尋陳霸先斬遷仕。綸在郢州。今湖北武昌漢陽二府地。大修鎧仗。將討侯景。繹惡之。遣僧辯襲之。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糧儲交絕。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爭請出戰。不從。乃與其子頡登舟北出。遣使降齊。齊以綸爲梁王。時安陸今湖北安陸府爲魏所據。綸將圖之。爲宇文泰所殺。王晉迎葬襄陽。

侯景自稱漢王。又自加宇宙。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大將軍都督六合。亦天地四方也。諸軍事。梁主驚曰。

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梁大寶二年春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

是爲廢帝

初僧辯襲郢州。繹使世子方諸爲刺史。方諸年十五日以蒱酒爲樂。侯景使宋子仙任約襲執之。繹乃遣僧辯及胡僧祐周鐵虎等伐景敗之。擒子仙任約。繹釋約斬子仙。

江安侯圓正紀子爲西陽今湖北黃州府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繹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

誘而執之。荆益之釁由此起。

景自江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王偉因說以廢立。景從之。遣彭儻等帥兵入殿。廢梁主爲晉安王。殺太子大器及王侯二十餘人。迎豫章王棟歡子立之。已而景欲迎梁主復位。偉勸弑之以絕衆心。景乃使偉與彭儻王脩纂進酒。梁主知將殺己。盡醉而寢。儻進土囊。脩纂坐其上而殂。景尋廢棟。自稱漢帝。居禁中。諸將罕得見。多怨望。

梁孝元帝繹。承聖元年二月。繹遣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擊破之。景亡走吳。將由松江入海。羊侃之子鷗爲景都督。殺之。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送於齊。暴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並骨皆盡。溧陽公主梁主綱女亦預食焉。王偉彭儻等伏誅。偉在獄中上詩繹曰偉作檄文甚佳。求得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愛其才欲宥之。或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繹大怒。乃殺之。繹眇一目也。繹卽位於江陵。是爲元帝。自景之亂。江北州郡盡入東魏。尋屬齊。漢中巴蜀爲西魏所併。嶺南復爲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

先是僧辯知繹欲殺棟。辭曰。討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繹乃密諭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棟及二弟橋樞。相扶出密室。逢杜前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買臣呼之就船。並沈於水。武陵王紀。去蜀十七年。內修耕桑。外通商賈。遂稱帝於成都。帥兵東下伐江陵。繹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左傳魏語。遺大將軍尉遲。遜。以救之。紀將卒聞有魏寇皆思歸。以根本爲憂。紀乃遣譙淹還救蜀。遜擊破之。旣而與繹軍戰數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因與繹求和。繹不許。趣諸軍進攻。紀衆大潰。與幼子圓滿同被殺。

絕紀屬籍。曰鑿氏收其世子圓照兄弟三人下之獄。絕食而死。遠近聞而悲之。成都降

鑿氏

魏。魏以迴爲益州刺史。時承聖二年八月也。明年魏宇文泰弑其主欽。立文帝第四

子廓。是爲恭帝

復姓拓跋氏。遣于謹帥師伐梁。梁主繹方講老子。聞警乃停講戒嚴。使王

琛使魏。琛馳報曰。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魏軍濟漢。梁主

巡城。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利者。梁主性殘忍。圍城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

以充戰士。不許。悉令殺之。事未成。反者開西門納魏師。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

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遂白馬素衣出門。時梁王晉在魏軍。

使鐵騎擁之入營。因於烏幔之下。魏入殺之。及太子元良等。魏取襄陽。晉鎮地徙晉使

稱帝於江陵。屯兵守之所統地延袤。

音茂長也

三百里。稱臣於魏。是爲後梁宣帝。明年改

元天定。傳歸琮二主。至陳後主禎明元年。爲隋所滅。初王僧辯陳霸先奉元帝少子

方智爲梁王。卽位於建康。時年十三旣而齊以兵納貞陽侯淵明。僧辯禦之敗。因迎立淵

明。求以方智爲太子。淵明許之。霸先去京口。遣使爭之。不從。乃襲殺僧辯。淵明避位就邸。尋卒。方智遂卽帝位。稱藩於齊。先是魏宇文泰令蘇綽仿周禮定六官。至是行

之。以泰爲大冢宰。及卒。子覺襲職。封周公。從兄宇文護輔之。覺遂篡魏。稱天王。廢魏主廓爲宋公。尋弑之。西魏亡。魏自道武稱帝。凡十三主。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爲東西。合西魏二主。二十二年。共一百七十一年。東魏先亡。一主十七年。

梁主方智立。是爲敬帝。在位二年。陳霸先自爲丞相。進爵爲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爲江陰王。尋弑之。梁亡。梁凡四主。合五十五年。

陳紀

陳高祖霸先篡梁。改元永定。政務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後宮無金翠之飾。在位二年。殂。子昌頊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羣臣奉高祖兄子臨川王蒨嗣位。是爲陳文帝。改元天嘉。

陳高祖代梁之年。卽宇文覺代魏之年。覺改國號曰周。在位未及年。惡冢宰護專權。謀誅之。反爲護弑。立覺庶兄毓爲天王。尋稱帝。護又憚其明敏。進毒弑之。毓弟邕立。是爲武帝。時周保定元年。卽陳天嘉元年也。

齊主高洋。初立留心政術。務存簡靖。每臨行陣。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未幾。自矜功業。

肆行狂暴。大治宮室。盡滅諸元。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元景安請改姓高氏。從兄景皓曰。安有棄本宗從人之姓者乎。丈夫甯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白其言。齊主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先是齊主問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齊主乃殺魏宗室二十五家。幽韶於地牢絕食而死。齊主嗜酒成疾。以太子殷幼。謂常山王演齊主弟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遂殂。殷卽位。是爲廢帝演尋弑之。而自立。是爲昭帝。未幾。殂弟湛立。是爲武成帝。初。演廢太子百年立湛。戒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會白虹貫日。竟殺百年以厭之。時侍中和士開姦諂。勸湛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宜及少壯。極意爲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湛大悅。於是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又使士開與胡后握手。槊。河南王孝瑜高澄長子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士開譖殺之。祖珽附士開。勸爲固寵計。會彗星見。珽上書請傳位東宮。以應天道。齊主從之。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緯。是爲後主。以珽爲秘書監。緯尤無道。任用和士開。婁定遠。趙彥深。元文。遙。唐邕。綦連復。猛。高阿那肱。三字胡長粲。曾孫國珍等。號八貴。以宮婢陸令晉爲女侍中。引其子

穆提婆爲儀同三司。上皇有疾。僕射徐之才善醫療之愈。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爲兗州刺史而代之。上皇疾復作。追之才不及。遂殂。士開患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
年久糞汁

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忌齊主弟瑯邪王儼。欲出之於外。儼遂殺士開。斛律光聞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因引儼請於齊主。

時年十

腸肥腦滿。輕爲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齊主釋之。已而

爲陸令萱祖珽所讒。遂被殺。光善行兵。結髮從軍。未嘗敗北。隣敵憚之。珽惡擅權。每

曰盲人必誤國事。

珽前有罪置地牢中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失明

周韋孝寬乃爲謠言以間之。曰百升飛上天。

明月照長安。珽解之曰。百升斛也。斛律累世大將。

明月光

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

匈奴別種其先居西海之右爲隣國所滅遺一兒且十歲則足斷臂棄大澤中有牝狼啣肉食之及長與狼交生十男各爲一姓阿史那其一也豐樂光弟羨字爲幽州刺史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

謠言

甚可畏也。遂勸齊主殺光及羨。以珽知騎兵外兵事。齊主盛修宮苑。窮極壯麗。好自

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白衣藍縷之服。行乞

其間。以爲樂。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皆食其祿。

時陳將軍吳明徹伐齊。齊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

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馳馬衝齊軍斬之。齊師大敗。廬江歷陽合肥等郡皆降。旣又攻壽陽克之。殺齊刺史王琳。琳忠義得將士心。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未幾周師伐齊。克平陽。又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今忻州靜樂縣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暮齊主將還。妃請

更殺一圍。從之。尋自帥大軍至平陽作地道攻城。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周主親勒軍擊齊。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却。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齊主遂以淑妃奔還鄴。傳位太子恒。生八年矣。周師圍鄴。齊主出走。高阿那肱叛。引周師追獲之。封緯爲溫公。尋殺之。夷其族。北齊亡。凡五主。合二十八年。

周主邕沈毅有識。初以宇文護專政。深自晦匿。與弟衛公直等密謀。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禮記天子搢班注班笏也自後擊之。護踣於地。直出斬之。始親政。太后叱奴氏崩。行三年之喪。素重儒學。禁佛道二教。毀諸淫祠。政事嚴明。稱爲賢主。旣滅齊。陳主頃欲爭徐兗。使

吳明徹督師北伐。圍彭城。周大將軍王軌救彭城。明徹被獲。憂憤而死。未幾周主舊

是爲宣帝

賛甫卽位。卽逞奢欲。無戚容。捫其杖痕罵曰。死晚矣。閱視宮人逼

而幸之。以嬖人鄭譯爲內史中大夫。忌叔父齊王憲屬尊望重。殺之。並殺大將軍王

初太子多失德二人勸選正人調護高祖從之太子不悅

居喪陳百戲。聚美女遊宴沈湎。旬日不出。

立未及年。傳位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闡仍居東宮。天元驕侈彌甚。復道佛二像。與

已並坐。大陳雜戲列妓樂。作乞寒胡戲。亦曰潑寒西域之樂集百官宮人命婦士民縱觀立五后

有天元天皇天中天左天右等號。未幾殂。後大司馬隋公楊堅女也。初堅爲小宮

伯。宇文護欲引爲腹心。堅父忠曰。兩姑之間難爲婦。堅乃辭之。至是靜帝闡年幼。鄭

譯劉昉等以堅有重名。矯遺詔使輔政。堅自爲大丞相。居攝尉遲迴等舉兵討之。不

克而死。堅遂大殺周宗室。尋進爵爲王。受周禪。是爲隋文帝。廢周主闡爲介公。尋弑

之。北周亡。凡五主。合二十五年。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恩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適唐公李淵淵

勝之子也

陳主蒨天嘉元年。武帝卽霸

先

子昌自周來歸。蒨殺之於江。天嘉三年。周復遣杜杲送

項南歸。陳主以爲中書監。逾三年。陳主殂。太子伯宗立。是爲廢帝。文帝舊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宮中職名就閨。中刺取外事。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

傳遞籤等也。五更傳五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

廢帝伯宗立二年。安成今江西吉安府王頊。廢之爲臨海今浙江台州府王。黜始興今廣東連州王伯茂。

伯宗弟

爲溫麻侯。尋殺之。伯茂惡頊專政肆惡言。溫麻今福建浦江縣。遂自立。是爲宣帝。時廣州今廣東广州府刺史歐陽紇

反。召陽春今廣東肇慶府陽春縣太守馮僕。子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丘迎陳將章昭達擒紇。送建康斬之。馮僕以母功封信都今直隸邢台縣侯。遷石龍今廣東化州太守。遣使持節冊命洗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幙

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陳主頊在位十四年。殂。太子叔寶立。是爲後主。陳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爲之。金玉珠翠爲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花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名麗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

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麗華性敏慧。善候人主顏色。陳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連結。賣官鬻爵。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中書舍人施文慶有寵。薦所善沈客卿徐哲等。陳主皆擢用之。聚斂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士民嗟怨。隋主謂僕射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作大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時臨平湖在江杭州府城東北。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隋主將伐陳。乃先滅梁。以其主蕭琮爲蔭公。後梁自晉至琮亡。凡三主。合三十三年。時陳禎元年。隋開皇七年也。明年隋命晉王廣。隋主次子。初立世子勇爲太子。諸子皆爲王。三子俊。秦王四子秀。越王五子諒。漢王。秦王俊。楊素。高熲。韓擒虎。賀若弼等。分道伐陳。陳周羅睺督諸軍拒之。沿江鎮戍相繼以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及隋軍臨江。僕射袁憲等奏請防備再三。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音旺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

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使縱酒賦詩不輟。

開皇九年正月朔賀若弼韓擒虎濟江諸戍望風盡走蕭磨訶請乘弼壘塹未堅出兵掩襲不許任忠請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勿與交戰願給精兵一萬徑掩六合。

今江寧府

六合縣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又不許孔範曰請作一決當勒石

燕然陳主從之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

在上元縣東

任忠樊毅孔範蕭磨訶諸軍以次而

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弼更引兵趣範範兵暫

交卽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忠遂迎降引擒虎軍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文武百司

皆散走唯僕射袁憲在殿中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

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自投於井。

即景陽殿井一名胭脂井後人名爲辱井

隋軍

以繩引出之驚其太重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廣達猶督餘兵苦戰日暮力

屈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遂就擒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

慧景慧景音吉五佞爲民害斬之未知孔範王瑳王儀沈瓘罪尋投之邊裔時高熲先

入建康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斬妲己

世說武王令軍士斬紂妃妲已及臨刑一笑百媚軍

士釋然太公以帛蒙其面斬之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

初陳中書舍人傅繹負才使氣文慶客卿譖之下獄繹於獄中上書略曰頃來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如仇讐視生民爲草芥後宮曳綺繡廄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

散騎常侍韋鼎

徵聘於周

遇隋主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

歲星十二年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隋主召爲儀同三司陳主叔寶至京師隋主給賜甚厚叔寶願得一官號隋主曰

叔寶全無心肝既以陳氏子弟多恐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遼州今山西給田業使爲

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時洗夫人據嶺南未附詔遣韋洗安撫之陳豫章太守徐

璒音登據南康今江西拒之洗不得進晉王廣使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歸隋夫

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洗洗擊斬徐璒表魂爲儀同三司

冊洗氏爲宋康郡今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宋置夫人於是陳國皆平詔夷建康城邑宮室置蔣州即建

康今江寧府陳亡凡五主合三十三年自晉元帝南渡帝江東者五代凡二百七十年隋

起北朝。始併南朝。統一天下。

隋紀

隋王堅勤政愛民。設義倉以備凶年。制五刑。

笞杖徒流死

去前朝梟轘鞭法。改周之六官。

名置二師。

太師太傅

三公。

太尉司空

及六部尚書。

設左僕射

判吏禮兵

詔求遺書。

從秘書監牛宏表獻

書一卷賚縑一匹。

詔高仁英。

齊武成帝第六子

蕭琮主後梁

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

右僕射判民刑工

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

叔寶嘗侍宴賦詩曰日月光天德

封書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詩酒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彌渡京口

於廊廡詔減河北河東田租

焚相州

令河南彰德府所貢綾文布

彼人密啓急叔寶不之省高熲至見啓在牀下猶未開封殊可笑也。

於朝堂輕徭薄賦。自奉儉素。後宮皆衣澣濯之衣。倉廩實。

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

於廊廡詔減河北河東田租

法

令行。戶口增。在位二十四年。國內無事。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宿將。誅譖罕有存者。甚至子弟亦如仇敵。

李君才言帝寵高熲過甚帝怒以馬鞭捶殺於殿內母弟瓊以帝爲周相專權恐爲家禍陰欲圖帝及帝卽位燒殺之秦王俊以免官慚怖死黜其

二子而除其國魯公虞慶則宜陽公王世績太平公史萬歲皆以讒誅蘇威賀若彌高熲皆以讒除名。

太子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之行。帝節儉。

勇嘗飾蜀鎧。甲遇冬至張樂。受百官賀。帝不悅。妃元氏無寵。以疾薨。獨孤后意其有

他。深責勇。自是昭訓雲氏遂擅寵。專內政。生儼裕筠諸子。后彌不平。晉王廣知之。彌

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

室。惟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無文繪也給事左右。帝見之喜。張衡宇文述楊素等爲廣畫奪

宗之策。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遺素金。使贊帝廢勇立廣。帝遂廢勇立廣。及其男女爲庶人。立廣爲太子。時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也。明年改元仁壽。獨孤后崩。蜀王秀又以讒廢爲庶人。慶整諫曰。庶人勇廢。秦王薨。陛下見子無多。今蜀王被重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

龍門今直隸宣化府龍門縣

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教授於河

汾山西太原府之間。弟子遠至者衆。累徵不起。楊素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

通也受賜多矣。通嘗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回。音訛鳥媒也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回

去媒讒。僥倖遠矣。大業煬帝年號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仁壽四年。太子廣弑帝於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於嶺南。獨孤后崩。帝以陳宣帝女爲宣華夫人。有寵。會帝不豫。詔太子入居殿中。夫人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

也。述巖出閣爲敕書。素聞以白太子。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晡後太子封小金合。賜夫人。夫人以爲鳩毒。發之乃同心結也。其夜太子蒸焉。明日發喪卽位。殺勇徒述巖。除其名。是爲煬帝。

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遭楊素擊虜以歸殺之。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謂羣臣曰前代天子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

真兄弟豈有此憂耶及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明年改元大業

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

東都

詔楊素宇文愷封德彝等營顯仁宮築西苑

皆在洛陽縣

求四方嘉木異石珍禽奇

獸以實苑囿苑周二百里內爲海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海北有渠緣渠作十六院

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彫落則剪綵爲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上月夜從宮女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又命皇甫議發丁百萬開通濟渠。卽汴河故道引汴水名出開封府入泗。泗水出山東兗州府泗水縣至江南徐州東南入淮以達於淮。今安徽鳳陽府又發民十萬開刊溝今淮陽入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今揚州府

江都縣置離宮四十餘所。遣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上幸江都御龍舟。用挽士八萬餘人。舳艤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兩岸而行。所過州縣。皆令獻食。多者

一州至百輶。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初。齊高繹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帝以啓民可汗。開皇十九年以突厥突利可汗爲啓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

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前世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課

京兆河南製衣。錦綵爲空。高頰諫不聽。及啓明來朝。大陳文物。頰謂何稠曰。此虜頗

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字文暎音弼私謂頰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

乎。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爲人所奏。帝以爲誹謗朝政。皆殺之。時劉方破林

邑。今安南國地唐時號環王國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爲之。刻石紀功而還。韋雲起平契丹。突厥屬國虜

其子女畜產以歸。車駕北巡。鑿太行山通馳道。泝金河。今內蒙古吳喇忒旗東南幸啓民可汗帳。啓

民捧觴上壽。王侯以下。相割帳前。莫敢仰視。帝賦詩曰。呼韓頓頰至。突厥即匈奴別種屠者

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尋巡河右。河西武威諸郡今陝西同州府甘肅涼州府遣兵擊吐谷渾走

之。以其地置郡縣。西域二十七國來朝。獻地置西海。今青海河源今青鄯善今西安府且

末。今敦煌縣西南等郡。日本王遺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不悅。詔鴻

臚蠻夷書無禮者勿奏。明年復遣使來貢方物。尋以諸蕃來朝。畢集洛陽。命陳百戲。

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板井種
瓜殺馬剝驢等戲及奇怪異端百有餘物
罷所費鉅萬歲以爲常遣使招撫琉球今爲日本所滅改爲冲繩縣不從乃命陳稜泛海擊之斬其
王遏刺兜虜其民而還。

大業七年徵天下兵征高麗先是帝幸啓民帳時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以見帝裴矩勸帝敕使者還語高麗王元入朝久之不至於是帝御龍舟入永濟渠今名衛河卽山東以北之渾河與今浙江渾河昔名江南河皆帝所開會諸軍於涿郡涿州今直隸凡一百十三萬人餽運者倍之連營漸進度遼水敗高麗兵遂圍遼東城攻之久不下將軍來護兒帥水軍由海道進去平壤高麗王都六十里乘勝入其城遇伏敗還宇文述辛世雄衛文昇等渡鴨綠江。

爲高麗所誘襲亦敗還自是年至大業十年凡三征之卒無功死者相枕舉國騷動蒲山公李密裴父爵少有才略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素子元感遂與深交及素卒元感謀作亂召密問計密勸以乘帝遠征長驅入薊扼其咽喉上計也直取長安中計也襲取東都下計也元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自黎陽起兵向洛陽圍東都帝還軍使宇文述來護兒等討之元感走死密被獲尋逸去捕元感所善文

士王胄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初以薛道衡惜高頰之死。時議新令久不決。道衡曰：向使高頰不死，令決久殺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張衡謂元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元感奏之。帝怒除名。其妾告衡怨望謗訕。詔賜自盡。衡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及是殺元感黨與三萬餘人。

大業十一年。帝巡北邊。始畢。啓民子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告變。帝入雁門。今山西太行山河東。今山西平陽府撫慰大使李淵。涼李昌七世孫之子世民。年十六。說屯衛將軍雲定興。雲昭訓父晝引旌旗。夜鳴鉦鼓。虜必疑。救兵至而遁。從之援兵亦大集。圍乃解。

是時百姓窮困。羣聚爲盜。鄒平。今山東濟南府鄒平縣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今濟南府長山縣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今奉天府浪死歌。以相煽動。太僕楊義臣擊斬河曲。今山西河曲縣賊張金稱。清河。今山東恩縣賊高士達。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

賊頓如此。時四方告警求救。內史虞世基皆不以聞。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至是對

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遽罷義臣兵。賊復盛。於是林士弘據江南。稱楚帝。竇建德據漳南。今山東恩縣稱長樂王。李密據河南。稱魏公。

時帝在江都。使越王侗守東都。代王侑守西京。太子昭早卒。侗侑皆太子子也。侗遣劉長恭、裴仁基討密。皆敗。仁基降密。遂移檄郡縣數帝十罪。目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詞也。父班卽讒毅齊斛律光者。侗乃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詣江都。講帝速還。因欵噓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至此？帝怒。使催運爲羣盜所殺。自後人莫敢以賊聞。世基鬻官賣獄其門。如市封德彝密爲指畫。詔順帝意。世基寵益隆。隋政益敝。德彝爲之也。

劉武周據馬邑。

今山西翔平府馬邑縣

稱定楊可汗。梁師都據

朔方。

今甘肅甯夏府

稱梁帝。薛舉據隴西。稱西秦霸王。李軌據河西。

今陝西朝邑縣

稱涼王。蕭銑後梁主晉曾孫

據江陵。稱梁帝。時大業十三年也。

初帝問侍臣：盜賊字文述曰：漸少。蘇威對曰：漸近五月五日百僚饋珍翫威獨獻尚書。或譖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

意甚不遜。頃之帝問威伐高麗事。對曰：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兵。可滅高麗。帝不擇。威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奸。以賊脅我。詔除名爲民。

是年李淵起兵太原。

今山西太原府

淵娶竇毅女。生四男。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一女適于牛

備身。

東宮官千牛刀名

柴紹。世民聰明勇決。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宮監裴寂。

晉陽太原府縣令

劉文靜相結。會突厥寇馬邑。世民乘間說淵曰：今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

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

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明日復說曰：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設能盡賊。則功高不

賞。身益危矣。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

亦由汝矣。於是遣使突厥借兵爲助。淵女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帥兵會之。西

取長安。立代王侑爲帝。尊煬帝爲太上皇。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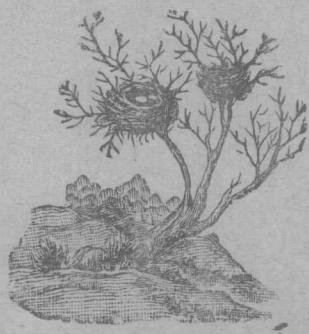
明年。宇文化及子弑煬帝於江都。帝在江都。荒淫益甚。以中原亂。無心北歸。退朝則

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

吳語。我也。又引

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研之。會江都糧盡。從駕多關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等作亂。推宇文化及爲主。使令狐行達縊殺之。封德彝與其謀。蘇威亦附之。

隋恭帝侑禪位於唐。唐王淵卽皇帝位。是爲唐高祖。立建成爲太子。封世民爲秦王。東都留守官王世充等。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爲帝。世充擊李密破之。密降唐。尋叛。總管盛彥師討斬之。長樂王建德改國號曰夏。擊殺化及。與世充結好。及世充自稱鄭帝。乃絕之。世充尋弑侗。侗臨死。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謚曰恭。皇帝。是年唐鄒公薨。卽侑亦謚曰恭。隋亡時。唐武德二年也。隋凡四帝。合三十九年。



一八六

202